

歷代通鑑輯覽





明

莊烈帝

〔甲〕崇禎十七年。是年三月流賊陷京師五月福王由我大清世祖章

皇帝順治元年。臣等謹按歷代史家書法義例攸殊率于愚朝代燹時意多偏私曲徇進退失宜

甲申即應仿前例欽蒙我如續綱目于元至正十五年後即標元國號大書明年臣等學識凡擬嘗擬崇禎

歲即福王稱號尙可相比于宋代建炎之例必俟燕湖被執始書明亡所以揭萬世之閱綱祛百家之私議辨統系

而必存其實垂法戒而永著爲程 睿製煌煌爲自古史臣凡起例所未有以視春秋謹嚴後先一揆臣等

春正月朔李自成僭號于西安 自成僭稱王改名國號順改元永昌追

尊其曾祖以下加諡號以李繼遷爲太祖設天佑殿大學士以牛金星

爲之增置六政府尙書設弘文館以下等官復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劉

宗敏以下九人伯劉體純以下七十二人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草檄傳布遠近

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楊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又是日大風霾黃霧四塞有

邱從周者都司吏也長不滿三尺素懷義憤伺自成出乘醉直至其前

戟手罵曰若一貧賤細民今妄據王府僭稱偽號逆天背理吾見汝屍

通鑑輯覽 將成通事 者舉通鑑 綱目三編 之例於甲 申歲治大 年分注崇 禎十七年 於下且凡 勝朝事皆 別書明而 於李自成 陷京師即 繫以明亡

余曰不可編之例乎續編於元順帝二十年七月即分注明年元主北奔而繫以元亡去至正二洪武元年且自順帝十五年祖起兵之政即別書元以示異雖臣各私也而朕實其君之義也而朕實必責人以理責人蓋以責己天下者天下非一也言悖而也言悖而也言悖而也言悖而也

之萬段也自成大怒立斫殺之

李建泰自請督師剿賊許之 帝聞自成僭號大驚召廷臣集議欲親征

決戰建泰家曲沃富于貲請以私財餉軍率師西討帝曰卿若行朕當

做古推轂禮遂賜建泰敕幸正陽門樓親餞行數里建泰所乘肩輿忽折衆以為不祥建泰以宰

輔督師兵食並絀所攜止五百人甫出都聞曲沃已破驚悸稱病日行

三十里至定興吏民閉城不納建泰攻破之笞其長吏抵保定賊鋒已

逼知府何復字見元平度人同知邵宗元字景康揚山人方城守建泰叩城求入宗元等不

許建泰以尙方劍恐之或曰金御史毓峒保定衛人監軍亟推出視信乃納

之遂屯城中

以工部尙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宜城人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李

建泰既出督師景文遂與瑜同入閣輔政帝謂景文曰朕知卿久今急

而用卿恨晚卿尙勉之景文請釋繫獄張國維郭景昌等帝立從其言

李自成漸逼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言固結人心堅守待援

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帝是其言

張獻忠入四川 獻忠自荊州趨蜀陷夔州石砮士官秦良玉馳援兵寡

敗歸先是秦真玉自夔州敗歸備備語其衆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孀婦人蒙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餘生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族無赦乃分兵守四境後賊招土司獨

石在者無敢至獻忠至萬縣水漲留屯三月已破涪州進陷佛圖關注見前時四川

巡撫陳士奇字平人已謝事駐重慶或勸之去士奇不可與副使陳纘知

府王行儉字質行知縣王錫新建人等竭力拒守賊穴地轟城遂陷士奇等

皆被執瑞王常浩亦與焉王避闖賊自漢中來奔指揮顧景泣告獻忠曰甯殺吾無

害帝子賊怒遂害王并殺景天忽無雲而雷者三賊有震者獻忠大怒

曰我殺人何與天事乃發巨礮與天角而盡殺士奇等

二月李自成陷太原別遣將犯畿南陷眞定自成渡河連破蒲州汾州

知府侯君招汾陽縣劉必達俱死之遂陷太原執晉王求桂恭王欄十世孫賊脅入北京後不知所終巡撫蔡懋德字公虞崑山人

本朝賜等死之中軍副總兵應時盛與懋德同擊賊懋德死遂與標丁王永魁等自刎官吏則有布政使趙建極副使毛文炳及妻趙氏妾陳氏參議蘭剛中僉事畢拱辰知府孫康周

同知李一清長史范志泰副將惠光祚都司張安業及妻趙氏子凝秀指揮韓似雍千戶王德新司鼎晉府典仗官樊子英等皆不屈死應時盛遠東人趙建極河南永甯人毛文炳鄭州人蘭剛中陵縣人畢拱辰

守星伯拔縣人孫康周字魯侯安邱人遂連陷黎城臨晉潞安執藩世子進攻代州總

兵周遇吉力拒食盡退守甯武賊遂抵固關分兵趨眞定檄總督徐標

臨清降標斬其使率衆拒守眞定知府邱茂華與中軍謝加福害之以

城降賊攻彰德趙王常泐亦降

之時貶本朝如明之於元其誰曰不可然朕不爲也通鑑輯覽之書非一萬世之書於正統偏安之繫必命人心之嚮必嚴必謹且正編續編既一尊大之陋習而顧於本朝嬪代之際有所偏向是心而貽來世之譏乎茲於甲申歲仍命大書崇禎十七年分書順治元年李

自成陷京師亦不遵師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於下必俟於年福王於江甯被執而甯遠總兵吳三桂于關門選士卒策應京師演持不可後帝決計行之演始不自安引疾求罷入辭自言佐理無狀當死帝怒曰汝死不足蔽辜叱之出演費多不能遽行遂留京師

下詔罪己。發帑金五千治守具。詔天下勤王。左都御史李邦華請南遷。

及太子撫軍江南。皆不報。賊勢急。復遣內臣高起潛杜勳等分監邊鎮。

及近畿要害。

陳演罷。演在閣。一無籌畫。惟以賄聞。賊入山西。薊遼總督王永吉請移。

甯遠總兵吳三桂于關門。選士卒策應京師。演持不可。後帝決計行之。

演始不自安。引疾求罷。入辭。自言佐理無狀。當死。帝怒曰。汝死不足蔽。

辜。叱之出。演費多。不能遽行。遂留京師。

李自成陷甯武關。總兵官周遇吉力戰死之。初。遇吉駐代州。憑城固守。

食盡。退守甯武。賊踵至。大呼五日不降。即屠。遇吉發大礮。殺賊萬人。設。

伏城中。誘賊入。復殺數千人。城毀復完者再。自成悉力攻破之。遇吉巷。

戰。徒步跳盪。手殺數十人。矢集如蝟毛。被執。罵賊死。本朝賜遇吉妻劉。

氏。率婦女登屋射賊。賊縱火焚之。闔家俱死。城中士民無降者。自成集。

衆計曰。此去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甯武。奈何。不如。

且還。俟再舉。而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允。降表相繼至。自成大。

喜。遂長驅而東。



統屬之府  
以示萬世

守成之主  
思天命人

心之難  
懷懷乎

宗所貽留  
為臣民所

繫屬而不  
敢謬特

法之可有  
高下焉庶

幾朕纂通  
御輯覽之

本意或不  
失春秋大

乎一統之義

莊烈手除  
逆黨宦官

之鞏固所  
稔知而始

終不免於  
偏徇甚至

軍旅大事  
亦令參預

如高起潛  
等喪師辱

國嫉妒冒  
功前既縱  
惡已甚即

三月大同總兵官姜瓖宣府監視太監杜勳俱降于李自成 自成將至

大同巡撫衛景瑗字仲玉 韓城人不知瓖已降賊 歃血要與共守 瓖布訛言謂巡

撫秦人將應賊 代王果疑之 不與相見 及自成至 瓖開門迎降 自成殺

代王傅燝簡王桂 十世孫宗室殆盡 景瑗被執 自成欲官之 景瑗據地 以頭觸階

石 血淋漓 尋自縊死 賊歎為忠臣而去 分巡副使朱家仕 盡驅妻妾子女入井 而已從 之一家死者十六人 督儲邸中徐有聲 山陰知

縣李倬亦死之 朱家仕 河州 人 徐有聲 金壇人 李倬 陝西人至宣府 杜勳 蟒玉鳴騶 郊迎三十里外 巡撫朱之

馮字樂三 大興人登城誓守 將士皆散走 默無應者 之馮撫膺歎曰 不意人心至

此 俄賊入城 之馮南向叩頭 縊死 城樓下 同時死難者 督糧通判朱敏 秦 生 姚 時 中 投縊死 副將甯龍 罵賊死 繫獄 總兵官董用

文 副將劉九卿 及里居知縣申以孝 並不屈死 其他婦女死義者十餘人

蔣德璟罷 李建泰自保定 疏請南遷 帝召廷臣于平臺 諭曰 國君死社

稷 朕將焉往 德璟與少詹事項煜 請命太子往江南 帝不答 給事中光

時亨 追論練餉之害 德璟擬旨 有向來小人 倡為練餉 致民窮禍結等

語 帝不悅 責其朋比 罷之 德璟 移寓外城 無何 都城陷 得逸去 而李建泰 在保定 賊亦尋至 其 部下 為賊內應 城遂陷 知府何復 同知邵宗元 御史金毓 啊 及中官

方正化 鄉官張羅 後等 皆不屈死 建泰 竟降賊

封總兵官吳三桂 唐通 左良玉 黃得功 俱為伯

寇日迫 亦半由其 撓權封疆 敗壞可終 又豈可除 任刑餘以 資捍衛乃 當危急存 亡之會而 外則各邊 監視內則 乘城守陣 復悉委之 宦侍未幾 而鳴騶迎 迓接踵出 降富貴固 在之言若 輩固甘心 賣國狗彘 不如而莊 烈如感滋 深附危不 悟可歎亦 可恨也

李自成犯居庸守將唐通太監杜之秩以關降 通先以兵入衛命與杜

之秩同守居庸已而自成至通與之秩俱降賊遂入關陷昌平焚十二

陵總兵官李守鏜力戰死始自成欲知京師虛實往往遣其徒輦重費

賈販都市又令充部院掾吏探刺機密朝廷有謀議千里立馳報及是

昌平已陷兵部發騎偵探輒被句去無一還者賊遊騎至平則門都人

猶未知也帝召問羣臣莫對有泣者頃之賊環攻九門門外先設三大

營賊至悉降守陣者寥寥益以內侍內侍專守城事百司皆不敢問丙

午十八自成設座彰義門外降賊太監杜勳侍呼城上人請入城見帝

監視太監曹化淳等縋之入內勳盛稱賊勢請帝自爲計帝怒叱之出

手書親征詔召駙馬都尉鞏永固字洪圖宛平人尙光宗女樂安公主以家丁護太子南行永

固叩頭曰親臣不藏甲臣安敢有家丁相向涕泣而已

京師陷帝崩于煤山 杜勳既叱出曹化淳等復縋之下城勳顧謂曰吾

輩富貴固在也及日晡化淳遂啓彰義門賊盡入帝出宮登煤山望見

烽火徹天歎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還宮命分送太子永定二王于

周奎田宏遇陝西人田貴妃父時貴妃已卒第以劍斫長平公主歎曰汝何故生我家太子投奎家不

得入匪侍奄外舍後爲奄獻于自成永定二王亦被執皆不屈自成驛之宮中尋封太子爲宋王孫之四去  
不知所終長平公主絕而復甦至本朝順治二年命前所選駙馬周顯復尙故主士田邸第給予有加主

涕泣逾年病卒趣皇后自盡后卽承旨自經又斫殺妃嬪數人翌日味爽內城亦

陷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帝乃復登煤山書衣襟爲遺詔曰朕涼德藐躬

上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

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以帛自縊于山亭遂崩太監王

承恩縊于側李自成既笠縹衣乘烏駿馬入承天門僞丞相牛金星尙

書宋企郊乾州人以吏部員外郎家居降賊等騎而從登皇極殿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

日朝見已知帝后崩自成命以宮扉載出盛柳棺置東華門外百姓過

者皆掩泣李澤城昌平州之士民率錢募夫葬之田妃墓內斬蓬壺而封之一切簡率田妃墓在馬山妃前卒葬此時羣臣殉難者文臣

則大學士范景文景文趨至宮門遇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赴雙塔寺旁古井死其妾聞之卽自經死本朝賜諡文忠

尙書倪元璐元璐聞難北向拜父南向拜母自縊而絕左都御史李邦華邦華走文丞相祠北向再拜三

協理京營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城陷家彥向闕叩頭投城下不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兆祥奉命守正陽門賊至自縊門下子進士享明亦縊死兆祥妻呂氏享明妻王氏亦同日並縊本朝賜諡忠貞

左副都御史施邦曜邦曜聞城陷自縊僕解之復蘇邦曜叱曰若知大美毋阻我死遂仰藥而絕本朝賜諡忠愍邦曜字爾瞻

大理寺卿凌義渠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被面乃取平生所閱書盡焚之曰無被賊手汚

甫烏程人

**太常少卿吳麟徵**

麟徵奉命守西直門賊詐為勤王兵請入中官欲納之麟徵不

祠作書訣家人自經死

**右庶子周鳳翔**

鳳翔等羣入而自成方其御座鳳翔至殿前大哭

急從左掖門出賊亦不問歸至邸作書辭二親題詩壁

**左諭德馬世奇**

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筓

鳳翔望闕再拜自經李氏朱氏並先縊死

**左中允劉理順**

城陷理順與妻萬

居鄉多厚德何遽死羅拜號泣而去

**檢討汪偉**

語繼妻

欣然曰是成吾志移其屍于堂援筆書于壁曰日講官翰林院檢討汪偉同纒妻耿氏死節處乃自經

朝賜諡文毅

**太僕寺丞申佳胤**

佳胤出入都貽子涵光書曰吾受國恩當以死報

**給事中吳**

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過傷也遂死

**御史**

**甘來**

甘來開變疾走皇城不得入返作絕命詞

**御史**

**王章**

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守阜成門賊入城時亨要章走

**陳良謨**

母老已未有子而妾時氏方娠乃謂之曰吾且死汝幸妊身急歸父母家時泣曰公殉國妾不當殉公耶倘

人時氏京師人

**陳純德**

純德字靜生零陵人

**趙讓**

陷視中城

**部郎中成德**

德聞帝崩動哭持雜酒奔奠梓宮前

之德痛不及視入則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

**郎中周之茂**

需次都下賊搜得

**吏部員外郎許直**

直聞帝崩一慟幾絕客以七十老父為解直曰不死辱及所生乃作



如舉 **兵部員外郎金鉉** 鉉巡視皇城京師陷 勸哭急趨入朝見宮人狂奔出知帝已崩 解牙牌

同日死 本朝賜諡忠潔 鉉字 員外郎甯丞烈 管太倉銀庫城陷自經于官 中書宋天

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 顯 被執自經 天 光祿寺署丞于騰雲 賊夫婦並衣命服從容自經 騰雲順天人 兵馬

司指揮姚成 城陷自經 成 知州馬象乾 及子京師賊入率妻 凡數十人 又布衣湯文瓊

其衣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則文 勳戚則宣城伯衛時春 時春掌後府京師陷懷鐵券闔門

丞相之心賊徒見者皆歎其忠 惠安伯張慶臻 都城陷慶臻召親黨 散貨財 新城侯王國興 城陷自焚死 國興 慈宗

新樂侯劉文炳 文炳以孝純皇太后弟子嗣封侯太后帝生母也 文炳素與太學生申湛然布衣黃

夫人向在文炳與其母杜氏計太夫人為老不可俱儘請匿之 湛然家杜氏曰太夫人得所我與若妻妹俱

死耳 外城陷文炳馳至崇文門殺賊數十人 馳歸第母妻及其妹已俱縊死 家人共焚樓火烈不得入至後

園與叔繼祖俱投井死 弟文耀守外城城破奔還 覓文炳死所 大書版井旁曰左都督劉文耀同兄文炳畢

命報國處亦投井死 闔門死者四十二人而湛然以匿瀛國太夫人為賊拷掠終不言體糜爛以死 劉文

炳字淇筠宛平人申湛 然黃尼麓亦俱宛平人 駙馬都尉鞏永固 都城陷時公主已薨未葬永固以黃繩縛子女五人繫

貞時諡 及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 城陷作絕命 千戶高文采 一家十七 等皆

同時死 宮人魏氏臨御河大呼曰有志者當自為計遂投河死 頃刻間從死者二百人又有宮人費

命 費懷利刃俟羅醉斷其喉立死 因自詫曰我一弱女子殺一賊帥足矣遂自刎自成聞大驚令收葬之 越

三日己酉味爽成國公朱純臣 世能七 大學士魏藻德陳演等率百官入 賀演首勸進自成不許大改官制 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從事六科曰諫議十三道曰直

召見朝官以大僚多誤國。槩囚繫之。庶官則或用或否。不用者下吏政府錄除。不用者榜掠取賞。

繫純臣藻德演及諸勳戚大臣等。悉付劉宗敏營。藻德遇馬世奇家人泣曰。我不能為若主。今求死不得矣。

拷掠責賂賂。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是時畿內府州縣俱

降。山東河南亦多附。自成謂真得天命。令牛金星等撰登極儀。諷吉日

及自成升座。忽若有神人擊之者。座下龍爪鬣俱動。自成恐。亟下。鑄金

璽及永昌錢。皆不就。聞山海關吳三桂兵起。益大沮喪。謀歸西安。

夏四月。我大清兵破李自成于山海關。自成奔還京師。僭號于武英殿

遂奔山西。初。吳三桂奉詔入援。至山海關。聞京師陷。猶豫不進。自成執

其父襄。令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姬陳沅被劉宗敏掠去。憤

甚。疾歸山海。襲破賊將。自成怒。親部賊十餘萬。執吳襄于軍。東攻山海

關。以別將從一片石。關名在永平府撫寧縣東北。越關外。三桂懼。乞降于我大清。求共

討賊。時統兵睿親王師次翁後。得三桂書。即遣使報之。大略言。謂明崇禎帝滅于流賊。不勝髮指。

故率仁義之師。沈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滅賊。出民水火。伯遣使致書。深為喜慰。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國難可保。身家可保。三桂復請速進兵。遂

疾馳至沙河。三桂報賊已出邊立寨柵。大軍迎擊之。敗賊將唐通于

一片石。至山海關。三桂開關出迎我大清。令三桂兵擊白布為識。使

之先驅遂入關時賊衆皆多歷戰陳殊剽悍陳于關內自北山互海

大軍布陳不能橫及海岸乃令軍士鱗次布列對賊陳尾伺其氣衰奮

擊之且戒勿越伍躁進違節制陳既列三桂居右翼之末先悉其衆搏

戰賊力鬪圍開復合戰良久大軍從三桂陳右突出衝賊中堅萬馬

奔騰飛矢雨墮天大風沙石飛走擊賊如雹自成方登高岡觀戰知爲

大清兵急策馬下岡走賊衆大潰自相踐踏死者無算僵屍遍野溝

水盡赤自成奔永平大軍追之三桂先驅至永平自成殺吳襄走還

京師

時牛金星居守諸降人往謁執門生禮甚恭金星曰

詎言方起諺君宜簡出由是降者始懼多竄伏矣乃悉鎔所拷索金及宮中帑

藏器皿鑄爲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贏車載歸西安二十九日僭帝號

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爲帝后立妻高氏爲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

朝金星代行郊天禮是夕焚宮殿及九門城樓詰旦挾太子二王西走

而使僞將軍左光先谷可成爲後衛

自成勒諸璫悉取其金玉珠寶及出宮令羣賊各執守城白楊杖逐之不分貴賤皆號泣徒跣敗面流血

走出京城門外

五月大軍定京師自成既西奔我大軍所至諭以定亂安民共享

太平之意百姓竄匿山谷者悉還鄉里迎降恐後遂整兵入京城故明

續通鑑綱目於元順  
帝至正十  
五年明太  
祖起兵之  
後即書元  
統去其不  
可者至崇  
禎甲申以  
後本朝已  
定鼎燕京  
而福王雖  
偏安江南  
亦即逾歲  
被執明亡  
則甲申五  
月以後乙

諸臣迎于五里外下令安輯百姓民間安堵如故命以禮改葬崇禎帝

后建碑亭殿廡悉如典制並葬帝妃袁氏兩公主及熹宗后張氏神宗

妃劉氏皆如禮令臣民服喪三日尋議加諡曰莊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明史贊曰帝承神宗之後慨然有為沈機獨斷剷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惰兵荒西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

遜擊色憂勤惕厲殫心治理而用匪其人益以憤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割置乖方詐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天命有歸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諡建陵典禮優厚是則聖朝盛德

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爲亡國之義烈矣

明兵部尙書史可法等奉福王由崧神宗孫福恭王常洵長子初封德昌王崇禎十六年嗣封福王監國于南京

北都既陷莊烈帝殉社稷四月己巳報至南京人心惶懼時參贊機務

兵部尙書史可法方督師勤王在浦口諸大臣議立君而福王由崧與

潞王常澇穆宗孫潞簡王翊鏐之子俱以避賊至淮安倫序當屬福王諸臣慮福王立

或追怨妖書及挺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且可邀功陰主之者

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及郎中周鏞字仲馭金壇人僉事雷縉祚注見前力持其議

者兵部侍郎呂大器字儼若遂寧人而右都御史張愼言字金銘陽城人詹事姜曰廣字居之新建人

皆然之移牒可法大略言福王論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可法遂還南京而

鳳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昏庸欲立之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基之十世孫



前明之正統雖未亡而明已不保安用元順帝十五年以書明固不之然綱目不之如續綱目也

總兵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結而致書于可法。可法意未決。甲

申守備南京魏國公徐宏基世孫等、戶部尚書高宏圖字研文、膠州人等、南京守

備太監韓贊周等集議于朝。大器署禮兵二部印。不肯下筆。吏科給事

中李沾松江華亭人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孔昭亦面斥大器。而士英握

兵于外。與諸將送福王至儀真。連營江北。勢甚張。可法不得已。乃以福

王名告廟。時文武官俱集內官宅。韓贊周令各署名籍。姜曰廣曰。無患。請祭告。奉先殿。而後行。明日至奉先殿。諸勳臣語侵史。可法曰。廣呵之子是。寧小成日。僞曰。廣。乙酉。迎

王于江浦。丁亥。百官迎見于龍江關。在江寧縣西。儀鳳門外。王素服角帶哭。五月。戊

子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

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

以必報讎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愼言曰。國虛無人。可

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

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

明福王以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王鐸孟津人並為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馬士英為東閣大學士。仍總督鳳陽等處軍務。時廷推閣臣。劉孔昭攘

臂欲並列。眾以勳臣無入閣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何

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廢競舉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阮大  
鍼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越二日拜可法宏圖士英並爲大學  
士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姜曰廣先以曾有異議不用及  
再推詞臣乃以曰廣及王鐸等名上遂與鐸並命又以張慎言爲吏部  
尙書起劉宗周爲左都御史宗周開京師陷方召募義旅討賊未發而福王立遂起故官徐石麒爲右部御史

尋改吏部尙書兵部尙書張國維以原官回部協理京營戎政莊烈帝令國維赴江浙督餉出都十日而城陷至是

明福王稱帝于南京以史可法督師江北召馬士英入閣辦事史可法

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  
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時馬士英旦夕冀  
入相及督師鳳陽命下大怒以可法所與士英七不可書奏之王且令  
高傑等疏趣可法視師而自擁兵入覲拜表卽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  
淮揚王命以便宜行事各鎮並聽節制十五日壬寅王稱帝于南京癸  
卯士英卽入閣佐理仍掌兵部尙書事乙巳可法陛辭請以總兵劉肇  
基字鼎維遼東人于永綬李棲鳳卜從善金聲桓字虎夫遼東衛人等隨征從之可法啓行卽遣使訪崇禎帝消息

粹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復奉命祭掃。酒風二陵。祭畢。上疏言。鳳泗境中。蒿萊滿目。陛下見之。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必默佑中興。若不思遠略。威斷不靈。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  
時李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諸郡縣並殺偽官。據城自保。未知南都擁立事。可法請速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下傑有才。被棄者。亦悉舉任用。之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藩府稱得人。

明分淮揚鳳廬爲四鎮。以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領之。時議分江

北爲四鎮。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徐泗。駐泗水。

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

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仍進得功。靖南侯。封傑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

佐廣昌伯。時得功澤清傑爭欲駐揚州。傑先至。固欲入城。揚州民畏傑

不納。傑攻城急。日掠村廂婦女。民益惡之。知府馬鳴騷。襄城人推官湯來

賀。南蠻人堅守月餘。進士鄭元勳家城中。身詣傑營。賈以大義。傑頗感悟。爲敵兵五里外。城西北得暫啟門。以通薪而守城者負約。數以矢石中。傑兵復進。揚人疑元勳通

傑遂遇害。鄭元勳歎縣人。傑知不可攻。意稍怠。而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

亦被攻。王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夜

掘坎千百。埋暴骸。旦日。謁可法帳中。詞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

接偏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己甲士防衛。文檄

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爲具。疏屯其衆于瓜洲。傑又大喜。可法乃開

四鎮中。惟黃得功。猶具勇。敢。樸。誠。之。氣。蕪。湖。身。氣。始。終。殊。有。足。觀。若。高。傑。攻。城。掠。民。行。同。寇。賊。以。史。可。法。之。錚。錚。佼佼。所。爲。其。素。當。心。憚。正。色。乘。此。變。切。責。折。罪。且。爾。蹇。折。其。時。三。

鎮帖然聽命傑即無狀未敢違行稱亂也乃一與坦懷不知感惟轉令心恩易視良由明季陋習專尙調停推其末流賢者不免彼萬金吉之齋博出犒用無遷官又無論矣語云一木難支况大廈已傾之後庸有冀乎

府揚州

職方主事萬元吉請奉詔宣諭四鎮且發萬金犒高傑令保江淮乃渡江詣諸將營約共獎王室諸將嫌漸解廷議以元吉能輯諸鎮擢大僕少卿監視江北軍務

明進封左良玉為寧南侯。先是莊烈帝詔封良玉寧南伯許功成世守

武昌命給事中左懋第字蘿石萊陽人便道督戰事在是年正月良玉乃條日月進兵狀以

聞疏入未奉旨而京師陷福王立詔至其部下有異議不欲開讀巡撫

何騰蛟字雲從黎平衛人急詣良玉所爭之而良玉已從正紀良玉所置官名盧鼎言開讀

如禮諸將尙洶洶欲引兵東下良玉慟哭不許盡出所藏金銀綵物散

之諸將曰此皆先帝賜也受國厚恩禍變至此良玉何心獨有之乎于

是諸將噉然皆哭副將馬士秀奮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

以巨艦置礮斷江衆乃定會王命進良玉爵為侯廕一子錦衣千戶以

上流之事專委良玉制書到楚而良玉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于關門

良玉得以其間稍復楚西境之荊州德安承天而騰蛟及總督袁繼咸

字季通居江西皆與良玉善南郡倚為屏蔽良玉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為親軍後五營為降軍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一山一艦一

色山谷為滿軍法用兩人夾馬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里諸鎮兵惟高傑最強不及良玉遠甚然良玉自朱仙鎮之敗精銳略盡其後歸者多烏合軍容雖壯法令不復相攝而是時良玉亦老且病無出

兵意矣

明分置應天蘇松巡撫以左懋第為應天安徽巡撫祁彪佳字宏吉浙江山陰人為

蘇松巡撫時蘇州諸生檄討其鄉官從賊者奸民和之少詹事項煜及

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參議宋學顯吳縣人禮部員外郎湯有慶長洲人

之家皆被焚劫常熟又焚給事中時敏家彪佳請議從逆諸臣罪而治

焚掠之徒以加等從之時高傑駐瓜洲跋扈甚彪佳赴期往會至期風大作傑意彪佳必無來彪佳攜數卒衝風渡傑大駭異盡撤兵衛會彪佳于大觀樓彪佳披肝膽勉

以忠義共獎王室傑感歎曰傑聞人多矣如公傑甘為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矣共飯而別

明以忻城伯趙之龍永樂功臣總督京營戎政

明淮揚巡撫路振飛字見自曲周人擊賊黨董學禮于宿遷走之先是流賊陷山

西振飛遣將十七人分道防河由徐泗宿遷至安東沐陽且團練鄉兵

犒以牛酒得兩淮間勁卒數萬至是河南副使呂弼周鄆平人為賊節度

使進逼淮上進士武愨涇陽人為賊防禦使招撫徐沛而賊所遣偽制將

軍董學禮等據宿遷振飛擊擒弼周愨走學禮卒弼周法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

京諫之會馬士英欲用所親田仰廬陵人為淮揚巡撫乃罷振飛振飛亦遭

母喪無家可歸遂流寓蘇州振飛在淮安與巡按御史王爰頗號召義士同心戮力自振飛既去王爰亦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而

福自擅散遣義士其桀驁者籍之部下劫掠村落一空又大興土木造宅壯麗僭擬皇居與田仰日肆歡飲士民憤怨時山東郡縣已歸我大清王爰亦不能往但逡巡河上而已

六月明追上崇禎帝后諡號命諡崇禎帝曰烈皇帝廟號思宗趙之龍欲傾高宏圖

以思非美諡上疏糾駁尋改曰毅宗

周后曰孝節皇后。又追諡其祖母鄭貴妃曰孝寧太后。考

福恭王曰恭皇帝。

尋改諡孝皇帝。尊其墓曰熙陵。別立專廟。

上嫡母鄒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

后。

時太僕少卿萬元吉請修建文實錄。復其尊稱。并還懿文追尊故號。祀之寢園。以建文配。而速寶請。雖死。事諸臣以作忠義之氣。命從之。乃追復懿文太子廟號。追諡建文帝曰惠宗。讓皇帝。復封其弟允燾等為

王。并上景帝廟號曰代宗。改諡孝宗。張后曰孝成皇后。方孝孺等皆為贈。諡立祠。又開崇禎太子及永定二王皆為李自成所害。乃追諡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

明召阮大鍼陛見。

大鍼名掛逆案。失職久廢。崇禎末。以避流賊居南京。

頗招納遊俠。為談兵說劍。覬以邊才召。無錫顧杲。吳縣楊廷樞等。皆復社中名士。方聚講南京。惡大鍼甚。作留都防亂揭。逐之。大鍼懼。乃閉門謝客。獨與馬士英深相結。福王既立。士英秉政。招權罔利。日事報復。時高宏圖。姜曰廣。張慎言等。皆以宿德在位。將以次引海內人望。而士英必欲起大鍼。因薦大鍼知兵。初大鍼在南京。與守備太監韓贊周。暨及北都既陷。中官悉南奔。大鍼因贊周遍結之。為羣奄言東林當日。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以潛傾史可法等。羣奄更極口稱大鍼才。士英亦言大鍼從山中致書。與定策謀。為白其附瑞贊導。無實迹。遂命大鍼冠帶陞見。大鍼乃上守江策。陳三要兩合十四隙疏。并自白孤忠被陷。痛詆孫慎行。魏大中。左光斗。且指大中為大逆。于是大學士姜曰廣。侍郎呂大



器懷遠侯常延齡

開平王遇春十一世孫

等並言大鉞逆案巨魁不可召給事中羅

萬象應天府丞郭維經

字六修江西南龍泉人

大理寺丞詹兆恆

字月如廣信永豐人

亦各言逆案

不可翻

兆恆疏略言先皇手定逆案及劉舉內第一美政今者大難未報乃忽召大鉞還之冠帶豈不傷先帝靈下短忠義氣哉疏奏命取逆案進覽兆恆卽上進而士英亦以是日進三朝要典

乃切責萬象等弘圖復請下九卿會議亦不聽

明吏部尙書張慎言罷

時大起廢籍慎言薦前大學士吳姓前尙書鄭

三俊王命召姓陛見一日朝罷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羣詬于

廷指慎言及姓爲奸邪叱咤徹殿陛給事中羅萬象言慎言平生具在

姓素有清望安得指爲奸邪孔昭等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

武臣囂爭不已孔昭至欲手刃慎言韓贊周呵之乃止既退又疏劾慎

言極詆三俊且謂慎言當迎立時阻難懷二心乞寢姓陛見命且議慎

言欺蔽罪慎言疏辨因乞休時兩解之

萬象又言首膺封爵者四鎮也新改京營又加二鎮銜何嘗不用武年來封疆之法先帝多寬

武臣武臣報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參駁歸言官不問委劾臣以糾劾也使劾臣得筆糾劾文臣可勝逐哉史可法奏慎言疏薦無不當諸臣痛哭嗚呼滅絕法紀恐驕弁悍卒益輕朝廷御史王孫蕃言用

人吏部職掌

宏圖等亦以不能戢和文武各疏請罷俱不允而吳姓亦竟

不復召慎言乃再疏乞休遂許其請且諭之曰晉疆未復卿已無家可

歸沿途僑寓需召慎言遂流寓燕湖宣城間

至國亡後疽發于背戒勿藥卒

江左雖處  
下不可擬  
南宋臨安  
之局第建  
炎時有張  
韓劉岳諸  
人助力足  
圖助齊是  
以勢同累  
卵而半壁  
猶可支持  
若福王志  
量既不自  
期又分鎮  
非人如劉  
澤清高傑  
等悍然尾

明總兵劉澤清入朝于南京吏部侍郎呂大器罷 先是諸臣議擁立時

大器主錢謙益雷縉祚言欲立潞王前事見及馬士英等推戴福王因遷

大器吏部左侍郎大器以異議絀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擁兵入朝

覬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躋阮大鍼中樞其子以銅臭為都督女

弟夫未履行陳授總戎嫺婭越其杰田仰楊文驄字龍友貴陽人先朝罪人盡登

臚仕亂名器夫吳甦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失而端方諒直終為海內

正人之歸士英大鍼臣不謂無一技長而奸回邪慝終為社稷無窮之

禍至是澤清入朝疏糾大器縉祚懷異圖而薦逆案張捷丹陽人鄒之麟

武進人張孫振霍山人等時武臣各占地賦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問與廷臣

立之初即授靖康故事請以五月改元又請宥故輔周延儒助餉贓銀又請禁巡按不得拏訪追贓請法

司嚴緝故總督侯恂及其子方域時皆曲意從之及是入朝復阿士英指力糾大器等 侯方域字朝宗

大器遂乞休去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內閣明無他士英憾未已令太

常少卿李沾劾之遂削大器籍復命法司逮治之尋以蜀地盡失無可

蹤迹而止大器既去沾得超擢左部御史而謙益亦以附士英大鍼得為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明鎮江軍亂 時史可法部將于永綬等四人駐京口浙江入衛都司黃  
之奎亦部水陸兵四千戍其地之奎御軍嚴四將兵恣橫刃傷民浙兵

大不掉。且互相傾軋。輒遙制朝。權雖史可。法之忠貞。不能消其。踐屢況馬。士英之奸。究甚至挾。以要君宜。其交誼日。深而淪胥。莫挽矣。

黃樹倚良。玉而斥士。英雖不得。為收言亦。足礙老奸。之魄福王。聞言意動。欲令避位。未始非可。隙之期萬。冀無回如。英素稔其。柔儒不能。割斷自如。而舊奄又。樂其表裏。為士遂挾。背恩為泣。

縛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備李大開統浙兵。斫鎮兵馬。鎮兵與相擊。

浙兵潰。射殺大開。亂兵大焚掠。死者四百人。會巡撫祁彪佳至。永綬等

遁去。彪佳劾治四將罪。賜卹被難家。民大悅。前給事中熊汝霖赴召途中。上言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為邊兵所擊。火民居十

餘里。邊帥有言。四鎮。一殺掠。獲封賞。我何憚不為。臣意四鎮必殺。然北征一雪。此恥。今戀戀淮揚。何也。况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即做古。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會與窺之內。而遣以藩籬。視

之疏矣。不省。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

明馬士英乞罷。慰留之。士英當國。畏東林倚左。良玉為難。謾語修好。而

陰忌之。良玉不自安。屬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陰

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勢。當陛見。面數士英奸貪不法。且言嘗受張獻

忠偽官周文江。麻城人。重賄為題。授參將。罪當斬。志孔亦論士英罔上行

私諸罪。司禮太監韓贊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處分。澍舉笏直擊其背。

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贊周即執志孔候命。時有內諭。贊周欲

令士英避位。士英佯引疾請罷。而賂福邸舊奄田成。張執中等。泣懇曰。

上非馬公不得立。遂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矣。且馬公去。誰念上者。明

日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請釋志孔。而命澍速還湖廣。未幾復以

他事奪澍官。故都督掌錦衣衛劉儒者。嘗遣戍。由周文江賄張獻忠。受僞命為錦衣指揮使。及真玉復。驅黃僞削髮逃去。澍持之急。而士英納僞。賄令許澍。遂復僞官。削澍職。尋

留之計國  
事至此宜  
寺與閣臣  
把持朝局  
尚牢不可  
破誰爲亂  
階易曰履  
霜冰至非  
一朝一夕  
無故其能  
恨於貽謀  
之不善耶

以朱盛濃

楚府中尉

言逮澍良玉留澍不遣

良玉令部將羣噪欲下南京索餉借以救澍袁繼成亦爲上疏代澍申理

士英不

得已乃免逮澍遂匿良玉軍中良玉與士英由此有隙

明封福府千戶常應俊爲襄衛伯應俊本革工福王值寇出亡時應俊

嘗負行以免于難王初立即授左都督至是封襄衛伯世襲太監韓贊

周盧九德及福府內臣屈尚忠田成張執中等亦以翊戴功各蔭其弟

姪有差

明命魯王以海魯荒王檀之九世孫居處州時山東殘破以海棄藩南奔泊舟京口

命暫駐處州

明年南京破兵部尚書張國維等迎以海居于紹興魯益國順治三年六月大兵克紹興以海遁入海國維及禮部尚書余煌侍郎陳函輝等皆死六年吏部尚書張肯

堂復迎以海居舟山八年大兵襲舟山以海復航海首堂自經死鄭成功奉以海居金門禮待頗恭既而懈以海不能平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時順治十一年也余煌字武貞會稽人陳函輝字木叔臨

海人張肯堂字載甯松江華亭人鄭成功芝龍子南澳在廣東潮州府饒平縣東南海中有三澳延袤三百里爲閩粵門戶今設南澳鎮總兵駐此按張國維隘忠敏張肯堂隘忠誠俱本朝賜

秋七月明遣兵部侍郎左懋第等求成于我大清我大清兵連破

李自成河北郡縣亦相繼歸附時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懋第母陳歿

于燕欲因是返匿葬請行乃拜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左

都督陳洪範太僕少卿馬紹愉偕而令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

務馬紹愉者故兵部郎官也嘗爲陳新甲通使事見新甲既誅紹愉以

督戰致岷爲懋第劾罷及是紹愉已起官郎中乃進爲少卿副懋第懋

第請罷紹愉勿遣略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東宮二王蹤迹臣既充使勢不能兼理封疆用臣與洪範北行則去臣經理但銜命而往而勿遣紹愉閣部議止紹愉改造原任薊督

王永吉高郵州人命仍遵前諭懋第瀕行言臣此行死生未卜請以辭闕之

身效一言願陛下以先帝讎恥爲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宗之

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卹更望時時整頓

士馬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衆

謹其言時令齎白金十萬兩幣帛數萬匹以兵三千人護行命王永吉

時以永吉總督山東軍務暫駐河上料理戰守候北使回時史可法銳意進兵河南以懋第等

以十月朔至張家灣我大清令以百人從行入都館之鴻臚寺懋第

請祭告諸陵及崇禎帝不許乃陳太牢旅所哭而奠之旋以是月二十

八日遣還出都陳洪範于途次陳密啓請身往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

降附而留懋第等勿遣于是自滄州追還懋第改館太醫院而縱洪範

南歸至明年五月南京破懋第聞之慟哭其從弟懋泰先爲吏部郎降賊後歸我大清授官矣來謁懋第曰此非吾弟也叱出之尋與從行兵都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張夏佐劉統王廷佐俱死

之惟馬紹愉降按左懋第本朝賜諡忠貞

即此卷之通鑑

李自成遁歸西安。初自成西走至定州。我大清兵追敗之。斬賊黨谷

可成。自成西走真定。益悉衆迎戰。大兵復擊之。賊不能支。漸卻。自成

中流矢。創甚。西踰故關入山西。會大兵東返。自成乃得鳩合潰散。走

平陽。以讒殺其黨李巖。巖故勸自成以不殺收人心。及陷京師。保護懿安皇后。令自盡。又獨于

保巖請率兵往。金星陰告自成曰。巖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賊衆俱解體。至是自成

復遁歸西安。遣別賊陷漢中。降總兵趙光遠。進略保寧。張獻忠以兵拒

之。乃還。自成既屢敗。益強。自用僞尙書張第元。耿始然。皆以小忤死。製銅鑲官吏

明以張有譽江陰人爲戶部尙書。內批特用戶部侍郎張有譽爲尙書。高

宏圖封還。力諫不聽。蓋有譽素有清望。馬士英欲借以開傳陸倖門。爲

阮大鍼地也。未幾又以張捷爲吏部侍郎。捷因薦逆案呂純如。

明釋高牆罪宗爲庶人。前唐王聿鍵等三百餘人俱釋爲庶人。禮臣請

復聿鍵王爵。不許。尋命徙居廣西平樂府。明年南京破。聿鍵方行。次杭州。遇總兵鄭

芝龍巡撫。御史張肯堂與禮部尙書黃道周等定議。奉聿鍵監國。題一月。遂自立于福州。號隆武。改福州

爲福京。乃進芝龍鴻遠爲侯。親生道周俱大學士。餘拜官。有差時。權在鄭氏。聿鍵不能有所爲。屢促芝龍出

兵以餉絀辭。竟不行。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以十月啓行。由廣信出衢州。進至婺源。遇大清兵戰敗。執

龍不可恃。宜棄閩。就楚。聿鍵從之。十二月。自福州起行。至建寧。明年二月。至延平。六月。大清兵克紹興。閩

中大震。鄭芝龍航海去。仙霞嶺空無一人。七月。大兵抵閩關。守浦城。御史鄭爲虹給事中。黃大誠延平知





宋紹興之  
立廟社議  
者且譏其  
不以恢復  
為心然猶  
不專為宮  
室求安計  
也福王江  
左偷安雖  
側席憂以  
固恐不能  
激士氣乃  
當疆汲以  
感汲汲以

厲衆奮擊賊卻二三里皆喜以為將去也初九日黎明火發北樓陷木

石飛蔽天守陴者皆散賊遂入城蜀王率妃妾自沈于井之勃文光等

皆被執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勃大罵賊攢箭射殺之復盡驅文武

將吏及軍民男婦于東門之外將戮之忽有龍尾下垂賊以為瑞遂停

刑文光佳引卒不屈死文光見殺于濯錦橋副使張繼孟字伯功扶風人陳其赤字石文崇仁人

僉事劉士斗字瞻甫南海人張孔教字晉生晉人蜀府左長史鄭安民浙江人成都同知方

堯相字紹遠黃岡人華陽知縣沈雲祚等皆士斗被執見劉之功與張繼孟語大呼曰此賊

如前漢獨門被殺其赤投百花潭死堯相死于萬里橋下被劉雲祚于大慈寺遣其  
黨獻食以刃脅降不從遇害後獻忠復欲用諸人備百官繼孟等不為屈遂並見殺

明南京修興甯宮慈禧殿先是洛陽之陷福王母妃與王相失居于河

南人郭守義家王既立始遣總兵王之綱奉迎及是至南京命于三日

內搜括萬金以充賞賜又諭工部以行宮湫隘亟修興甯宮慈禧殿剋

期告成以居母妃尋又封母妃弟鄒存義為大興伯時土木並興賜予無節節  
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銀置

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計費數十萬工部侍郎鄒希傳奏請蠲省光  
祿寺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傳又以為言皆不納高傳字枝樓忠州人

明以前大學士王應熊為兵部尚書督師專討蜀寇起前甯夏巡撫樊一

蘅字君帶賓人為兵部侍郎總督川陝軍務時張獻忠已據全蜀惟遵義保境

繕宮殿購寶器爲務與巢幕之謀何異况爾時府庫不充動需搜括以之給軍增壘且不免剝肉醫瘡何况賞賜濫膺非揀立冒功之輩即斜封干進之徒取錙銖而用泥沙叔寶泥全無心真者矣

自守應熊與一衛避其地命應熊督師一衛總督軍務討之又遣御史

米壽圖宛平人巡按四川命吏部簡堪任監司守令者從壽圖西行應熊

等乃縞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諸郡舊將會師大舉會巡撫馬乾昆明人復

重慶副將朱化龍等復龍安茂州一衛乃起舊將甘良臣爲總統合參

將楊展等所攜潰卒得三萬人尋復敘州而副將會英福建人連敗賊軍

聲大振亦受一衛節制其他據城奉征調者洪雅則曹勛黎州人范文光

內江人松茂則詹天顏龍巖人夔萬則譚宏譚詣一衛遂移駐納溪注見前與

應熊會瀘州檄諸路刻期並進獻忠頗懼事皆在明年至順治三年我蜀誅獻忠餘賊南奔至重慶曾英戰殺應

熊避之畢節衛尋卒會大兵北旋一衛復駐江上爲收復計時蜀中大亂諸將各據地自擅一衛令不行順治八年大清兵南征一衛通山中選疾卒蜀中將士俱盡而壽圖出奔沅州至順治十一年城破亦死

明以越其杰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時河南諸將各結寨自固其最

大者開封汝寧間則劉洪起南陽則蕭應訓洛陽則李際遇諸帥中獨

洪起勇而好義數殺賊有功嘗與巡按御史陳潛夫大破賊將陳德于

柳園潛夫因請予掛印爲將軍馬士英不聽前僉事越其杰本坐賊遣

戍赦居南京以士英姻婭特起爲河南巡撫老憊不知兵潛夫所建白

皆不用諸鎮兵無至者會其杰以事譖潛夫于士英蕭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遣子三傑獻捷

夫授告身飲之酒鼓吹前導出三傑喜過望往謁其杰其杰觀其賄故為尊殿厲詞詰責詆為賊  
三傑泣而出萌異心潛夫過諸案皆饒吹迎送其杰問過之請察皆閉門不出其杰恚故譖之  
士英

竟調潛夫還以凌駟飲縣代之

明選淑女 時以母妃命選淑女羣奄借端肆擾隱匿者至鄰里連坐兵

科給事中陳子龍字臥子松江華定人唐王時死節本朝賜諡忠裕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

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採甚非法紀

御史朱國昌臨安衛人亦以為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尋復使太監李國輔

等分詣蘇杭採訪民間婚娶一空

明賜北京死節諸臣贈諡 北京文武臣殉難者並予贈諡世廕立廟于

雞鳴山賜額曰旌忠其列于正祀者文臣二十四人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施邦曜凌義渠吳

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申佳允吳甘來王章陳純德陳良謨成德許直金鉉及大同巡撫衛景瑗宣府巡撫朱之馮布衣湯文瓊諸生許琰范景文等事具前許琰字玉仲吳縣人聞京師破趨古廟自經

為人所解及哀武臣七人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襄城伯李國楨駙馬都尉鞏永固左都督劉文燾山西總兵官周遇吉遼東總兵官吳襄文炳等事具前內

臣一人王承恩婦人九人成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馬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吳襄妻祖氏事具前附祀者

文臣七人進士孟章明及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鉉彭瑄御史龔志虞總督徐標副使朱廷煥孟章明徐有聲徐標事具前顧鉉成都人彭瑄永川人龔志虞浙江人朱廷煥單縣人以副使分

巡大名流賊 武臣十五人成國公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述定遠侯鄧文明武定侯郭培民陽武侯薛瀛永康侯徐錫登西寧侯宋裕德懷寧侯孫維藩彰武伯楊崇猷宣城伯

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光燦右都督方履泰錦衣衛千戶李國祿時春事具前純臣東平王能八世孫肇述夏國公成十一世孫文明寧河王愈十世孫培民營國公英九世孫瀛鄧國公

祿七世孫錫登蔡國公忠十世孫裕德晟十世孫維藩銳八世孫崇猷信七世內臣六人李鳳翔時

孫遵周梁國公成七世孫先通守仁曾孫光燦與六世孫履泰南和伯一元子命有司春秋致祭

然顧鉉彭瑄俞志虞輩特為賊拷死皆濫與其列而郎中周之茂等並

以不屈死前事具顧未邀贈卹他如御史馮垣登新昌員外郎鄭逢蘭行

人謝于宣鄆縣郎中李逢申知縣鄒逢吉湖口等皆拷死亦並獲贈諡

時南北阻絕多未能核實也又予前大學士孫承宗太常少卿鹿善繼祠諡又湖廣殉難巡按

錫疇又言溫體仁得君行政最專且久其負先帝罪大且深乞削其文忠之諡而補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

呂維祺諸臣謚庶天下有所勸懲王亦從之孫承宗鹿善繼劉熙祚等事具前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斬

州陷被執賊繫之後營文岐陰與同繫舉人奚鼎鉉等數十人相結圖賊謀洩被害蔡道憲字元白晉江

人為長沙推官城陷被執賊啗以官嚼齒大罵賊磔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殉焉顧錫疇字九疇崑山人

明封鄭芝龍為南安伯尋命為總兵官鎮守福建復令其弟鴻逵帥舟

師駐鎮江防守

明以阮大鍼為兵部侍郎巡閱江防大鍼之召大學士高宏圖以去就

爭馬士英意稍折遲回月餘至是復用安遠侯柳祚昌升八世孫薦起大鍼

兵部添注右侍郎仍禁廷臣不得把持阻諫左都御史劉宗周疏言大鍼昔爭吏垣不得致魏大中死詔獄殺大中者魏璫大鍼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慮黨邪害正之才終病世道且祖宗故事九列必用廷推

乃者中旨頻降司農之後繼之少宰

司農張有譽少宰張捷也

未幾而大鉞司馬又繼

之其爲墨敕斜封之漸有不待問者大鉞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給事中熊汝霖亦言大鉞以知兵擢當置有用之地若止優游司馬則樞輔已優爲之何必增置命切責宗周而格汝霖疏不聽尋命大鉞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

九月明黃得功趨揚州高傑以兵襲儀真不克

初史可法置得功儀真

與傑陰相牽制及是登萊總兵黃蜚將之任蜚與得功同姓稱兄弟移書請兵備非常得功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傑素忌得功又疑圖己乃伏精卒道中邀擊之得功行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馬踣騰地騎馳有驍騎舞槩直前得功大呼反鬪挾其槩而扶之人馬皆糜復殺數十人跳入頽垣中哮聲如雷追者不敢進遂疾馳至其軍得免方鬪時傑潛師擣儀真得功兵頗傷而所俱行三百騎皆沒遂訴於南京願與傑決一死戰命太監盧九德及可法遣監軍萬元吉和解之不可會得功有母喪可法往弔語之曰土橋之役無智愚皆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捐盛怒而歸曲于高是將軍收大



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終以所殺亡多爲恨。可法令傑償其馬，復出千金爲母贖，得功不得已聽之。

明大學士姜曰廣罷。曰廣與高宏圖協心輔政，而馬士英挾擁戴功，內

結勳臣朱國弼、保國公永劉孔昭、趙之龍、外連諸鎮劉澤清、劉良佐等，謀

擅朝權，深忌二人。及沮阮大鍼進用，益爲所疾。曰廣遂抗疏乞休。大略言前見文

式交鏡既慚無術調和近睹並案忽翻又愧不能確弭先帝善政雖多而頻出口宜職爲亂階所得閣臣則貪淫巧媚之周延儒等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承光等所得勳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狂釋之李國

植等所得大將則執袴方離之倪竇王樸等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璽陳啓新等浸效亦可睹矣今又創一祕方但求面對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劇下殿得意類贏勝之販夫決廉恥之大防長便佞之惡習此

豈可爲訓哉臣待罪綸罪半壁東南有同幕燕愧死無地終夜拊膺願乞骸骨還鄉里疏入，慰留之。士英大鍼等滋不悅。國弼孔

昭遂以誹謗先帝、誣讒忠臣、李國楨爲言，交章攻之。曰廣又與士英面

詆。曰廣言上以親以序自應立汝何功士英厲聲曰臣無功汝輩欲立諸藩故成臣功耳爭辯久之宗室朱統鏗新建者素無行，士英

啖以官，使擊曰廣。疏不由通政司，爲禮科所駁。通政司劉士楨萬安亦

劾其違制，俱不問。劉澤清復假諸鎮疏攻曰廣，以三案舊事及迎立異

議爲詞，請執下法司。正謀危君父之罪，頃之統鏗復劾曰廣五大罪。引一

用東林死黨把持朝政二交聯江湖大俠日窺南都聲息非謀判遷則謀別戴三庇從賊諸臣四納賄五奸媳曰廣既連被誣讒，屢疏乞休。至是

始得請。曰廣入辭諸大臣或在列曰廣言微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上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歸後當還以國事爲重士英勃然曰吾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朝異議中擁戴陛下願

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叱之曰擁戴是人臣居功地耶士英曰汝謀立藩功安在爭論久之時不能斷但諭以叔父賢明當立二先生無傷國體也既出復于朝堂相詬詈而罷

曰廣遂還江西其後故將金聲桓者在史可法麾下後隸左良玉良玉死聲桓降于我大清為南昌副總兵既而復叛附桂王由榔迎曰廣以資號召聲桓敗曰廣投懷家池死

明左都御史劉宗周罷宗周初聞召命以大讐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

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因進四策一曰據形勢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以鳳陽

駐親征之師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劉澤清高傑倡逃可斬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受偽官叛逃者宜分別定罪命納其言宣付

史館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恨甚滋欲殺宗周宗周請告不許遂抗疏

劾士英大略言陛下龍飛淮南天實予之乃以屢彈微勞宴然入內閣進中樞者非士英乎于時李占劉孔昭等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翻嗣起矣高傑一逃將而奉若驕子劉黃諸將各有窟穴地而置若

奔棋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為之陛下立國伊始即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士英不得辭其責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土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則開幕府與士

英相掎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為弘光第一美政優旨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大怒即日具疏辭位

且揚言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

統鎮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

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澤清傑日夜謀所以殺宗周不

得乃遣客十輩往刺之宗周時在丹陽終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客前後不至者皆不忍加害而去適京口軍亂李具士英

士英

以統纘言爲信亦震恐于是澤清疏劾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等激變  
士心劉良佐亦言宗周力持三案爲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晁錯之自  
爲居守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勸  
上親征謀危君父陰結死黨迫劫乘輿如宗周入郎臣等卽渡江赴闕  
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國大駭傳諭和衷集事

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  
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

功疏辨臣不與聞士英寢不奏可法不平遣使徧  
詰諸鎮咸云不知遂據以入告澤清輩由是氣沮

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至南京

會阮大鍼進用宗周復請告王許其乘傳歸里將行疏陳五事

一曰修聖  
政毋以近

娛忽遠猷一曰振王綱毋以主恩傷臣紀一曰明國是毋以邪錄危  
正氣一曰端治術毋以刑名先教化一曰固邦本毋以外憂釀內憂亦但優旨報聞而已

明年六  
月杭州

破宗周不食死  
本朝賜諡忠介

明史可法遣諸將分守要地高傑移駐徐州初可法出巡淮安閱劉澤

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爲進取資馬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今事

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讎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

才優旨褒答而不能行至是可法議分布諸將奏請以總兵李成棟鎮

徐州賀大成鎮揚州王之綱鎮河南李本身胡茂楨隸高傑麾下爲前

鋒而令劉肇基駐高家集李棲鳳駐睢寧以防河用張天祿爲閣標前

鋒駐瓜洲高傑故跋扈。可法日以君臣大義曉示之。傑感其忠。奉約束。可法因與謀恢復。議調黃得功。劉澤清。二鎮赴邳。宿防河。傑自提兵直趨開歸。且瞰宛洛荆襄。以爲根本。傑遂具疏上之。且曰。得功與臣介介前事。臣知報君雪恥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哉。然得功終不欲爲傑後勁。而澤清尤狡橫難任。可法不得已。乃移得功廬州。以防桐皖。調劉良佐赴邳。徐進復黃汝。與傑相聲援。傑遂帥兵移鎮徐州。以左中允衛允文。字詳趾。韓城人。兼兵科給事中。監其軍。徐州土賊程繼孔崇禎末被擒至京。乘亂逃歸。傑至徐州擒斬之。

明逮前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下獄。阮大鍼既得志。專務報復。既排去

劉宗周等。于是盡召逆案楊維垣。虞廷陞。嘉興人。等十餘人。及所善蔡奕

琛。唐世濟。烏程人。張孫振。袁宏勳。慈谿人。等布列要路。浙江巡按御史左光

先者。光斗之弟。故與大鍼世讎。又嘗首劾士英。大鍼益恨刺骨。光先在

浙嘗平許都亂。都。東陽人。家富任俠。知縣姚孫架索賄不得。誣其結黨謀逆。都遂反。光先以撫標兵討之。都乞降。遂殺之。姚孫擲桐城人。至是光先已

去。而都餘黨復叛。大鍼因坐以激變。逮下獄。蘇松巡撫祁彪佳疏救。士

英大鍼并恨彪佳。嗾張孫振論其奸貪。彪佳遂移疾去。明年杭州破。彪佳即不食尋端坐池而死。

本朝賜諡忠憲

明吏部尚書徐石麒罷。石麒初入朝。上疏陳七事。言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嚴起廢。明保舉。交堂廉。褻

納之。時當考選。石麒與都御史劉宗周。矢公甄別。擬莊元辰。鄞縣人。等十

三人為科道。馬士英庇其私人。更易殆半。御史黃耳鼎。蕪水人。給事中陸

朗。上元人。有物議。石麒以年例出之。朗賄奄人內傳留用。耳鼎尋亦復官。

石麒發其罪。朗恚。疏詆石麒。耳鼎亦兩疏劾石麒。并言其枉殺陳新甲。

石麒疏辯。求去益力。士英擬嚴旨。不許。令馳驛歸。石麒剛方。清介。直權。好用事。鬱不得志。士英挾定策。功將圖

封石麒議格之。中貴田成輩請囑石麒拒不應。由是中外皆怨。擯之去。明年南京破。大軍至浙江。石麒方居城外。曰。言大臣也。城亡與亡。復入居城中。朝服自縊死。本朝賜諡忠懿。

冬十月。明以前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北直山西河南軍務。時馬士英

掌中樞。絕不銳厲。恢復日以鋤正人。引兇黨為務。初舉朝以逆案攻阮

大鍼。大鍼憾甚。及見北都從逆諸臣。頗多附會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

逆案。吾作順案相對。以李自成偽號曰順也。士英因疏糾光時亨。桐城人。

陳名夏。溧陽人。周鍾。饒從弟。項煜等。以諸人皆附東林。故重劾之。其他大僚

降賊者。反不之及。賄入。輒復其官。縉彥以本兵首先開門從賊。自成敗

走。縉彥竄歸河南。至是。自言集義勇。擒偽官。收復列城。士英主之。即授

原官。總督軍務。許便宜行事。給事中李維楸言。縉彥闇習失機。寸斬莫

即此。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七十六。月。日。臣。臣。

明末北都  
當流賊猖  
獗時自捐  
軀外有身  
巨偽命者  
汚聞賊已  
後逃而南  
奔監國復  
爾營營干  
進此等假  
息偷生若  
仍以傳聞  
異辭曲爲  
寬貸即屬  
與於逆惡  
之尤然在  
馬阮檢邪  
引不借以  
私行孫朋  
其於異己  
之輩乃轉  
得借題報  
復以修睦  
毗舊隙即  
解學龍所  
定爰書無  
等亦失倫  
輕重漏萬  
掛一惟南  
可法論史

贖逆賊入宮青衣候點賊敗竄歸安能復收河北總督何官顧昇賊臣

士英等勿恤也。時北都降賊諸臣多以賊敗南還史可法言北都之變臣子皆當有罪若在北者始應從死豈在南者獨非人臣即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疾趨北援

鎮臣澤濟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銖銖未加且恩榮疊被獨于在北諸臣毛舉而繫繩之豈散秩閑曹責反重于南樞鳳督哉宜摘其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偽命未汚當置不問其

逃避後至者許載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時不能盡從也

明大學士高宏圖罷。初阮大鍼入見以宏圖不附東林引爲證宏圖顧

力言逆案不可翻大鍼及馬士英並怒。一日閣中言及放庶吉士張溥士英曰吾故人也死爵而哭之姜日廣笑曰公哭東林亦東林

耶士英曰我非畔東林東林拒我耳宏圖因懲患之士英意解會劉宗周劾疏上天鍼宣言曰廣實使之于是士英怒不可止力薦張捷謝陞朝端益水火矣宏圖因乞休請召

還史可法皆不許至是凡四疏乞休乃許之。宏圖既致仕無家可歸流寓會稽及南京破逃野寺中絕粒而死本朝賜諡

直忠

明鳳陽地震

明遣太監孫元德督賦浙江。先是命太監王肇基。即王坤督催浙閩金花

銀以給事中羅萬象執奏而止及是復遣司禮太監孫元德往浙督催

內庫及戶工二部錢糧尋以高起潛請餉又于浙閩增派二十萬亦令

元德催解軍前

明以張捷爲吏部尙書楊維垣爲通政使。馬士英獨握國柄一聽阮大



北諸臣大  
義最爲嚴  
切彼倖處  
南都空閒  
之局不知  
厚自刻責  
而於焦頭  
爛額之人  
反至相詰  
甚至乘濫  
立之舉  
賞冒功憚  
然以爲得  
計聞可法  
之言亦可  
以少愧矣

鉞計朝政濁亂賄賂公行時徐石麒既去士英欲用張國維掌吏部而

大鉞結內奄取中旨特授張捷士英聘貽良久楊維垣力謀起官禮部

尚書錢謙益因上疏薦維垣及蔡奕琛且頌士英功而盡雪逆案賈繼

春等維垣遂得授通政使未幾進左副都御史奕琛亦授吏部侍郎

我大清兵西討李自成分兵下江南先是我睿親王多爾袞令南來

副將韓拱薇參將陳萬春等齎書致史可法書曰予向在瀋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

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

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

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遣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

忠義念累世之宿好葉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

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勤威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

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警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

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募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

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

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為天塹不能飛渡

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為明朝崇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蕩海同讐特伸大義今若擁號稱

幼我年即羨  
開我攝政  
睿親王致  
書明臣史  
未見其文  
昨輯宗室  
王公功績  
表傳乃得  
讀其大義  
爲揭正理  
而示秋之  
引斥偏安  
法非言正  
辭嚴心實  
嘉可而所  
云報書語  
入不固其  
多嘗載其  
書語也夫  
可法明臣  
也其不屈  
正語不載  
其忠臣之  
心乎且其  
後世不載  
將不知其  
何所謂必

不宣  
意  
可法旋遣人答書  
書曰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違通左右非委隆

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  
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

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泄事法待罪南極救授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  
人孰無君雖肆法于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于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

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兇孽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  
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

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  
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吉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其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棹棹數十萬章助修

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爲我  
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闈撫輯羣黎且罷難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

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于八月薄治管篳遣使搞師兼欲請命鴻裁  
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尋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乃爲列國君薨

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率不卽  
位之文坐味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

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岳昭烈踐阼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徵欽蒙塵宋高續統是皆于國誓未翦之  
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上卽位靈武讓者疵之亦未嘗不許

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  
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

以金納回紇助者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  
崇警規此幅頓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

戮剿無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讐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  
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于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讜知捲土西

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終始之德合師  
進討問罪秦中不獨本朝之頭以洩數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炤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

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秦盤孟從事矣法北望陵廟  
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  
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至是山西山東郡縣已次第撫定我大清乃命英

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命不可也。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用。信使權奸。擊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

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帥師西討李自成。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帥師下江南。

明定諸鎮兵額。江北督撫四鎮額兵三萬。楚撫額兵一萬。京營額兵一

萬五千。時九江總督袁繼咸為馬士英等所惡。因汰其軍餉六萬。軍中

有怨言。繼咸爭之不聽。繼咸又議遣戰艦。檄九江僉事葉士彥。載買材木。士彥封還其檄。繼咸劾之。士彥同年御史黃耳鼎亦劾繼咸。且言繼咸營勦左良玉立他宗。

而真玉不從。良玉聞之。疑懼。上疏明與繼咸無隙。耳鼎受指使。而言由是南京籍籍。益謂良玉脅制朝廷矣。葉士彥集縣人。

十一月。明鳳陽陵災。松柏皆燼。

張獻忠僭號于成都。獻忠既有全蜀。遂僭號大西國王。偽稱大順元年。

修蜀王府居之。設丞相尚書五軍都督府等官。用汪兆麟嚴錫命為左右丞相。王國麟江鼎鎮。龔完敬為尚書。養子

孫可望。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皆為將軍。賜姓張氏。鼎鎮完敬尋以小過剗別死。費川中士大夫受偽職。前布政使尹伸給事中吳宇英皆不屈死。江鼎鎮南充人。龔完敬彭縣人。尹伸敘州人。吳宇英廣元人。

遣諸僞將分屠各府州縣。詭開科取士。集于青羊宮。盡殺之。筆墨成邱塚。坑成都民于中園。殺

名天殺。又創生剗人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會諸

郡義兵並起。獻忠憤怒。誅殺益毒。川中人迹殆絕。列城內至雜樹成拱

云。後二年。獻忠盡焚成都宮室。鏹其城。率衆出川北。又欲盡殺川兵。偽將劉遵忠率川兵一軍。盡逃。會我大清兵至漢中。遵忠降。乞為嚮導。至驪亭。見大霧。獻忠曉行。猝遇大兵。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禽出斬。

之驪亭魏縣今屬四川潼川府

足而歎有無一死以報國是乎且大國哀乎且大初無詭詐語雖心折不于睿王而不辭以辨亦仍明臣尊明以義耳余諱亦不可諱如書其可法之右而並命附錄于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生則出而稗野之附會失之

明史可法帥師進次清江浦。可法聞李自成敗還陝西，決策北行。高傑

既赴徐州，可法遂帥師進次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為經略中原計。時

諸將各分汛地，擇便利者，自王家營在清河縣東北，黃河北岸。而北，至宿遷，最衝要。諸

鎮不敢任，可法自任之，令幕下文武築壘緣河南岸。可法以自成未滅，上疏請

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點黎灑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討賊之詔不聞達。

燕齊君父之讐，置諸膜外。憶臣迎駕時，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謁孝陵，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斯志。先皇帝死于賊，恭皇帝亦死于賊，此千古未有之痛。國家變出非常，在北諸臣，

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夫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脛，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臣恐恢復無期，即偏安亦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

關、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且陛下嗣登大寶，原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當誅，曾無力足錄。臣于登極詔藹，特將加恩，一款刪除，不意後來仍復開載，致貽笑天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

後尤宜慎重，專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至行兵討賊，最苦無糧，搜括不可行，勸輸亦難。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燕衍，左右之進獻，一切謝絕。即事關典禮，萬不容已者，亦築從節，宵

蓋賊一日未滅，即有深宮曲房，豈能安處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意在雪恥報讐，振舉精神，萃萬物力，盡并于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疏奏不省。時諸鎮位秩已崇，咸遂巡無進師意，可法悔之

語其客，欲斬已及馬士英、高宏圖、姜曰廣四人頭為任事不忠之戒。因上疏請責成諸鎮進戰，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士英第取優旨報之而已。

我 大清兵入宿遷。我 大清兵取海州，遂取宿遷。史可法舟次鶴鎮。

聞報遣總兵劉肇基往援，復其城。越數日，大清兵圍邳州。軍城北，肇

基援之。軍城南，相持半月而解。復分兵拔贛榆、豐沛等縣皆降。法以開

笑不止。坐客楊士聰問故，士英曰：君以為誠有是事耶？此史公妙用也。哉將入防河，將吏應敘功，耗費軍資，應稽算。此特為敘功稽算地耳。楊士聰濟寧人。

明命榷酒稅。馬士英請榷酒助餉。下部議從之。士英又請免童生府州

縣試。分上中下戶納銀。即赴院試。又奏開助工等例。暴斂益甚。民間因

有掃盡江南金。填塞馬家口之謠。

明逮治前昌平巡撫何謙。崑山人等。御史沈宸荃。慈谿人言。經略山東河南

者。王永吉張縉彥也。先帝拔永吉為總督。不救國危。擢縉彥典中樞。率

先從賊。即加二人極刑。不為過。陛下屈法用之。而永吉觀望逗留。縉彥

狼狽南竄。死何以對先帝。生何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

亦當按。都城既陷。守土臣宜皆厲兵秣馬。以報國讐。乃賊塵未揚。輒先

去。以為民望。如河道總督黃希憲。山東巡撫邱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尚可容。偃臥

家園乎。疏入。永吉縉彥釋勿問。逮謙祖德等。付法司治之。

明桂王常瀛卒于梧州。常瀛初封衡州。張獻忠陷湖南。常瀛走廣西。遂

居梧州。至是以憂悸致疾卒。常瀛世子先卒。次子安仁。王由櫻。未幾亦卒。次由榔。初封永明。王至順治三年八月。大兵下汀州。執唐王聿鍵。于是兩帝總

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盟式相。等。迎由榔。監國。十一月。自立于肇慶。號永曆。會大兵克廣州。式相請駐軍。峽口。太監王璉。不從。挾由榔。走梧州。至順治四年正月。大兵向肇慶。由榔復走桂林。又走武岡。柳州。會大

兵東遷。由榔旋返桂林。順治五年。永昌總兵金聲桓等。叛降于由榔。復還肇慶。順治六年。大兵下湘潭。總督何騰蛟。死之。尋入桂林。大學士瞿式耜亦死。由榔大懼。自梧州奔南寧。時孫可望已據滇黔。受封為秦王。

順治八年。遣兵至南寧。殺其大學士。嚴起恆等。順治九年。可望迎由榔入安隆所。改曰安龍府。日益窮促。聞李定國與可望有隙。遣使密召定國。以兵來迎。可望偵知之。殺其大學士吳貞毓等。數人。順治十三年。定國

至乃奉由榔走雲南由榔封定國晉王順治十四年可望舉兵與定國戰大敗挈妻子降于我大清順治十五年大兵三路入雲南由榔走永昌順治十六年大兵克雲南由榔走騰越定國敗于潞江由榔走

南甸遂入緬緬以四舟迎由榔隨行者六百餘人緬人于豬軍置草屋居由榔遣兵防之順治十七年定國等與緬戰乘其連連敗緬兵緬終不肯出由榔時平西大將軍吳三桂以由榔尚在請進兵緬甸以靖根株

為一勞永逸之計我大清命定西將軍愛星阿率師會之三桂遂傳檄緬甸諭以擒獻由榔順治十八年正月三桂遣二土官至緬示師期三月師至猛卯會瘴發撤兵而緬酋莽魯日屢得三桂檄欲生致由榔乃

密使人防守誘其從官沐天波等渡河盟盡殺之惟存由榔與其屬二十五人九月三桂及愛星阿帥師自南甸隴川猛卯進別遣兵取道姚關鎮康孟定十一月會于木邦遂趨緬甸十一月次舊挽坡去緬城六十里

緬使人請兵百人進闕馮江濱為扞衛遂執由榔及其親屬送三桂軍前明年四月由榔死于雲南嚴起恆浙江山陰人安隆所本元普安路城明設守禦所今為南籠府屬貴州吳真毓字元聲宜興人按何騰

蛟誠忠誠置式相謚忠宜俱本朝賜

十二月我大清兵克河南府高傑至徐州沿河築牆專力備禦且遣

人通好許定國太康人為聯絡河南計張縉彥亦奏定諸將分地王之綱自永城至寧

險許定國自寧陵至關陽劉洪起自祥符至汜水大清兵至孟津先遣精兵渡河沿河十五寨堡俱

望風歸附大兵入河南府總兵李際遇迎降縉彥等並走沈邱河南

撫鎮飛章告急命傑率兵進屯歸德為備已而大兵別由濟寧南下至夏鎮復自洛陽圍鄆州可法傑及劉澤清等各具疏

告警馬士英言北兵雖在河上然賊勢尙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況疆弱何常赤壁三萬澗水八千惟在諸將策勵之而已卒不應

明命馬士英閱兵將大閱京軍適有疾不出因命士英代之時工費無

度荒酒漁色闢人田成等擅寵士英輩亦因之竊權固位政以賄成識

者皆知其不堪旦夕阮大誠嘗以烏絲欄寫己所作燕子箋雜劇進之時歲將暮福王一日居興寧宮憊然不樂轉贊周請其故王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奴以陛下或



思皇考，乃作此想耶。

明重頒三朝要典，命追卹逆案諸臣。楊維垣追論三朝黨局，力詆王之

竊，楊漣等而為劉廷元、霍維華等訟冤。乃命求三朝要典，宣付史館，尋

復令刪定，刊行。吏部尚書張捷力稱維華等忠，請表章三案諸臣，因盡

追賜卹典。贈蔭祭葬，諡全者維華等六人，贈蔭祭葬不予諡者徐大化等二人，贈祭葬者徐揚先等三

而為清論所不予者，亦賜卹有差。袁宏勳復請追論焚要典諸臣罪，袁繼咸疏言

要典已經先帝焚毀，何必復理其說，未進宜寢之，已進宜毀之不聽。

明妖僧自稱齊王，伏誅。有狂僧大悲，自稱齊王，又稱潞王，為趙之龍所

捕，下鎮撫司勘訊。阮大鍼與張孫振謀欲假以誅東林，及素所不合者，

令大悲引諸臣擁潞王，可一網盡也。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

史可法、高宏圖等名。一時人望無不備列，納大悲袖中。錢謙益先已上

疏頌士英，且為大鍼訟冤，修好矣。大鍼憾不釋，亦列焉。將窮治其事，獄

詞詭祕，廷臣皆自危。而士英不欲興大獄，乃第當大悲妖言律，斬而止。

〔乙酉〕福王由嶽弘光元年，是年五月，我大清兵下江南，福王就執，明亡。春正月，明以南京宮殿成，推恩諸臣，有差

加史可法、太保馬士英、少師王鐸、少保予廕，仍以士英掌文淵閣印，充

錢謙益在崇禎間，因廷推，率引關節，久致沈淪。爾時無識之徒，猶以其與溫體仁不諸頗冒清流之目，迨南京起用。

即甘心獻媚權奸不  
惜抗疏貢  
諛解冤修  
好飾偽盜  
名祇以希  
心柄用及  
一經踉蹌  
而熱中躁  
進更復不  
能自持卒  
之大鉞等  
伎刻相尋  
仍不免於  
列名羅織  
彼屈節以  
求容於宵  
小者亦徒  
足自貽臭  
穢焉耳

首輔辦事可法力辭太保許之

可法為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簞冬不裘履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為兒

女計乎在軍中絕飲除夕遣文牒至夜半倚案酒散肉分給將士已盡乃取鹽鼓下之思先帝泣然淚下几臥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啓左右遙語其故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夕臥不易得也令鼓人仍擊四鼓可法寤怒曰誰犯吾令左右述民育意乃免任民育字時澤濟寧人

明定北都從賊諸臣罪削刑部尚書解學龍籍先是命治從賊諸臣獄

做唐制六等定罪學龍議定為爰書分別上之一等應磔者十一人

員外郎宋企郊舉人牛金星平陽知府張麟然太僕少卿曹欽程御史李振聲喻上猷山西提學參議黎志陞陝西布政使陸之祺給事中高翔漢潼關道俞事楊王休檢討劉世芳麟然義烏人振聲米脂人上猷石首人志陞華容人

二等應斬秋決者四人  
給事中光時亨河南提學俞事瑩精庶吉士周二鍾兵部主事方允昌煇真寧人允昌浙江人

三等應絞擬贖者七人  
翰林院修撰兼都給事中陳名夏等

四等應戍擬贖者十五人  
禮部主事王孫

五等應徒擬贖者十人  
通政司參議宋學顯等

六等應杖擬贖者八人  
工部員外郎潘同春

其餘  
姚其留北俟後定奪者十九人少詹事何瑞徵等 另存再議者二十八人  
給事中翁元益等元益上海人 又已經錄用者十人  
兵部尚書張縉彥等 奏入諭以周鍾等不當

緩決陳名夏等未蔽厥辜宋學顯潘同春等擬罪未合令再議  
惟方拱乾名在五等

皆候補小臣受偽無據仍執前律時馬阮急欲殺周鍾學龍欲緩其死  
以結納馬阮特免其罪拱乾桐城人 至是學龍更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諸臣謀之王鐸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請停刑鐸即擬俞旨襄以詳慎平允士

英大怒然事已無及大鉞暨張捷楊維垣等聲言欲劾學龍學龍引疾命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詆其曲庇行私遂削籍後周鍾光時享既死

大鉞等即傳旨二等罪斬者論雲南金齒軍三等罪絞者充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為民永不敘用然學龍所定案亦一漏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隨賊四行實未嘗正刑辟也周鍾等被戮事俱詳後

明總兵許定國誘殺高傑于睢州 傑帥兵進次歸德定國方駐睢州故

與傑有怨警上書詆傑為賊故傑恨之而定國亦已遣使納款于我 大清且送其二子

渡河為質乞濟師往援傑微聞之招定國相會不應傑復邀巡撫越其

杰等同往睢州定國始郊逆毀其軍而以羸見且故為屈服狀傑心輕

定國遂入城其杰止之不聽十一日定國置酒享傑傑飲酣為定國刻

行期且微及送子事定國益疑無離睢意傑固促之行定國怒夜伏兵

傳礮大呼其杰等亟遁走傑醉臥未起衆擁至定國所殺之先是傑以定國將去賊盡發兵

戊開封所留親卒止數十人定國偽恭順多選壯侍御而以二妓偶一卒寢卒盡醉及醒欲起為二妓所擊不得脫皆死明日傑部將回軍攻城自東

門入老弱無子遺定國奔考城尋走降于 大清軍黃得功聞傑死復引兵襲揚州將盡殺其妻子以報城中

大懼史可法急命同知曲從直諭解之乃引兵去曲從直遶東入

明以吏部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尋復以唐世濟為右

都御史皆阮大鉞援之也

明以衛允文爲兵部侍郎。總督開歸防剿軍務。高傑既死。部下兵將大

亂。互爲雄長。睢州旁近二百里。殺戮無遺。史可法聞之。流涕曰。中原不

可爲矣。遂馳至徐州。以總兵李本身。乃傑甥。請用爲提督。代統其衆。又

立傑子元爵爲世子。撫定其軍。黃得功。劉澤清。良佐。聞可法欲以本身

將傑軍。連章劾之。而監軍衛允文。希馬士英指。亦論可法督師爲贅。士

英喜。卽擢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標下兵馬。經略開歸防剿軍務。

以分其權。可法益不得展布矣。尋撤傑兵回揚州。改命劉良佐防歸德。

我 大清兵克西安。李自成走襄陽。我 大兵至潼關。賊將劉芳亮迎

戰。奮擊敗之。俘斬無算。自成親率馬步兵至。復大破之。遂克潼關。僞伯

馬世耀以七千人來降。斬之。進克西安。自成已焚宮室。由龍駒寨走武

岡。入襄陽。復走武昌。我 大兵兩道追躡。蹙之于鄧州。承天德安武昌

等處。窮追至賊巢。連破走之。自成至湖廣。衆尙五十餘萬。尋爲我 大兵所迫。部衆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延甯。蒲圻。至通城。竄于九宮山。率二十騎略食山

中爲村民所困。自縊死。或曰。陷泥淖中。村民擊之。隨中。時我 大兵遣誠自成者。驗其尸。朽莫辨。獲自成兩從父。僞趙侯。僞襄南侯。及僞汝侯。劉宗敏等。皆斬之。其兒子過。僞諸賊帥。奉自成妻高氏。降于唐王。肆

鑿未幾亦死。蒲圻。晉縣。通城。宋縣。今俱屬武昌府。

二月。明以阮大鍼爲兵部尙書。命大鍼以尙書協理部事。仍巡閱江防。

大鉞雖長中樞置一切兵事不問顧時時撓六部權任劉應賓沂水人爲

文選濁亂餘政再舉考選擢其私人二十餘人爲給事御史嘗欲罷撫

按糾薦令納金子官糾者免薦者予其謬誕如此中書舍人林翹善星術以善決

都督銜辭服趨事總督袁繼成請以陳麟鄧林奇爲總兵大鉞索賄始給敕印諸白

三月明人有自稱崇禎太子者下獄治之北都之變李自成劫太子慈

熲西走不知所終或傳其已遇害至是有自北來稱太子者召勳臣朱

國弼等閣臣馬士英等翰林劉正宗安邱人等入見武英殿面諭同府部

九卿科道辨驗真僞日午羣臣奏係故駙馬都尉王昺高陽人尙穆宗姪孫

王之明曾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鴻臚少卿高夢箕河間人家丁穆虎教之

詐稱太子乃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越四日復逮夢箕穆虎鞠于午門

外皆具服亦下刑部獄時都下士民皆以太子爲真衆論籍籍謂士英

等朋奸導上滅絕倫理黃得功卽抗疏爭之疏略言東宮未必假冒先帝子卽上子

諸臣諂佞者多抗顏者少卽明白識認亦不敢抗論取禍矣命三法司覆訊王之明等遂令熲得功原疏以絕

奸謀左良玉亦疏請保全東宮且斥士英等爲奸臣以王之明自供甚

明將審明略節諭之而已

明河南婦人有自稱王妃者。下獄治之。河南有婦人童氏。自稱藩邸王妃。劉良佐信之。巡撫越其杰。具儀從送。至京。以爲假冒。下童氏錦衣衛獄。以前巡按御史陳潛夫嘗于途次稱臣朝謁。亦逮治之。中外譁然。良佐因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彝倫。毋貽天下口實。命將獄詞刊布。以息羣疑。

我 大清兵定河南。我 大軍既定關陝。復移師下江南。出虎牢關口。分兵自龍門關及南陽三路同趨歸德。克郟城。上蔡。諸縣。所過城邑。皆望風款附。遂進取歸德。巡按御史凌駟及其從子潤生死之。南陽副將李好降。河南悉定。

明左良玉舉兵反。良玉既與馬士英有隙。士英謀築板礮爲四防。良玉歎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而黃澍

匿其軍中。與諸將日以清君側爲請。良玉躊躇弗應。會王之明事起。良

玉爭不聽。心甚不平。澍欲借此激衆。以報己怨。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

盟。良玉亦以士英裁其餉。益大憾。反意遂決。乃傳檄遠近。以討士英爲

名。復上疏請誅之。疏言。自先帝之變。士英利災擅權。事爲難。逆案先帝手定。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士英復修之。又募死士伏皇城。詭名禁軍。勅曰。廢立由我。陛下卽位

之初。審儉明仁。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豔女。傷損盛德。復引用阮大鍼。雖賊殺人。借三案爲題。凡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裹足解帶。目今皇太子至。授受分明。士英一手握定。抹殺識認之力。拱乾而



信朋謀之劉正宗忍以十七年嗣君付諸幽囚凡有血氣  
皆思寸磔士英大鍼以謝先帝乞立肆市朝傳首殄憤  
疏上遂引兵而東自漢口達蘄

州列舟三百餘里士英大懼急命阮大鍼劉孔昭率兵會黃得功趨上

江堵禦袁繼咸請赦太子以遏止之不聽良王之發武昌遊維督何騰蛟偕行不可則走

將自到良玉部將擁去置之別舟乘間躍入江漂十餘里漁舟救之起則漢前將軍聞忠義侯廟前也家人圍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人謂騰蛟忠誠得神祐云

夏四月明周鍾光時亨伏誅遂殺前禮部郎中周鏞山東按察司僉事雷

演祚先是馬士英以鏞演祚嘗主立潞王議指爲姜曰廣私黨令朱統

鐔劾奏逮治及周鍾光時亨下獄士英復言二人罪應族誅而請以鏞

從坐阮大鍼亦與鏞有夙憾于是御史羅萬爵蕪湖人王懋等連疏詆鏞

演祚至比演祚爲成濟請亟正西市至是左良玉稱兵人情洶洶而良

玉檄中復斥其構陷鏞演祚狀士英等益怒因謂鏞實召良玉兵遂戮

鍾及時亨而賜鏞演祚自盡故事小臣無賜自盡者因良玉兵東下故

大鍼輩急殺之

明徵劉良佐等將兵入援左兵將至馬士英急調良佐等入衛劉澤清

亦以勤王爲名大掠而東時史可法以大兵將及淮南連疏告警時

召對羣臣大理少卿姚思孝歙縣人御史喬可聘寶應人成友謙南通州人請毋

撤江北兵。亟守淮揚。士英厲聲叱曰。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邪。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力排思孝等議。淮揚備禦益弱。

明左良玉死于九江。良玉至九江。邀袁繼咸入舟中。語及太子下獄事。大哭。因袖出密諭。邀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色變。乃改檄爲疏。駐軍候旨。繼咸歸。方謀拒守。而部將郝效忠陰約良玉兵入城。殺掠縱火。殘其城而去。良玉已疾篤。夜望城中火光。太息曰。吾負臨侯。繼咸別號嘔血數升。遂死。其子夢庚祕不發喪。諸

將共推爲帥。留七日而東。兵勢尙盛。自彭澤以下皆陷。黃得功方駐軍荻港。在繁昌縣西進拒夢庚于銅陵。破之。解其圍。阮大鍼等日虛張捷音以邀

爵賞。得功尋復敗其衆于板子磯。乃封得功靖國公。命移家太平。一意

辦賊。良玉後營總兵。惠登相本降寇。過天星。感良玉恩。有忠實心。方諸將自九江東下。連陷郡縣。獨池州不破。貽書留待。後軍登相大誦曰。若此則反。不如我前爲流賊時矣。如先帥未命。何撤其軍返夢

庚索輕軻道之。相見大慟。登相以夢庚不足事。遂引兵絕江去。諸將乃議還軍。而大清兵已至江北。夢庚遂執袁繼咸及安慶巡撫張亮。偕黃澍率衆歸附。亮乘間赴水死。繼咸北行亦不屈死。張亮四川人。按

袁繼咸。朝賜諡忠毅。

我大清兵克泗州。大軍自歸德起行。潁州太和悉下。兵未至泗州二

十里遣將先奪泗北淮河橋守將焚橋遁走我大兵遂夜渡淮翌日追五十餘里不及

我大清兵克揚州明督師兵部尙書兼大學士史可法等死之可法

初聞大兵日南下將移軍泗州防護祖陵輜重已發而左良玉稱兵

召之入援渡江抵燕子磯黃得功已破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

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敗沒可法一日夜奔

還揚州訛傳許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

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獨總兵劉肇基自白洋河在桃源縣西白洋鎮即潼水之下流也趨

赴請背城一戰可法持不許十八日大清兵大至屯斑竹園招諭可

法及衛允文等降不從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

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高母某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大清

兵薄城下用巨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可法

出小東門既就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乃殺之可法死免其遺骸天啓時不可識踰年家人以袍笏招

魂葬于揚州郭外之梅花嶺一名土山梅花嶺劉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巷戰力不支與副

將乙邦才青州人馬應魁字守卿貴池人莊子固字憲伯遼東人汪思誠等皆死衛允文赴水死

及在籍侍郎張伯鯨自經知府任民育著緋衣安坐同知曲從直王纘爵

鄞人知縣周志畏亦鄞人羅伏龍新喻人吳道正餘姚人運使楊振熙臨海人縣

丞王志端孝豐人幕客盧渭字渭生長洲人歸昭崑山人等皆死之員外郎何剛字愨人上海人

庶吉士吳爾壘崇德人皆參可法軍事城破亦投井死其他諸生高士纘王纘

王績王纘又有武生戴之藩醫者陳天拔畫士陸愉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及婦女死節者不可勝紀時福王命劉澤清往援揚州而澤清

已潛謀輸款我大清惡其反覆疎誅之按史可法本朝賜諡忠正

五月我大清兵渡江我大清兵臨江總兵鄭鴻逵鄭彩以水師守

瓜州副使楊文驄駐金山扼大江而守會王擢文驄常鎮巡撫兼督沿

海諸軍文驄乃還駐京口合鴻逵等兵南岸與大清兵隔江相持

大清兵編大筏置燈火夜放之中流南岸軍發礮石以為獲勝也日奏

捷己丑夜大清兵乘霧而濟迫岸諸軍始知倉皇列陳甘露寺鐵騎

蹙之悉潰蘇松巡撫霍達長安人及文驄俱走蘇州鴻逵等縱兵大掠遁

還閩中

明福王出奔太平京口敗軍奔還南京大震福王荒宴至夜半跨馬自

通濟門出走遂奔太平劉孔昭斬關遁馬士英以黔兵自衛挾福王母

妃走浙江亂兵入獄擁王之明立之時黃得功方收兵屯蕪湖福王潛入其營得功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奸人言倉卒至此且臣方對敵安能扈駕王曰非卿無可仗者得功泣曰願效死

士英遁壽德知州趙景和閉門拒守士英攻殺之遂走杭州阮大賊亦自上江逃至未幾大兵至杭州諸王常榜開門降士英與大賊俱走嚴州方國安營明年大兵剿湖賊擒士英誅之大賊乞降從大兵攻

仙霞關節  
介石上死

我 大清兵定南京 大軍營城北總督京營忻城伯趙之龍奉表納款

勳戚自魏國公徐允爵宏基子駙馬都尉齊贊元尚光宗女遂平公主靈璧侯湯國祚

安遠侯柳祚昌等大臣自大學士王鐸禮部尚書錢謙益等文武數百

員并城內官民迎降高傑子元爵及廣昌伯劉良佐等亦于沿途歸附

得馬步兵二十三萬 大兵遂入屯城中時刑部尚書高俸吏部尚書張捷副都御史楊維垣皆死之而庶僚殉難者則有儀禮司

主事黃端伯不屈死戶部郎中劉成治自縊死戶部主事吳嘉允謁方孝孺祠從容投縊死中書舍人龔廷祥投武定橋下死欽天監博士陳于階自經于公署其諸生布衣死者則有吳可箕金鑾陳士達等端伯

字元公建昌新城人成治字廣如漢陽人嘉允字繩如松江華亭人廷祥字伯興無錫人于階上海人可箕徽州人鑾士達俱南京人

我 大清兵至蕪湖明總兵田雄宣府人劫福王由崧以降靖國公黃得功

死之明亡 南京既定我 大清遣官兵及降將劉良佐等襲太平福王

登舟欲渡江走 大兵據江口截其去路黃得功以戰荻港時傷臂衣

葛衣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方督麾下八總兵。結束前迎戰。而良佐大呼岸上招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乎。忽飛矢至。中其喉左偏。得功知不可爲。擲刀。拾所拔箭。刺吭死。亦本朝賜諡忠桓。其妻聞之。自經。總兵翁之琪投江死。田雄遂挾福王以降。所屬總兵及部衆俱降。我大兵執福王至南京。改南直隸爲布政司。以應天府爲江寧府。分徇郡縣。無不歸附。江南悉定。王師遂進平浙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七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唐王

〔乙〕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 臣等謹案明白北都淪覆宗社已墟洪惟我國家應天順人光宅區

字溥海中外咸歸正明福王以敗亡餘燼偷息金陵首尾纒及一歲我皇上量同覆載念其尚有疆域堪憑可從建炎南渡偏安之例 特命於輯覽明紀未分注附編盡祛前代史家偏陋之習大公至正洵足上

配鑿經垂訓萬古至唐桂二王閩滇轉徙已無尺土一民草莽苟延尤不足登諸記載乃蒙 聖恩指示等

於宋皇舅之流離海島謂事述尚有可稽宜著其危亡窮蹙之形以益警夫天命難讓之戒且當時遺臣故老茹苦聞關蹈死如飴真心不貳亦宜詳加闡錄毋使湮沒無傳大哉 王言仁至義盡用示有邦之炯鑒而

立臣道之大防至公至平更從來史策所莫及臣等凜遵 諭旨謹案 實錄紅本及明史列傳所載

參以王鴻緒史稿諸書采撮編次以 本朝紀年大書提綱凡 國家底定鴻模與二王竊據事實俱分條系月臚敘其下務衷確核以訂傳訛至其時殉節諸臣均已於乾隆四十一年蒙 恩賜諡今隨時隨事各加

詮次撮其大者咸著於篇而逐一恭載 賜諡庶上副 聖天 子表章忠義之盛心而與勝朝殉節諸臣錄亦可以互相考證云 夏六月我 大清兵克杭州

故明唐王聿鍵 明太祖八世孫唐端王碩 燧之孫世子器燧之子 奔福建 時 大兵已定南京故明鎮

江守將總兵官鄭鴻逵等擁眾還閩沿道焚掠 大兵進徇常州蘇州

皆下之 蘇州鄉官右庶子徐汧作書戒二子肅衣冠投虎邱新塘橋下死舉人楊廷樞聞變遁逃入鄆尉山中尋受唐王命為檢討時四方弄兵者咸指目廷樞當事者執廷樞好言慰之廷樞感罵

潞王常泐 明穆宗潞王簡 王翊鏗之子 方流寓于杭諸臣聞福王見執請常泐監國不受

不數日 大兵至常泐從巡撫張秉貞及陳洪範等計率眾開門迎降

錢塘知縣顧咸建 字漢石崑山人 臨安知縣唐自綵 達州籍 江陵人 邵武同知王道焜 字昭平 錢塘人

皆死之。時監司及郡邑長吏多遁竄。獨成建守官不去。懿王既降。成建不至。見執死。自縊。與從子借。成建自縊。俱賜諡。

忠節道焜。紹興諸郡悉望風納款。故明左都御史劉宗周以與馬阮不

合。退居山陰。聞杭州破。即慟哭不食。移居郭外。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郡

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出辭

祖墓。舟過西洋港。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竟絕粒二十三

日而卒。宗周書曰。願先生早自裁。毋為王炎午所用。誠著之友。勸以陶淵明故事。誠著曰。不然。吾輩聲色中

人。久則難持。及今早死。為愈。召故交。奏樂歡飲。酒罷。攜燈出門。投叩橋下。死。故明文淵閣大學士高

宏圖。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祁彪佳。行人陸培。字錕庭。錢塘人。亦先後殉節死。

逃野寺中。絕粒死。彪佳給家人先寢。端坐池中。死。培以繩投三僕。從容自縊死。宏圖賜諡忠直。彪佳賜諡忠惠。培賜諡忠節。嘉興已歸附。而士紳屠

象美等復集眾據城拒守。大兵還攻之。半月而破。故明吏部尚書徐

石麒死焉。石麒時移居郭外。聞大兵至。曰。吾大臣也。城亡與亡。豈宜苟活。復入居城中。城破。朝服自縊死。石麒賜諡忠貞。時唐王聿鍵以被

赦出高牆。聿鍵先於崇禎間以倡義勤王得罪。崇禎福王命移居廣西平樂府。行至杭州。遇鄭鴻

逵及戶部侍郎何楷。字元子。漳州人。戶部郎中蘇觀生。字字雲。東莞人等。遂奉以入閩。

臣等謹案。明自崇禎之季。流賊攻破京師。我國家誕膺蕩平。彼唐桂二王。竄走閩。演流離。瑣尾無尺土之遷。而為之臣者。尙思翳臂當車。阻兵負固。述其不知

天命。敢拒。顏行。終。膏斧。實所自取。我皇。上。擯。天地。為。公。之。量。念。其。各。忠。所。事。蹈。死。如。餒。在。當。日。六。師。所。屆。不。得。不。行。逆。命。之。誅。而。事。後。追。思。究。無。愧。於。疾。風。勁。草。卽。其。潛。踪。草。澤。從。容。

引決者亦為克盡綱常。特沛恩綸，加崇獎俸，一體易名，以勵臣節。伏讀勝朝殉節諸臣錄內，其在唐桂二王時效節者，計得專諡八人，通諡三百十有一人，祀忠義祠者二百三十四人。渥典覃

加漏泉普被。褒闡隆施，實從來史冊所未有。臣等纂次二王本末，謹采摭諸臣節概尤著者，臚具簡編，其所得賜諡隨條恭載，以昭聖天子大中至正之盛心，俾天下萬世共凜然於

忠之彞訓云。

故明兵部尚書張國維等以魯王以海明太祖九世孫魯肅王壽壻之子稱監國於紹興時

浙江屬郡多歸降，寧波惟一同知治府事，已齎圖籍迎附。故明刑部員

外郎錢肅樂字希聲，鄞縣人力議拒守，士民集者數萬人。肅樂乃建牙行事郡中。

總兵王之仁既納款而悔，入城與肅樂締盟共守。王之仁大興人，崇禎時太監王之心之弟。聞魯王以海在台州，遣舉人張煌言鄞縣人

奉表請監國。會諸生鄭遵謙會稽人，山西俞事鄭之尹之子殺招撫使於江上，與兵部尚

書張國維等舉兵紹興，給事中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九江兵備僉事孫嘉績字碩

后餘姚人等自餘姚應之。國維自迎以海於台州，以海即日赴紹興，用方逢

年遂安人，崇禎間大學士議稱為魯監國，以國維為太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督師江上，畫錢塘而守。以熊汝霖孫嘉績為右僉都御史，錢肅樂為右副都御史，並督師防江。總兵官方國安貴陽人

亦自金華至，與王之仁等皆加封爵。國安，荆國公之仁，武寧伯鄭遵謙，義興伯張鵬翼，永豐伯樹木城於緣

江要害，聯合諸營為持久計。時王之仁國安兵食用寧波紹興台州三郡田賦，而肅樂兵資富室助餉不能繼，恆缺食，汝霖戰亦屢敗，國維督兵連陷富陽於

漕會王師至，國維來拒，戰於草橋門，敗還，遂不敢出。

閏六月故明禮部尙書黃道周等以唐王聿鍵稱號於福州 鄭鴻逵等

擁唐王聿鍵至閩道周與福建巡撫都御史張肯堂

字載寧松江華亭人

南安伯鄭

芝龍等奉聿鍵稱監國鴻逵請急正位不然無以厭衆心諸臣皆以監

國名正候出關建號未遲而擁立者豔推戴功不數日即定議稱號於

福州改年隆武以福州爲天興府即布政司署爲行宮大赦進芝龍鴻

逵爲侯鄭芝豹鄭彩爲伯兵事機宜悉芝龍爲政以天興建寧延平興

化四府爲上游汀州邵武漳州泉州四府爲下游各設撫按議簡戰守

兵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計兵十萬戰兵如之閩浙兩粵

之餉不支其半乃請預借兩稅一年令羣下捐俸勸紳士輸助徵府縣

銀穀未解者官吏督迫閩里騷然

遺給事中楊應期入粵督餉參選誤官數十員提問無一至者廣開事例倡優饒諫並列冠裳拜謁官府輟撻

鄰里晉江令金允治聽訟兩造皆稱職官挺立而語互駁于庭不可制小民不勝其擾

臣等謹案唐桂二王雖明之支派然唐王本疏族桂王亦神宗庶孽當宗邦淪覆草竊邊隅苟延旦夕實不成其爲國乃仰蒙 聖訓謂其流離失據正與宋之是長竄身國粵者事例相同凡國史傳之

書僞者概令更正茲奉 詔纂次二王本末又蒙 特筆改書稱號其諸臣仍書所授原官仰見 大聖人執中權度進退予奪一出千古之大公而非 向來史家拘陋偏私者所能窺見萬一云

唐王聿鍵以黃道周爲武英殿大學士參贊機務餘授官有差 唐王聿

鍵素重道周學行禮敬備至時召何吾駒蔣德璟等未至道周爲首輔

又以張肯堂爲吏部尙書何楷爲戶部尙書郭維經字亦修江西龍泉人爲吏部侍

郎蘇觀生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設諸賢館分十二科招四方士令觀生領之至者多庸流聿鍵亦厭而罷其事尋超拜觀生東閣大學士參預

機務鄭芝龍鴻達兄弟橫甚一日聿鍵賜宴芝龍以侯爵欲位道周上道

周與爭衆議抑芝龍文武大不睦有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聿鍵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撻之聿鍵將郊

天芝龍兄弟稱疾不出何楷言禮莫大於郊二勳臣不陪祀無人臣禮

聿鍵獎其風節命掌都察院事鴻達扇殿上楷呵止之兩人益怒楷知

不爲所容請告去途遇盜截其一耳則芝龍使部將楊耿爲之也

秋七月我大清兵定江西先是 大兵至九江故明寧南侯左良玉

子夢庚率所部三十六營來降江西巡撫曠昭遂寧人棄南昌走瑞州列

城望風奔潰故明益王由本明憲宗六世孫益敬王常漣之子在建昌與布政使夏萬亨字元

禮副使王養正字聖功泗州人知府王域字元壽松江華亭人推官劉允浩掖縣人南昌推官

史夏隆宜興人等舉兵拒守南昌諸生鄧思銘集其儕數十人為庠兵後城破俱死閱三日有客兵爲內應城

卽破由本奔旗塘佛舍尋歸唐王聿鍵于福州萬亨等械至南昌俱死

之萬亨等五人俱賜諡烈愍新城知縣譚夢開迎降民潛導守關兵殺之夢開餘黨與

民互相殘彌月不靖唐王聿鍵以李翔邵武人爲新城知縣禽殺餘黨率

民兵出城拒敵。大兵自間道入城。民兵皆散。翔與御史徐伯昌新城人

俱死之。翔伯昌俱賜諡節愍。大兵進克袁州廣信。袁州同知署府事李時與自縊於萍鄉官舍廣信同知胡甲桂見執自經死。時與會故

福清人甲桂字秋卿崑山人俱賜諡節愍。遂收吉安長驅至萬安。曠昭見執死知縣梁于湮死之。于湮與化人昭于湮俱賜諡節愍。

明益宗永寧王慈炎招連子峒土兵數萬復陷建昌入撫州考功主事

揭重熙字祝萬臨川人文選主事曾亨應字子嘉臨川人皆舉兵與相犄角南贛巡撫李永

茂遣副將徐必達扼泰和未幾戰敗永茂奔贛州唐炎亦以糧盡退保

建昌。大兵追獲殺之。曾亨應一日方宴客大兵至宗族死者二十餘人亨應避石室其從弟指示之遂見執并執其長子篤亨應顧琦曰勉之一日千秋無自

負筠口諾受利先死釋亨應縛諭之降不答遂戮之又總兵謝上達副總兵王坤參將賴明標游擊蕭薰莫邦部司汪一貴守備杜有聲都督欽金世任副將林引等俱見執死亨應賜諡烈愍上達坤明標莫邦

邦一貴有聲欽世任引俱賜諡節愍。江西諸郡皆平惟贛州未下適唐王聿鍵手書至贛加

左庶子楊廷麟兵部尚書修撰劉同升字晉卿吉水人國子祭酒廷麟同升乃與

永茂集士大夫於明倫堂勸輸兵餉協謀舉事立忠誠社招致四方之

士各率家丁自賣糧入社者幾三萬人

唐王聿鍵遣其大學士黃道周以兵出江西唐王聿鍵好學通典故然

國勢衰微兵食困乏政歸鄭氏諸大帥多選懷觀望聿鍵不能有所為

鄭芝龍鴻逵屢薦其私人為清要官聿鍵不從以是懷怨望大清遣



御史黃熙允

晉江人

招撫福建熙允與芝龍同里芝龍密使通款聿鍵屢

促出兵輒以餉誑辭道周知芝龍終無意出關乃自請募兵江西號召

羣帥聿鍵給空劄百函以七月二十二日啓行僅齎一月糧以虛聲鼓

動得卒九千餘人從廣信出衢州

聿鍵以周定訥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廣信穆兆恆爲兵部侍郎萬文英爲兵部員外郎監道周諸軍胡奇偉爲

道周所至撫安遺黎聯絡

聲勢遠近頗響應

八月我大清兵克松江先是南京既亡列城俱下而州縣多聚兵自

保者嘉定士民推左通政侯峒曾

字豫瞻給事中霞陽之子

爲主與進士黃淳耀

字蘊生

等誓固死守江陰諸生許用亦倡言城守以典史陳明遇主兵出戰不

勝乃請前典史閣應元

字麗亨通州人已遷英德主簿道阻不赴寓居江陰

入城屬以兵事

大兵力攻

城應元守甚固而松江在籍兵部右侍郎兩廣總督沈猶龍

字雲升

偕中

書舍人李待問

字存我

羅源知縣章簡

字坤能

等亦募壯士數千人守城會

吳淞總兵官吳志葵自海入江結水寨於泖湖總兵官黃蜚擁千艘自

無錫至猶龍聯絡二帥而參將侯承祖

字懷玉金山衛人世襲指揮使

守金山衛遙相應援

大兵至嘉定峒曾乞師於志葵志葵遣游擊蔡祥以七百人赴之戰

敗而遁。外援遂絕。城中矢石俱盡。天雨城圯。大兵入。峒曾等並死之。

峒曾拜家廟。率二子元演、元潔、沈于池。淳耀入僧舍。素筆書絕命詞。自縊死。其弟淵耀從。至是。大

兵進取松江。志葵蜚敗于春申浦。城遂被圍。未幾而破。猶龍出走。中矢死。待問守東門。簡守南門。俱見

執死之。猶龍。賜諡忠烈待問。大兵遂攻金山。承祖與子世祿猶固守。城破。

巷戰踰時。父子俱死。承祖見獲。說之降。曰。吾家食祿二百八十年。今日不當以死報國哉。遂戮之。世祿中四十矢。見獲。同死焉。承祖。賜諡忠烈。志葵。蜚

亦就執。至江陰城下。令說城中人降。畫說不語。志迄不應。大兵悉眾攻圍。

四面發大礮。城中死傷無算。堅守自如。八月二十一日。大兵從祥符

寺後城入。眾猶巷戰。男婦投池井皆滿。明遇。及中書舍人戚勳。字伯屏。江陰人。

皆舉家自焚。應元赴水。被曳出。斬之。應元。時崑山人。亦諱拒守。而縣丞闕茂才已遣使迎降。

用為知縣。縣人共執殺茂材。推前狼山副總兵王佐才為主。與貢生陶集璜及儀封知縣周室瑜。諸生陶瑛。陳大任等共舉兵。大兵至。迎戰。敗。還遊擊孫志尹戰。破。佐才縱民出走。而已冠帶坐帥府。見殺。集

璜投東禪寺。後河死。室瑜瑛大任同死。事在是年七月。又有放明瑞。昌王。龍。泐者。結衆謀犯江寧。事洩。與

經略常爾。縉。總兵楊三貫。夏含。等俱死。又有崇陽王者。率兵來寇。歙縣為我兵所敗。其總兵閔士英。鄭鵬

遠。俱見執死。又高安王常。淇。與監軍道江于東等。據婺源之小坑。遂平王紹。鯤。職方主事楊。讓。等擁眾太湖。遠。應。魯。王。亦先後見執而死。事俱在順治三年。佐才。志尹。俱。賜諡忠烈。室瑜。爾。縉。三貫。含。章。士英。鵬。

唐王聿鍵以黃景昉呂大器路振飛朱繼祚甯田人曾櫻字仲含。峽江人俱為大學士。

初振飛總督漕運。謁明鳳陽皇陵。唐王聿鍵方以罪錮。守陵中官虐之。

振飛捕治其尤甚者以私錢助之而上疏乞概寬罪宗竟得請聿鍵甚德之及稱號福州卽拜振飛左都御史振飛赴召道拜文淵閣大學士至則大喜與宴抵夜分撤燭送歸解玉帶賜之

聿鍵每貴羣臣怠玩振飛因進曰謂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興也上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收聽言之效喜怒輕發號令屢更見羣臣庸下而過於督責因博覽書史而務求明備凡上所長者皆臣下所甚憂也其言曲中

聿鍵之櫻嘗爲福建參政力保鄭芝龍芝龍感次骨薦之聿鍵起爲工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無何令掌吏部而移張肯堂於都察院聿鍵所置

閣臣至多前後幾三十人然不令票旨皆聿鍵親爲之

時肯堂請出募舟師由海道抵江南倡義旅而

故明靖江王亨嘉靖江王守自稱監國唐王聿鍵執殺之亨嘉世封桂林

聞南京破招集諸蠻起兵自稱監國謀僭號召廣西巡撫瞿式耜

式耜拒不往而檄思恩參將陳邦傅助防止狼兵勿應亨嘉調亨嘉下

梧州執式耜幽之桂林遣人取其敕印初式耜議立桂王常瀛子安仁

王及唐王聿鍵監國式耜以爲倫序不當立不奉表勸進至是爲亨嘉

所囚乃遣使賀聿鍵因乞援聿鍵喜而亨嘉爲兩廣總督丁魁楚

所攻勢窘乃釋式耜式耜與中軍官焦璉召邦傅共執亨嘉械送福州

聿鍵由仙霞趨浙東與相聲援聿鍵乃加肯堂少保給敕印便宜從事擢文選郎中朱永祐爲吏部右侍郎福州推官徐孚遠爲兵科給事中從行二人皆肯堂里人也鄭芝龍懷異心陰沮之不成行

字起田常熟人

永城人

廢爲庶人。殺之。聿鍵封魁楚平粵伯。留鎮兩廣。擢式耜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以晏日曙代之。式耜不入閩。退居廣東。

魯王以海遣兵犯杭州。敗還。魯王將方國安。王之仁。自富陽渡江犯杭

州。總督張存仁。遣將督兵迎擊。斬首四千級。其餘衆尙據富陽。大兵

進敗之於關頭。追奔二十餘里。斬國安子士衍。初。馬士英擁殘兵渡江。

欲謁魯王以海。以海諸臣力拒之。乃投方國安軍。尋復與國安聯兵。謀

窺杭州。爲大兵所敗。溺江死者無算。士英國安乃聚衆江東赭山。杭

州朱橋。范村等處。所在肆掠。大兵進剿。國安水軍數萬盡殲焉。

九月。我大清兵入湖廣。流賊李自成竄死。其衆降於唐王聿鍵。初。李

自成既走陝西。大兵攻潼關。僞伯馬世耀迎戰。敗死。潼關破。自成遂

棄西安。由龍駒寨走武岡。入襄陽。復走武昌。大兵兩道追躡。連蹙之。

鄧州。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河。九江。窮追至賊老營。大破之者八

當是時。左良玉東下。武昌虛無人。自成屯五十餘日。衆尙五十餘萬。改

江夏曰瑞符縣。尋爲大兵所迫。部衆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延寧。蒲圻。

至通城。竄於九宮山。是月自成留李過守寨。而自率二十騎。略食山中。

爲村民所困不能脫自縊死

或曰村民方築堡見賊少爭前擊之入馬俱陷泥淖中自成腦中鋤死劉其衣得龍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驚疑爲自成也

時大軍遣識自成者驗其尸朽莫獲獲自成兩從父爲副侯爲襄南侯及自成妻妾二人金印一又獲爲汝侯劉宗敏總兵左光先等斬自成從父及宗敏於軍

其將劉體仁郝

搖旗等以衆無主義歸故明湖廣總督何騰蛟

字雲從貴州黎平衛人

率四五萬人

驟入湘陰長沙人不知其歸降也懼甚攝偏沅巡撫傅上瑞

武定人

請騰

蛟出避騰蛟曰死於左死於賊一也何避焉

長沙知府周二南請往偵之以千人護行賊謂其迎敵也射殺之從行者盡死

城中益懼二南黎化人

騰蛟與監軍荆西道僉事章曠

字子野松江華亭人

謀遣部將萬大鵬等

往撫致騰蛟手書召之曰公等歸朝誓永保富貴搖旗等大喜與大鵬

至長沙騰蛟開誠撫慰宴飲盡歡搖旗招其黨袁宗第藺養成王進才

牛有勇皆歸騰蛟驟增兵十餘萬未幾自成兄子錦

即李過改名

奉自成妻高

氏及高氏弟一功復擁衆三十萬驟至澧州乞降故明湖南巡撫堵胤

錫字仲緘無錫人議撫之騰蛟亦馳檄至胤錫乃躬入其營開誠慰諭稱詔犒軍

皆踴躍拜謝

胤錫即軍中宴之導以忠孝大義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謂錫曰堵公天人也汝不可負別部田見秀劉汝魁等亦降

唐王聿鍵大喜

加胤錫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制其軍手書獎勞錦等皆賜名

授官號其營曰忠貞置之荊州

授錦前部左軍一功右軍並掛將軍印封列侯賜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封高氏貞義夫人有司慮坊羅曰淑賢中

輿騰蛟慮赤心跋扈他日過其營請見高氏再拜執禮恭高氏悅戒其子毋忘何公赤心自是無異志胤錫亦深相結倚以自強然赤心書誅猶稱自成先帝稱高氏太后云自成亂天下

二十年陷帝都覆廟社其衆數十萬悉歸騰蛟一時詫異事而騰蛟上  
聿鍵疏但言元兇已除稍洩神人憤宜告謝郊廟卒不言己功聿鍵拜  
騰蛟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封定興伯仍督師騰蛟固辭封爵不允  
令規取江西

冬十月我 大清兵克徽州 先是徽州聞南京破故明知府秦祖襄及

僚屬皆遁推官溫璜初名以介字于石烏程人歎曰城無主民且自相屠乃盡攝其印

召士民慰諭之故明左僉都御史休甯金聲糾集義勇保績溪黃山分

兵扼六嶺璜與相犄角且轉餉給其軍前山東巡撫邱祖德字念修成都人職方

郎中尹民興字宣子時流寓涇縣監紀推官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等多聚兵應之聲乃遣使

通表唐王聿鍵聿鍵授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諸道軍聲遣

兵取旌德甯國諸縣會故御史黃澍降於 大清導 王師間道襲破

之執聲至江甯聲語門人江天一字文石歙人曰子有老母不可死對曰天一

從公起兵可不同公殉義乎總督洪承疇諭降天一朗誦明莊烈帝諭祭承疇文以贈之遂與中軍吳國楨副

將陳有功守備萬全遊擊余元寅俱死總兵范雲龍及聲弟經亦死於旌德應箕見獲死祖德

退還山中 大兵攻拔其寨不降磔死民與走免唐王聿鍵以爲御史事敗卒于家諸生舉兵者有



甯國麻三衡字孟璿布政使裕之孫沈壽堯字景山都督有容之子等亦俱敗死宣城諸生吳漢超復舉兵連陷句容溧水高淳溧源

陽太平諸縣夜襲甯國兵潰城中接首事者漢超已出城念璜猶嚴兵自守黃澍復以城獻母在且恐累族人入見曰首事者我也剖其腹膽長三寸璜猶嚴兵自守黃澍復以城獻

璜闔門死之璜趨歸村舍先刃其長女語妻茅同殉茅匿其幼子遂整衣臥璜以刀截其喉少頃茅呼曰未也再刃乃絕璜自刎不殊絕粒五日以手自抉其創而死金聲吳應箕俱

賜監忠節邱祖德溫璜俱 賜監忠烈吳國璜陳有功萬全余元寅范雲龍俱 賜監節愍

唐王聿鍵遣使於魯王以海魯王以海不受 唐王聿鍵使給事中劉中

藻福安人頒詔浙東時求富貴者爭欲應之魯王以海下令將返台州熊

汝霖獨出檄嚴拒不納張國維馳疏上聿鍵略言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帝子孫臣庶所宜同心併力共圖興復成功之後入

關者王且監國當人心渙散之日鳩集為勞一旦南拜正朔輟長不及悔莫可追臣老矣豈敢朝秦暮楚有所左右于其間哉聿鍵乃召中藻還自是閩浙

如水火矣

臣等謹案唐王假息閩海晉王竊據紹興其地正相唇齒乃不能同心協力各圖擅地竊號稱尊而其臣又復懷挾私心自分畛域一則拒其使命一則戮及使臣彼此猜嫌竟成水火以敗逃窮蹙之時鑿屬紛爭倫

安且少宜乎 天兵飛渡越閩不旋踵而削平也

唐王聿鍵妃曾氏至福州 曾氏警敏頗知書每羣臣奏事妃於屏後聽

之共決進止聿鍵頗嚴憚焉

我 大清兵攻吉安還屯峽江 先是 大兵屯泰和故明副將徐必達

戰敗楊廷麟乃大享士於贛州城西與劉同升乘虛復取吉安臨江唐

王聿鍵命加廷麟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賜劍便宜從事是月大

兵進攻吉安必達迎戰大敗赴水死賜必達節愍會廣東援兵至大兵還

屯峽江聿鍵召南贛巡撫李永茂為兵部右侍郎以張朝縱代甫任事復擢萬元吉兵部右侍郎總督江西湖廣諸軍召朝縱還以劉同升代之元吉至贛同升已卒遂以元吉兼巡撫

十二月唐王聿鍵自福州駐於建甯時楊廷麟等請聿鍵出江右何騰

蛟請出湖南浙中諸將請出衢州蘇觀生以事權悉為鄭氏所握請聿

鍵出贛州聿鍵遣觀生先行赴贛州募兵以曾櫻鄭芝龍留守福州司

轉餉十二月聿鍵發福州駐建甯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餉十萬由海

道至聿鍵擢來賀戶部侍郎然兵食匱乏人心離散迄不能成軍也

唐王聿鍵督師大學士黃道周兵敗於婺源死之道周進至婺源遇

大清兵戰敗其將程嗣聖陳亡道周見執諸軍潰走大兵追至開化

總兵曾德黃光輝副將蔡璋龍勝陳辰等俱死嗣聖德光輝陳辰等俱賜諡節愍道周至江

甯幽別室中從容著詩文數卷聞當刑書絕命詞衣帶間過東華門坐

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中書賴雍和平

人蔡紹謹龍溪人考二人姓名紅本作蔡雍賴繼謹兵部主事趙士超國縣人廣信通判毛玉潔六合

考毛玉潔紅遊擊朱家第等皆死之廣信尋亦為大兵所破胡夢榮自縊死萬文英赴水死本作文至深

之樞監紀官李奇餘于知縣楊時秀兵部員外郎戴伍德守備陳壽陳榮總兵江天衛推官王象乾胡佩遊擊胡捷輝廣信同知胡嘉柱等俱死之詹兆恒奔懷玉山聚衆數千人自保已進犯開化縣兵敗歿於陣攝

撫州事同知高飛聲遣人懷印走謁唐王聿鍵而身守城死焉飛聲字克正長樂人道周賜諡忠端雍紹護士趙玉潔家第俱賜諡烈愍夢泰文英定鄂奇偉芳伯國治其才之樞奇時秀伍備壽傑天衢

象乾佩接輝嘉桂俱賜諡忠烈時唐王聿鍵又以大學士傅冠字元甫為督師辦湖

東兵事瀘溪告警冠不能救為給事中揭重熙所劾或又言其嗜酒乃

許致仕久之大兵至冠死之冠寓居門人秦甯汪亨龍家亨龍執以獻有司不屈慘于汀州血漬地久而猶鮮汀人歎其忠冠賜諡忠烈

〔丙〕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三年春正月唐王聿鍵遣將分

道出兵不果行鄭芝龍知物論不平不出關無以弭衆議乃請以鄭鴻

遠為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為右先鋒出江西築壇行推轂禮鴻遠出城

馬蹶仆地各擁衆數千號數萬既出關託候餉仍駐不行鴻遠駐仙陽鎮慮有上書言事者嚴

禁仙霞關不聽四方儒人入聿鍵檄催孔亟不應彩行百里而還稱餉缺留如故時芝龍已通款

子我朝聿鍵不知也會魯王以海澄都督陳謙使圍趕趨不敢入芝龍與謙有書以書招之謙入見書稱叔父而不稱陛下聿鍵大怒下獄于碧芝龍疏救不聽有御史錢邦芑者為聿鍵言謙與芝龍至交不急

除恐有內患聿鍵即命誅謙或以告芝龍芝龍曰刑人于市必過我門我且命停刑願以我官職贖贖罪當不死聿鍵命移謀別所斬之芝龍奔起哭極哀由此快快不悅益懷異志矣邦芑鎮江人

二月唐王聿鍵移駐延平聿鍵決意出汀州入贛與湖南為聲援鄭芝

龍不欲聿鍵行令軍民數萬人遮道呼號擁聿鍵不得行遂駐延平吏

部司務王士和金字萬寶疏陳時政闕失凡數千言聿鍵命刊賜文武諸臣

且召士和入對嘉獎備至擢兵部主事未一月擢延平知府

聿鍵以事殺建陽知縣施燦邵

武知府吳汝律推官朱健曾極力救不聽人情憐恐原任兵部郎中王期昇御史彭遇龍自浙中遣至聿鍵加期昇總督遇龍僉都御史路振飛等封還內降謂遇龍依附馬士英期昇在太湖奉朱盛徽稱通城王派

餉苛虐不可用聿鍵乃止

三月唐王聿鍵遣使勞魯王軍於紹興魯王以海復遣柯夏卿曹惟才

聘於唐王聿鍵聿鍵加夏卿兵部尚書惟才光祿寺卿手書報以海

晉曰

無子王為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晉有天下遣僉都御史陸清源

平湖

齋餉銀十

萬兩犒勞浙東軍士方國安縱兵盡奪其餉留清源軍中

後國安敗清源自沈于江清源自

賜登且出檄數聿鍵罪張國維歎曰曲在我矣

時以海兵力孱弱武將橫甚競營高爵請乞無厭兵部尚書余燿上言今

國勢愈危朝政愈紛尺土未復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蒸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陞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諡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時以為名言

燿字武

晉會稽人

我 大清兵克吉安遂圍贛州 楊廷麟自吉安赴贛將朝唐王聿鍵以

萬元吉代守吉安初崇禎末命中書舍人張同敞

江陵人居正之孫

調雲南兵及

抵江西而南京已破因退還吉安廷麟留與共守其將趙印選胡一青

頻立功而元吉約束甚嚴諸將漸不悅時有廣東兵亦以赴援至而張

安者汀贛間峒賊四營之一驍勇善戰為廷麟招降有取撫州功且招

他營盡降。唐王賜名龍武新軍。元吉以安等爲足恃也。蔑視滇粵軍。滇粵軍解體。然安卒故爲賊。淫掠自如。廷麟遣援湖西。所過無不殘破。至是。大兵攻吉安。諸軍皆內攜。新軍又先往湖西。不時至。城中不戰潰。城遂破。元吉退屯皂口。檄諭贛州。極言雲南兵棄城罪。其衆遂西去。

大兵進至皂口。元吉不能禦。退入贛城。大兵乘勝進圍之。唐王兵部

侍郎劉士楨。促新軍張安赴援。安宵遁。廷麟遣使調廣西狼兵。而身往雩都。召新軍來救。戰於梅林。再敗。廷麟乃散其兵入贛。與元吉憑城守。

給事中楊文薦。元吉門生也。奉使往湖南過贛。見事急。自任守禦。城中賴之。江西巡撫劉遠生。自出城召其將張際於雩都。贛人曰。撫軍通矣。怒焚其舟。拘其妻子。俄遠生率際兵至贛。人乃大悔。遠生憤甚。渡河再戰。

皆敗。見獲。復逃歸。援軍皆不致前。會李永茂遣廣東兵五千至。大兵爲解圍。屯於水西。未幾圍復合。城中拒如初。時贛困守久。唐王率鍵獎勞之。賜名忠誠府。加元吉兵部尙書。文薦右僉都御史。俞郭維經爲吏。

兵二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湖廣。江西。廣東。浙江。福建。軍務。督師往援。維經與御史姚奇胤募兵八千入贛。州與廷麟。元吉同守。時東鄉安仁。貴溪。瑞州。餘干。萬年。諸郡縣俱聚兵。透應閩中。大兵分道進。

剿。先後克捷。擒斬故明文武官甚衆。其死於東鄉者。有副將傅潛龍。參將黃騰。都司文而武。守備劉威。振等。在安仁。則有參將傅鼎乾。都司徐德守。備洪士邦等。在貴溪。則有總兵陳輝。汪碩。畫副將汪洋。監紀知縣廖。

汝健等。在瑞州。雞公嶺。棠山一帶。則有副將黃英。都司放高。參將晏性等。在餘干。萬年。則有都司趙祖。參謀舒奇謀等。姚奇胤字有樸。鉅塘人。自傳潛龍以下十六人俱。賜監節愍。

夏六月。我大清兵克紹興。魯王以海遁入海。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

等。以五月二十日抵杭城。魯王以海諸軍。列營錢塘江東岸。綿亘二百

餘里。艤舟江上以待。大兵未具舟楫。不能渡。忽江沙暴漲。水淺可涉。

二十七日。大兵策馬徑渡。方國安盡棄戰艦。拔營走紹興。劫以海南

行。江上各營聞報。一時俱潰走。六月一日。大兵入紹興。國安決計獻

以海來降。遣人守之。會守者病。以海得脫。至台州。航海走。命張國維防

遏四邑。圖後舉。國維還守東陽。知勢不可支。作絕命詩三章。赴水死。

臨忠敏 兵部尚書余煌等皆死之。煌赴水。舟人拯起之。居二日。復投深處。乃死。大理少卿陳潛夫。走山陰。化龍橋。備妻妾二。孟氏同赴水死。職方主事

高岱借其子期。躍入海死。兵部主事葉汝蓆與妻王氏同死。禮部侍郎陳函輝。從以海航海已而相失。哭入雲峯山投水死。諸暨傅日炯。鄞縣趙景麟。浦江張君正。瑞安周欽。壽永嘉。鄒之琦等皆殉義死。潛夫

字元倩。錢塘人。岱字魯瞻。汝蓆字衡生。俱會稽人。函輝字木叔。臨海人。煌潛夫。函輝俱。賜諡忠節。岱。汝蓆俱。賜諡節愍。 大兵進克金華。督師大學

士朱大典閣門死。大典 時以海至石浦。定西侯張名振從之。至舟山。

守將黃斌卿不納。乃浮海至廈門。遂走南澳。方國安。方逢年。俱來降。尋以鐵丸書通國。搜得誅死。阮大鍼在方國安軍。亦僭

謝三賓。宋之晉等。赴江干降從。大兵攻仙霞關。僱仆石上死。士英。擁瑯。兵欲入閩。唐王。聿鍵。不許。會大兵剿湖賊。士英與吳。易。俱僉獲。斬之。專具。國史。而野乘。載。士英。遁。台州。山寺。為。僧。為。大兵搜獲。

尋得其與大鍼通。閩。疏。斬之。延平。城下。大鍼。方。遊。山。自。縊。石。死。仍。僞。屍。云。吳。易。字。日。生。吳。江。人。與。舉。人。孫兆奎。諸。生。沈。自。躬。自。炳。吳。福。之。等。聚。兵。長。蕩。唐。王。聿。鍵。授。為。兵。部。尚。書。督。王。以。海。封。為。長。興。伯。大。兵。至。

俱。被。獲。死。練。兵。程。槐。沈。蒞。職。方。主。事。倪。曼。倩。監。軍。道。朱。世。昌。通。判。馮。時。敏。評。事。馮。一。鸞。與。易。等。俱。死。時。太。湖中。阻。兵。者。甚。衆。有。鎮。南。伯。金。公。玉。安。撫。許。耕。奇。徐。明。道。參。將。李。世。忠。總。兵。王。元。震。史。宏。弼。田。希。成。毛。濟。字。同

知。吳。任。蘭。藩。鎮。汪。頌。德。參。謀。陸。美。初。副。將。施。子。昭。及。朱。大。定。曹。兵。沈。君。晦。等。俱。先。後。被。獲。死。兵。科。給。事。中。陳子。龍。方。遁。述。為。僧。督。王。以。海。投。以。兵。部。待。郎。銜。潛。謀。結。太。湖。兵。舉。事。事。露。被。獲。乘。間。赴。水。死。易。槐。茂。曼。倩

世。昌。時。敏。一。鸞。公。玉。耕。奇。明。道。世。忠。元。震。宏。弼。希。成。濟。字。任。蘭。碩。德。美。初。子。昭。俱。賜。諡。節。愍。子。龍。賜。諡。忠。密。 閩中大震。鄭芝龍假言海寇入

犯。須往備禦。拜疏即行。盡撤兵回安平鎮。守關將士皆隨之。仙霞嶺二



百里間遂空無一人

臣等謹案魯王竊據紹興方特錢塘為天險及大兵壓境天心助順江水斷流頃刻畢濟不數月浙國盡平與元吳至臨安江湖三日不至者神應尤異至張國維等授立監國擁戴旁支稱名本為不正乃以其抒忱救命亦得蒙恩錫歸同荷表章臣等編纂唐桂二王本末謹以魯王諸臣事實隨條附載俾天下後世咸知聖代褒忠之典甄錄無遺實為至公且溥云

秋七月我大清兵克衢州唐王聿鍵巡按金衢二府兼視學政御史

王景亮字武侯衢州知府伍經正安福人推官鄧巖忠江陵人皆不屈死魯王

以海所遣鎮將張鵬翼及伯吳凱總兵項鳴斯等亦死之江山知縣方

召宣城人集父老告之曰兵且至吾義不當去然不可以一人故致闔城

被誅若輩可迎附遂封其印冠帶自縊死景亮進正巖忠召凱鳴斯俱賜諡辜懲賜異賜諡烈愍初楊

文驄走處州唐王聿鍵以在鎮江時與之有舊拜為兵部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提督軍務令圖南京至是聞衢州告急命與誠意伯劉孔昭共

援衢大兵至文驄不能禦退走為追騎所獲與監紀職方主事孫臨

俱不降戮死臨字武公桐城人馬士英黨廷議不與臨以賜諡節愍文驄以

八月我大清兵克建甯鄭鴻逵駐關外聞兵至徒跣疾走三日而抵

浦城唐王聿鍵聞之削鴻逵爵王師至仙霞嶺關門無一守兵遂從

容過嶺長驅直入然大兵入閩者或由建或由汀或由福甯俱走山

谷間不必仙霞嶺也。唐王巡撫上游四府兼領關務鄭為虹。字天玉。江都人。呼還

浦城縱士民出走自守空城無何城破為虹與給事中黃大鵬。字文若。應陽人。並

死之。為虹故浦城知縣唐王聿鍵聞其廉召為御史部民相率乞留乃令御史巡關尋遣巡撫鄭芝龍部將奪民舟為梁為虹叱責之芝龍訴於聿鍵聿鍵為諭解乃已至是殉難又巡撫楊廷清李暄亦

俱為大鵬。大兵所獲死之為虹。賜諡忠烈。賜諡節愍。

唐王聿鍵奔汀州我大清兵克延平閩中自鄭芝龍去後羣情益離

沮。唐王聿鍵視朝命內侍出一篋示羣臣曰吾賴諸卿擁戴越在海隅布衣蔬食曉夜焦勞正是上為祖宗下為百姓惟恐負稱等立君之意昨關上主事搜得閩中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今具在此吾不欲

知其姓名令錦衣衛官對衆焚之稱等宜無負初終也。唐王聿鍵決計赴贛何騰蛟亦遣郝永忠。即郝搖旗改名。來迎

將至韶州會仙霞關敗問至聿鍵遂以八月二十一日自延平倉卒出

走留兵部侍郎曹履泰偕延平知府王士和居守猶載書十餘篋自隨

抵順昌聞追兵且至騎而奔數日方至汀州延平警報疊至士和召父

老曰吾雖一月郡守當與城存亡若等可速出毋使數萬生靈盡膏斧

鑕衆泣士和亦泣退入內署謂友人曰吾一介書生數月而忝二千石

安敢偷生其友人勸止正色曰君子愛人以德姑息何為從容正衣冠

閉戶投縲死。士和賜諡節愍。大兵遂克延平。

臣等謹案唐王自擅號福州不能城守鄭氏以致尋削日甚上下離心逮我王師深入閩南寸土無地可以潛踪乃當汀劍崎嶇覆亡不暇猶載書篋以自隨此與梁湘東王之焚書江陵稱文武道盡

者如出一轍  
尤可嘆鄙也

我 大清兵至汀州獲唐王聿鍵福建平 唐王聿鍵在汀洲 大兵奄

至從官奔散聿鍵與妃曾氏俱就執給事中熊緯聞難奔赴遇 大兵死之總兵官 都督僉事胡上琛奔還福州謂家人曰吾世臣不

可苟活為我采毒草來與妾劉氏共飲藥酒而死 熊緯字文江南 賜諡節愍 曾氏至九瀧投於水聿

鍵死於福州陽曲王盛渡西河王盛淦松滋 王演漢西城王通簡等俱死 故明總兵姜正希率兵二萬復來襲

汀州乘夜登城 大兵擊敗之斬萬餘級又破總兵師福於分水關入

崇安縣巡撫楊文忠見執死文忠 賜諡節愍 遂襲克福州唐王禮部尚書曹學

佺字能始 侯官人等並死之通政使馬思理自縊死太僕少卿王瑞樽避之山中有欲薦令出者乃拜辭家 廟從容入室自經死兵科給事中郭符甲戰敗身被數創死 馬思理長樂人

郭符甲晉江人俱 聖木永嘉人與曹學佺俱 賜諡節愍王瑞樽字 大軍駐福州分兵徇漳泉諸郡縣相繼

下閩地悉平鄭芝龍自安平奉表來降其子成功成功初名森唐王聿鍵 賜以國姓改名成功 不從

芝龍既入朝成功與鄭鴻逵鄭彩等各率所部叛入海

冬十月 我大清兵克贛州 故明總督萬元吉素有才蒞事精敏及失

吉安士不用命昏然坐城上對將吏不交一言隔河

大兵營徧麓元吉指為空營兵民從 大兵營中至者言軍勢甚盛輒叱

為間諜斬之贛州受圍既久諸道援兵稍集元吉部將汪起龍率師數千雲南援將 趙印選胡一青率師三千大學士蘇觀

生遣兵亦如之兩廣總督丁魁楚亦遣諸將欲戰元吉欲待水師至并力而中書舍

人袁從鶚一作來從鶚募砂兵三千吏部主事龔棻南昌人兵部主事黎遂球

水師帥羅明受海盜也桀驁難制棻遂球若慈母之奉驕子且今水涸

巨舟難進豈能如約不聽大兵聞水師將至即夜截諸江焚巨舟八

十死者無算明受遁還舟中火藥戎器盡失於是兩廣雲南軍皆不戰

而潰他營亦稍稍散去會聞汀州破人情益震懼守者亦疲甚

用嚮導夜登城鄉勇猶巷戰黎明兵大至城上發礮礮炸城遂破將

擁元吉出城元吉歎曰爲我謝贛人使闔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

遂赴水死楊廷麟走西城投水死按紅本作城上殺死郭維經入嵯峨寺自焚死姚

奇胤自縊於文廟楊文薦病困不能起執送南昌絕粒而死維經元吉

文薦俱賜諡忠節一時同殉者太常寺卿管湖西兵備僉事彭期生字觀我

而下凡數十人期生冠帶自縊死職方主事周胡不屈燻死龔棻王其欽黎遂球袁從鶚通判王明

書舍人劉孟鉤劉應試推官署府事吳國球監紀通判郭寧登臨江推官胡纘贛縣知縣林逢春皆不風就

乃就僇又通判涂君鼎副總兵馬觀鵬參將朱永盛兵部主事於斯昌訓導程必進中書龍嘉震湖東道姚

以其弟已降于大清疑之烈益奮勇疾關及見執其弟勸之降不聽願謂贛人曰今日方知我無二心也

生文推官吳世安亦俱不降死。周瑚大名人。王明汲金壇人。萬發祥吉安人。林琦閩縣人。曾嗣武寧都人。劉孟鈞劉應試俱安福人。胡纘桐城人。淦君鼎建昌人。馬觀鵬順德人。朱永盛汀州人。於斯昌黃岡人。程必愨松陽人。龍嘉震太和人。姚生文仁和人。吳世安歸安人。期生榮觀象必進嘉震生文世安俱。賜諡節愨其愨遂球從鵬明汲發祥琦昂霄嗣武謙亨孟鈞應試國球寧登纘達春烈君鼎觀鵬永盛斯昌俱。

賜諡  
烈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一十七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八

附明唐桂王本末

桂王一

〔丙〕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三年冬十一月故明兵部尙書

丁魁楚兵部侍郎瞿式耜等以桂王由榔明神宗孫桂王常瀛次子稱號于肇慶 初桂王

常瀛卒于梧州長子安仁王由棖襲封未幾病卒由榔當嗣爵會唐王

聿鍵敗死報至粵中故明總督尙書丁魁楚侍郎瞿式耜巡按御史王

化澄與舊臣呂大器李永茂晏日曙湯來賀董天閔朱治澗周鼎瀚方

以智朱容藩林佳鼎程源等議所立乃共推由榔桂太妃王氏曰諸君

何患于無君吾兒仁柔願更擇可者魁楚等請益堅遂以十月十四日

稱監國于肇慶以魁楚大器式耜並為大學士魁楚兼戎政尙書大器兼兵部尙書式耜兼吏部右侍郎永

茂請終制化澄以下進爵有差未幾聞 大兵已破贛州司禮太監王

坤即王肇基崇禎朝監餉宣府大作威福屢為言官所劾福王時奔南京福王敗復入閩唐王聿鍵棄不用又入粵事由榔命掌司禮監遂擅政事倉卒奉由榔奔梧

州式耜等力爭不得時大學士蘇觀生奉唐王聿鍵命募兵南安亦退

入廣州遣職方主事陳邦彥字令斌順德人奉表勸進甫入謁而觀生在廣州別

議立唐王聿鏐後事具邦彥不知也夜二鼓由榔召入舟中魁楚侍語以

廣州事邦彥請急還肇慶正大位以繫人心命南雄勅卒取韶制粵東十郡之七而委其三于唐王代我受敵從而承其敝由榔大悅魁楚式相等乃定議迎由榔復還肇慶十一月十八日遂稱尊號改年永歷以肇慶府署爲行宮

臣等謹案前代宦官之禍至明最烈始于王振而極于魏忠賢覆霜堅冰其漸已非一日桂王當大履既傾親見宗邦淪喪由于閣寺橫行尤宜疾首痛心乃甫稱尊號而卽令王坤進掌司禮監干政擅權倉卒奔梧州以致衆志乖離馴召劉承倫之亂及坤被逐而龐天壽等先後用事諸臣依附朋黨交爭迄入穎而未已在桂王閭突受制奄豎固無足怪獨是極徒洗毒相仍既已覆明宗社卽此咕危餘燼而堅持故局雖國亡而淇饋未燬禍敗所鍾遂與明一代相爲終始其亦可爲歎息痛懷者矣

故明大學士蘇觀生等以唐王聿錡稱號于廣州丁魁楚等之將立桂

王由榔也蘇觀生欲與共事魁楚素輕之且欲專定策功慮其以舊相居己上拒不與議呂大器亦以其非兩榜叱辱之觀生愠甚適唐王聿錡弟聿鏞嗣爲唐王者與大學士何吾騶自閩浮海至南海關捷先番禺梁朝鍾首倡兄終弟及議觀生遂與吾騶及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曾道唯總兵林察等擁立聿鏞改年紹武就都司署爲行宮

封觀生建明倫

掌兵部事進拜驍等秩擢捷先吏部尙書旋與元鏡應華道唯並拜東閣大學士分掌諸部招海上鄭石馮徐四姓盜授總兵等官

與肇慶相拒時倉猝舉事治宮室服御鹵簿通國奔走夜中如晝不旬

日除官數千冠服皆假之優伶市人傳以爲笑

桂王由榔遣兵攻唐王聿錡不克順德桂王由榔遣給事中彭燿主事

陳嘉謨齎敕往諭唐王聿錡至廣州以諸王禮見備陳宗支倫序及監

國先後語甚切至因歷詆蘇觀生諸人觀生怒執燿殺之嘉謨亦不風死賜

監節 卽日發兵攻肇慶以番禺人陳際泰督師由榔遣兵部右侍郎林

佳鼎帥兵赴三水佳鼎故粵中監司與林察同姓相善察使羣盜詐降

佳鼎信之乘勝追至三山口亂作全師皆覆佳鼎同僉事夏四敷赴水

死佳鼎四敷俱賜監節愍時肇慶大震瞿式耜視師峽口以王化澄代佳鼎督師呂

大器辭官入蜀遂以化澄爲尙書起李永茂爲大學士未幾亦罷

臣等謹案桂王竄迹嶺南據手掌之地勢尤危竄肆蹕本唐王親弟誼出本支乃當望風瓦解之時爲同室操戈之舉而爲之臣者方各挾其主以爲奇貨爭城奪地攻戰逾時此與燕雀處堂何異至彭燿

陳嘉謨等銜命出使抗詞被殺雖律以大義與疆場致命者有殊乃猶念其臨難捐軀不失臣節竟得一例邀恩賜監褒錫仁至義盡史冊以來實所未聞也

十二月我大清兵克廣州獲唐王聿錡廣東平蘇觀生既敗肇慶兵

意自得務粉飾爲太平事而委任關捷先及梁朝鍾捷先小有才便筆

札朝鍾善談論浹旬三遷至祭酒有楊明競潮州者好爲大言詭稱精

兵滿惠潮間可十萬卽特授惠潮巡撫又有梁鑿者妄人也觀生才之

即此悉代通盜軍竟

用爲吏科都給事中與明競大納賄賂日薦用數十人觀生本乏猷略兼總內外任益昏瞶招海盜資捍禦其衆白日殺人懸肺腸于貴官之門以示威城內外大擾時大兵由福建趨潮州惠州俱下之長吏皆

降附卽用其印移牒廣州報無警觀生信之是月十五日聿鏗視學百僚咸集或報大兵已偪觀生叱之曰潮州昨尙有報安得遽至此妄

言惑衆如是者三 大兵已自東門入觀生始召兵搏戰兵精者皆西

出倉猝不能集觀生乃自縊死觀生走梁案所問計鑿曰死爾復何言觀生入東房入西房各拒戶自縊觀生慮其詐稍留聽之遂放扼其吭氣涌有聲且

推几仆地久之凝然觀生信爲死遂自縊明日鑿獻其屍出降 朝鍾及太僕寺卿霍子衡南海行人梁萬爵字天若番禺人

新城知縣廖翰標龍門等皆死之朝鍾聞變赴池爲鄰人救出自到死子衡召三子訓以死節朝服北向拜又易緋袍拜家廟先赴井死妾莫氏

從之子廉關廉蓋廉芷及其妻各繼之有小婢見之亦赴井死萬爵赴水賜諡烈愍 聿鏗方事閱射急易

服踰垣匿王應華家俄縫城走爲追騎所獲饋之食不受曰我若飲汝

一勺水何以見先人地下投纆而絕周益遠等二十四王俱死 何吾騶及應華等悉降

桂王由榔奔梧州由榔司禮太監王坤用事銓政軍務任意顛倒數以

內批授官由榔諸臣爭之不聽給事中劉鼎疏劾坤幾得罪瞿式耜力

救乃免及是聞廣州已破肇慶大震式耜請駐峽口坤不從以朱治憫

爲兩廣總督守肇慶趣由榔出走以二十二日乘輕舟上西峽遂奔梧州我大清兵至順慶流賊張獻忠伏誅其黨孫可望李定國白文選等潰走川南獻忠據成都遣僞將軍分屠各府州縣川中民盡乃謀

窺西安盡焚成都宮殿廬舍夷其城率衆出川北又欲盡殺川兵僞將劉進忠故統川兵聞之率一軍逃會大兵至漢中進忠來奔乞爲鄉

導至鹽亭界大霧獻忠曉行猝遇大兵於鳳凰坡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於是大兵擒獻忠出斬之降及敗死者二三十萬其黨僞平東

將軍孫可望僞安西將軍李定國僞撫南將軍劉文秀僞定北將軍艾能奇僞都督白文選馮雙禮等俱潰走川南時故明川中諸將競擁兵

自固督師大學士王應熊及王祥在遵義巡撫馬乾副將曾英在重慶監軍副使范文光及曹助在洪雅監軍僉事詹天顏在松茂譚宏譚詣在夔萬兵部侍郎總督川陝軍務樊一衛在納溪居中調度與應熊會瀘州尅期並進王祥葉江人重慶曾英兵最強可望等率殘卒驟至馬乾吳縣人范文光內江人詹天顏龍巖人

英出不意戰敗死于江英諡節愍賜賊遂陷綦江督師大學士王應熊退走永寧山中尋病卒於畢節衛踰月賊陷遵義入貴州境大兵追至重慶故明巡

撫馬乾敗死乾諡忠節賜遂入遵義以餉乏旋師王祥等因復取保寧二郡故明總督侍郎樊一衛再駐江上爲復窺全蜀計乃列上善後事宜加

諸將功狀於桂王由榔。由榔拜一衛戶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太傅。祥等進爵有差。

臣等謹案孫可望李定國等本張獻忠義子自王師定蜀即南走滇中旋附桂王受其爵號從前明史各傳牽連附載未為區別臣等恭輯唐桂二王本末仰荷聖明指示以可望定國等身為賊

黨其所稱平東安西等號皆獻忠偽授自應重加貶絕書賊書偽以正其罪至二王及其臣子荷蒙聖慈裁度未可遽從僭偽之例故君則正其稱號臣則目以原官尺寸權衡具存書法深仁

大度等量兩儀彼指瑯琊為僭晉斥梁益為偽朝者豈足語於建中之極則乎

〔訂〕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四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克肇

慶桂王由榔奔桂林 由榔既西走瞿式耜兼道趨赴由榔已越梧州而

西 大兵自廣州向肇慶總督朱治澗棄城去由榔走平樂 大兵入

肇慶遣別將徇高雷二府進取梧州巡撫曹華迎降由榔欲走依何騰

蛟于湖廣丁魁楚王化澄皆棄由榔去化澄走潯州魁楚走岑溪輜重多軸輻相連屬為大將李成棟追獲魁楚遂降成棟與有隙錄

其家數百人殺之魁楚乞一子成棟笑曰汝身且莫保尙求活人邪并殺之 惟式耜及吳炳宜興人時為由榔兵部侍郎 吳貞毓字元聲宜興人時為

由榔戶部尚書等從乃由平樂抵桂林湖南副使陳象明以徵餉在廣西聞廣西東地盡失徵調土兵與陳邦傳連營東至梧州榕樹潭遇大兵戰敗死之陳

象明字麗南東莞人賜諡烈愍 以吳炳方以智為大學士同式耜入閣辦事以智不至 遣使勞

何騰蛟趣其兵入衛徵四川文安之華陵人 雲南王錫哀味豐人 入閣錫哀以道

阻不能達安之亦不至 以周堪賡郭都賢劉遠生等為六卿丁時魁金堡等為給事



中馬吉翔掌錦衣衛吉翔本京師游惰黃綠為香山參將丁魁楚令獻捷于唐王聿鍵聿鍵喜其應對敏捷擢為錦衣衛使至是以使忠貞營復命益以柔媚得由椰意

令掌綸綸房事同 票擬遂大用事

二月我大清兵克平樂桂王由榔奔全州以其大學士瞿式耜留守桂

林大兵襲平樂克之潯州相繼破由榔大恐會武岡鎮將劉承胤以兵

至全州王坤請赴之瞿式耜極陳桂林形勢請由榔堅守略言留粵則粵在去粵則粵危

我進一步人亦能進一步我去速一日人來亦能速一日去而不守則拱手送矣由榔不聽自請留守許之進文淵閣大學

士兼吏兵二部尙書賜劍便宜從事以麾下焦璉為總兵初由榔為張獻忠所執璉率衆攀城

上破械出之由榔病不能行璉負之以行由榔以此德璉用破靖江王功命為參將至是進總兵封陳邦傳為思恩侯守昭平由榔遂

### 走全州

四川賊孫可望李定國等率衆入貴州孫可望等率衆入黔故明布政

使張耀字融我三人急言於巡撫米壽圖宛平人請發兵民守禦壽圖以衆寡不

敵難之俄賊衆突至貴陽耀率家丁乘城拒擊興寧知縣吳子騏字九選

戶部主事劉瑄同知楊元瀛等亦以鄉兵扼賊賊來益衆子騏等戰敗

被執死城遂陷賊執耀說之降耀大罵不屈遂與家屬十三人同見殺

壽圖出奔沅州可望等陷安平僉事曾益拒守力屈死陷平壩衛戶部郎中譚先哲寧前兵備參議石擊和俱闔門殉難犯定番州鄉官顧人龍率士民拒守殺賊甚衆城破大罵

而死。張壇賜諡忠烈。吳子賦。譚先哲。賜諡烈愍。劉瑄。賜祀忠義祠。  
楊元瀛。曾益。石擊。和俱。賜諡節愍。顧人龍。

三月我大清兵攻桂林。由榔既出奔。桂林危甚。其總督侍郎朱盛濃

走靈川。巡按御史辜延泰走融縣。布政使朱盛瀾副使楊垂雲。桂林知府王惠卿以下皆遁。惟瞿式耜與通判鄭國藩。縣丞李世榮。及都司林應昌。李當瑞。沈煌在焉。由榔令兵部右侍郎丁元華代盛濃。御史魯可藻代延泰。未赴。而大兵已薄桂林。以騎數十直入文昌門。登城樓。瞰式耜公署。式耜卽令焦璉拒戰甚力。而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積兩城壞。吏士無人色。式耜督城守自如。故人無叛志。授兵索餉而譁。式耜括庫不足。妻邵捐簪珥佐之。既而劉承胤所遣援桂林兵五千人。在城與璉兵主客不和。擊傷璉。大掠城中而去。璉兵亦出城赴黃沙鎮。城幾破者數矣。會大兵東還。桂林始獲全。

四川賊孫可望。李定國等率衆入雲南。先是雲南土官沙定洲。王弄山長官司沙源

之子作亂。逐故明黔國公沐天波。黔寧王沐英裔孫。以總兵官世鎮雲南。盤踞會城。傳檄州縣。全滇

震動。天波走楚雄。巡撫吳兆元不能制。許爲奏請鎮滇。定洲遂西追天波。分巡金滄副使楊畏知。寶雞人說天波走永昌而已。以楚雄當定洲。定

洲至。畏知給與結盟。而乘間清野繕堞。徵鄰境援兵。姚安景東俱響應。

定洲聞之。不敢至。永昌還攻楚雄。不能下。畏知伺賊懈。輒出擊。殺傷甚

多。定洲築長圍困之。迄不能下。至是孫可望等聞滇亂。兼程趨滇。稱黔

國焦夫人弟來復仇。定洲之亂。天波母妻皆走城北。自焚死。故可望復仇為名。民久困沙兵。喜其來。迎之。定

洲解楚雄圍去。禦於草泥關。大敗。遺歸阿迷。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

之。巡按雲南御史羅國瓚。方按部曲靖。與知府焦潤生俱被執。可望欲降之。國瓚不屈。搆至昆明。自焚死。潤生亦不屈死。都司經歷徐道興。方署師宗州事。集士民固守。及賊入。署道興大罵賊。令出迎其將道

與鄭酒孟擊之。罵不絕口。遂被殺。羅國瓚嘉定州人。焦潤生上元人。修撰。故賊遂由陸涼宜良。子徐公興。唯州人。國瓚賜諡忠烈。潤生賜諡節愍。道興賜諡烈愍。

入雲南城。右僉都御史朱壽琳。以桂王由榔命募兵雲南。可望至壽琳。知不免。張應蓋往見之行三揖。禮曰。將軍不殺不掠之恩。可望誘之降。不從。繫他所。使人誘以官。亦不從。從容題詩於壁。

或以詩報可望。遂遇害。壽琳魯府宗室家兗州。賜諡節愍。分遣李定國。徇迤東諸府。而自與劉文秀等率兵

西出。畏知禦於啓明橋。兵敗。投水不死。踞而罵。可望下馬慰之。曰。聞公

名久。吾為討賊來。公能共事。相與匡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視之。

曰。給我爾。可望曰。不信。當折矢誓。畏知因要以三事。不用獻忠偽號。不

殺百姓。不擄婦女。可望皆許諾。乃與至楚雄。略定大理諸郡。使文秀至

永昌。迎天波歸。時永昌推官王運開攝監司事。通判劉廷標攝府事。方發兵守瀾滄。而天波已降。可望諭兩人以印往。兩人堅不予。永昌士民聞賊所至。屠戮泣請納款。紆禍。兩人慰遣

之。既去。兩人相謂曰。衆情如此。吾輩惟一死自靖爾。是夕運開先自經。廷標聞之曰。我老當先死。王公乃先我邪。遂沐浴賦詩三章。亦自經。可望等重兩人死節。求其後。或以運開弟運閣對。即聘之行。至潞江。謂其義

曰吾兄弟可異趣邪吾死若收吾骨與兄合葬遂躍入江死賜記忠義祠而定國之徇臨安者

與定洲部目李阿楚力戰破其城殺城中官民七萬八千餘人盡掠子

女而回所過無不屠滅姚安州知州何思舉人席上珍不屈死舉人金世鼎自殺督寧陷

殉難呈貢陷知縣夏祖訓死之富民陷貢生李開方率妻子同死其友諸生王朝賀掩埋訖即自經在籍知

縣陳昌裔不受偽職為賊杖死兵科給事中廖履亨楚雄舉人杜天禎亦先後死之冷陽春石阡人夏祖

訓嘉興人何思夏祖訓陳昌裔廖履亨俱賜記忠義祠於是迤西八府以畏知在軍得

保全而迤東之殺與獻忠同慘可望遂據雲南後二年可望復遣定國攻定洲既至會定洲土目楊嘉者方迎定洲

我 大清兵克長沙 始唐王聿鍵既死故明總督何騰蛟在湘陰厲兵

保境如平時桂王由榔進騰蛟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至是平南

大將軍恭順王孔有德等帥師下湖南桂王總兵王進才故守益陽聞

之退保長沙與狼兵將覃遇春鬪揚言乏餉大掠而去并及湘陰大

兵進偪長沙進才走湖北騰蛟不能守單騎走衡州湖南巡撫章曠亦

走寶慶 大兵遂克長沙湘陰先是劉承胤受騰蛟節制騰蛟以藤溪之捷請加承胤忠

胤遂奏解騰蛟兵柄召之入朝先壁奏劾承胤專擅騰蛟反和解之會聞先壁提兵至寶慶承胤懼又請命騰蛟督諸鎮兵駐衡州

夏四月桂王由榔為其將劉承胤劫遷於武岡州 由榔之至全州也劉

承胤迎奉頗如禮。既而跋扈不可制。遂司禮監王坤於永州。矯由榔命。晉己爵爲安國公。總督戎政。賜尙方劍。封其弟承永武岡伯。錦衣指揮馬吉翔文安伯。郭承昊太和伯。嚴雲從清江伯。御史毛壽登爭之。吉翔怒。激承胤脅由榔。杖壽登及劉湘客吳德藻萬六吉於牙門外。承胤又力爲申救得免。皆奪職。六部九卿科道頌承胤功德者。章無虛日。至是聞大兵將至。承胤揚言瞿式耜已通降款。偪由榔卽日發全州。移居武岡。改曰奉天府。張先璧欲與承胤爲難。伏兵邀於路。由榔甫渡河。浮橋斷。獲免。先璧遂大掠新寧。承胤請敕諭解。久之始去。自是由榔政事皆決於承胤矣。

桂王由榔遣兵犯荊州。敗走。由榔令李赤心等攻荊州月餘。大兵來援。赤心等大敗。步走入蜀。數日不得食。乃散入施州衛。聲言就食湖南。劉承胤懼爲赤心所併。計非堵胤錫不能禦。乃加胤錫東閣大學士。封光化伯。賜劍便宜行事。胤錫疏請得給空敕。鑄印頒賜秦中舉兵者。時頗議其專。

桂王由榔兵科給事中陳邦彥以兵犯廣州。敗走。初邦彥見桂王由榔

於肇慶擢兵科給事中遣齋敕還諭蘇觀生邦彥聞使臣彭燿被殺遂變姓名入高明山中及大兵已定廣州列城悉下邦彥乃潛謀起兵

有余龍者本萬元吉所募兵未行而贛州失龍等千餘人無所歸聚甘

竹灘為盜他潰卒多附至二萬餘人桂王總督朱治澗招降之未幾謀

歸而唐王所置廣西巡撫張家玉字元子東莞人亦與舉人韓如璜結鄉兵陷東

莞城籍前尚書李覺斯等費以犒士奉表桂王由榔由榔進家玉兵部

尚書尋為大兵擊敗如璜戰死家玉走西鄉家玉祖母陳母黎妹石寶俱赴水死妻彭被執不屈死邦

彥見粵西危急說龍乘閒圍廣州而已發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與龍

會且移家玉書曰桂林累卵但得牽制毋西潯平間可完葺是我致力

於此而收功於彼也家玉以為然邦彥遂與龍聯兵犯廣州圍其城龍

卒故無紀律大兵自桂林還救揚言取甘竹灘龍等顧其家輒退邦

彥亦卻歸大兵以廣州之圍謀出邦彥求其家機妾何氏及二子厚遇之為書招邦彥邦彥判書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為忠臣義不顧妻子既乃遣門人馬

應芳會龍軍陷順德無何大兵至龍戰敗應芳被執赴水死龍再戰

黃連江亦敗歿大兵攻家玉於新安時西鄉大豪陳文豹率家玉陷新安與東莞大兵至家玉敗走饒岡文豹等皆死李覺斯

怨家玉其發其先壘毀其家廟盡滅家玉族市井為墟家玉過故里號哭而去道得衆數千復陷龍門博羅連平長寧歸善諸州縣還屯博羅邦彥乃棄高明收餘衆

徇下江門據之

五月我大清兵克衡州。故明總兵盧鼎方從何騰蛟駐衡州。而張先

璧兵突至大掠。鼎不能抗。走永州。先璧遂挾騰蛟走祁陽。又間道走辰

州。騰蛟脫還。走永州。甫至。鼎部將復大掠。鼎走道州。騰蛟與督餉侍郎

嚴起恆浙江山陰人走白牙市。大兵遂克衡州。初騰蛟建十三鎮以衛長沙。

黃朝宣張先璧劉承膺李赤心郝永忠袁宗第王進才董英馬進英馬士秀曹志建王九成盧鼎皆開鎮湖南北。故時稱十三鎮。大抵李自成餘黨及左良玉舊將也。至是皆自為盜

賊。衡州守將黃朝宣來降。大兵數其罪支解之。遠近大快。尋進克永

州。以一知府守之。故明副將周金湯莆田人知城內虛。夜鼓譟而登。知府

出走。金湯復陷永州。

魯王以海遣兵犯崇明。以海既航海走南澳。復走長垣。以熊汝霖為大

學士。封鄭彩建國公。鄭遵謙義興侯。張名振定西侯。阮進蕩湖伯。遣兵

犯海口鎮東。據之。連陷海澄漳浦諸縣。王師旋復漳浦。以海所置知縣

洪有文死之。至是遣其總督水師兵部右侍郎沈廷揚字季明崇明人率舟師北

窺崇明。抵福山。次鹿苑。夜分。颶風大作。舟膠於沙。為大兵所執。諭之

降。不從。僂死。洪有文沈廷揚賜諡節愍。



六月桂王由榔召其督師大學士何騰蛟入武岡尋遣還。騰蛟在白牙

由榔密遣中使告以劉承胤專恣罪令入武岡除之。騰蛟乃以兵事屬

章曠而走謁由榔於武岡。由榔及其太妃皆召見承胤由小校以騰蛟

薦至大將稱門生已漸倨。騰蛟在長沙徵其兵承胤大怒言先調黃朝

宣張先璧軍皆章曠親行今乃折箠使我遂馳至黎平執騰蛟子索餉

數萬子走訴騰蛟。騰蛟遣曠行承胤乃至。騰蛟爲請於由榔得封伯且

與爲姻承胤益驕至是忌騰蛟出己上欲奪其權請用爲戶部尙書專

領餉務由榔不許。由榔召騰蛟圖承胤。騰蛟固無如承胤何也。騰蛟無

兵由榔命以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兵隸之及辭還賜銀幣命羣臣

郊餞承胤伏千騎襲騰蛟印選卒力戰盡殲之。騰蛟乃還駐白牙。

見諸大將擁兵聞警輒走抑鬱而卒

臣等謹按明季督撫姑息將校結爲師生互相黨庇以致軍法玩愒劉承胤因何騰蛟薦亦稱門生其後跋扈反噬而騰蛟竟不能制蓋積弊相沿雖騰蛟之忠靈有所不免終至召侮長奸亦可知錮習之

入人者深也

秋七月桂王由榔遣兵陷平樂梧州諸郡。由榔大學士瞿式耜遣總兵

焦璉連取陽朔及平樂陳邦傳由賓州取潯合兵陷梧州於是廣西全

省地復爲由榔所據。由榔封式耜臨桂伯。璉新興伯。式耜請由榔返全州。又請還桂林皆不許。

魯王以海以兵犯福州。敗走。以海遣兵犯漳州。復率鄭彩阮進等犯福州。敗還。旋襲據連江。進陷長樂永福羅原甯德諸縣。

八月我大清兵克武岡。桂王由榔奔柳州。時大兵克常德寶慶直

趨武岡城外。馬吉翔挾由榔倉猝走靖州。命其大學士吳炳分道護由

榔世子走城步。吏部主事侯偉時公安人從之。既至城已爲大兵所破。

遂就執。炳于衡州不食自盡於湘山寺偉時亦死劉承胤以武岡降。參將謝復榮

戰死。兵部尚書傅作霖冠帶坐堂上。承胤力勸之降。不從。僂死。作霖妾鄭有殊色就

執驅之過橋躍入水中死復榮由榔遂自靖州奔柳州。道出古泥。總兵侯性。太

監龐天壽。率舟師迎由榔。會大雨。眷屬內豎狼籍泥淖中。飢餓無人色。

性供張儲侍皆備。由榔喜。封性商邱伯。以天壽掌司禮監。時從官皆不

至。隨行者惟馬吉翔。各部諸司事皆吉翔一人掌之。由榔進吉翔爵爲

侯。

桂王由榔。東閣大學士陳子壯。以兵犯廣州。敗死。子壯家居九江村。桂

王由榔稱號授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總督廣東福建江西湖廣

軍務會 大兵入廣東子壯止不行及張家玉陳邦彥與新會王興潮

陽賴其肖等先後舉兵子壯亦以是月聚兵九江村兵多蠻戶番鬼善

戰乃與邦彥約共攻廣州結故指揮使楊可觀爲內應子壯先至駐五

羊驛事洩可觀等死將引退邦彥軍亦至謀伏兵禺珠洲側伺 大兵

還救會城而縱火以焚舟子壯如其計果焚舟數十 大兵引而西邦

彥尾之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旗幟疑皆 大兵也陳動 大兵順風追

擊遂大潰子壯走還九江村長子上庸陳歿邦彥奔三水會故御史麥

而炫字章開高明人陷高明迎子壯以故主事朱寶蓮字子潔南海人攝縣事而清遠

指揮白常燦亦以城迎邦彥與諸生朱學熙嬰城固守邦彥自起兵日

一食夜則坐而假寐與其下同勞苦故軍最强嘗分兵救諸營之敗者

至是精銳盡喪外無援軍越數日城破常燦死邦彥率數十人巷戰肩

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見學熙縊拜哭之旋就執饋之食不食繫獄五

日就僂死高明亦破寶蓮戰死子壯而炫俱執至廣州不降磔死時張家玉

走龍門復募兵萬餘入分爲龍虎犀象四營攻埗增城 大兵步騎萬餘進擊家玉三分其兵角相攻倚深溪高崖自固大戰十日力竭而敗被圍數重諸將請潰圍出家玉歎曰矢盡噉嚙欲戰無具將傷卒

諭予

數次或無人為用徘徊不決以頭血飛敵入手哉因徧拜諸將自投野塘中以死陳子壯賜諡忠節  
陳邦彥賜諡忠烈麥而炫朱實蓮白常樸俱賜諡烈愍張家玉以甲申出謁闖賊初節有虧廷議不

我大清兵克永州時大兵盡定湖南地何騰蛟趙印選胡一青奔  
還桂林嚴起恆劉湘客等亦至城中止焦璉軍騰蛟率諸將助守而南  
安侯郝永忠忽擁衆萬餘至與璉兵欲鬪會宜章伯盧鼎兵亦至騰蛟  
爲調劑桂林以安乃與瞿式耜議遣璉永忠鼎印選一青分扼興安靈  
川永甯義甯諸州縣使各自爲守

九月桂王由榔奔象州初狼兵將覃遇春率衆淫掠瞿式耜召至桂林  
斬之由榔之走柳州也遇春妻子迎訴由榔復以其子鳴珂爲總兵領  
父部曲至是鳴珂聲言復仇與柳州守道龍文明相攻殺文明走鳴珂  
大掠城中矢及由榔舟由榔南走象州

冬十月魯王以海遣兵陷福甯州唐王聿鍵舊將涂登華守福甯以海  
遣其大學士劉中藻攻之登華欲降疑未決曰海上豈有天子舟中豈  
有國公錢肅樂致書曰將軍獨不聞南宋之末二帝並在海上張陸並  
在舟中乎登華遂以城附於以海以海復遣其兵部右侍郎林汝翥

大字

歲福清人

文選員外郎林塗

字子野汝霽同邑人

以鄉兵犯福清戰敗塗歿于陳汝翥就

執諭降不從繫之吞金屑而死

汝翥賜諡忠節賜諡烈愍

臣等謹按魯王竄身海外以視唐桂二王之在閩演流離更甚其臣如林汝翥林塗等烏合道逃旋沒行陣亦非盟式粗等可比乃易名鉅典並荷褒錄曠蕩隆施實從古所未有也

我 大清兵克黎平 故明總兵曠本武昌諸生為劉承胤偏裨何騰

蛟令管黎平參將事及承胤降令降將陳友龍招曠曠不從已而城破

曠死之友龍遂盡劫騰蛟眷屬以去

曠烈愍賜諡烈愍

十一月我 大清兵克沅州 故明貴州巡撫米壽圖死之

壽圖賜諡忠節

偏沅

巡撫傅上瑞出降諭年與劉承胤並誅死

我 大清兵攻全州 大兵既定湖南進攻全州灌陽何騰蛟率焦璉郝

永忠盧鼎趙印選胡一青等五將合力守拒大戰全州城下會 大兵

解圍去桂王由榔以為騰蛟等功加騰蛟太師與焦璉並進爵為侯封

趙印選新甯伯胡一青興甯伯

我 大清兵克梧州 故明總兵陳邦傳在梧州遣舟師犯肇慶遇 大

兵游騎輒驚潰 大兵泝流追擊徑上梧州邦傳不知所為急遁還潯

州 大兵遂入梧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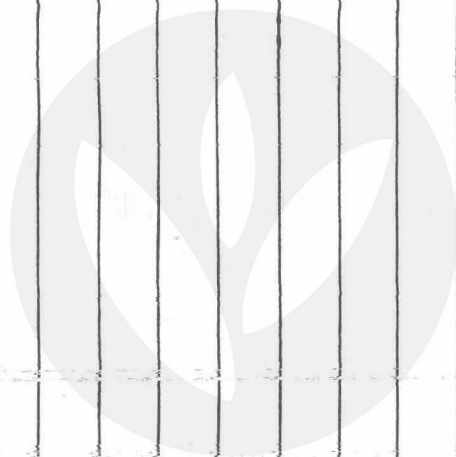
十二月桂王由榔還桂林。由榔在象州聞梧州復破欲走南寧瞿式耜等力爭乃以是月初五日還桂林以嚴起恆爲大學士與式耜王化澄同入直何騰蛟仍出督師。

我大清兵克全州。郝永忠駐全州有言陳邦傅將襲其輜重之在會城者永忠卽撤兵馳還桂林盧鼎從之焦璉不知其故亦倉皇走平樂人情危駭守全諸將議遣使請降監軍御史周震力爭不可衆怒曳出斬之。

震忠節賜

全州鎮道遂舉城來附。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八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九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桂王二

〔子〕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五年春正月總兵金聲桓叛以

江西附于桂王由榔

聲桓本左良玉部將

王師南征聲桓自九江率

衆歸附令與降將王體忠合營規取江右聲桓計殺體忠以其黨王得

仁代之得仁亦闖部裨將所稱王雜毛者也江西既平授聲桓總兵恃

衆驕恣江西撫按每裁制之聲桓得仁心怏怏嘗遣其客雷德復通款

于桂王由榔以聲桓妻子在京師未敢發會有以兩人陰事告巡按御

史董學成者聲桓得仁懼適其孥亦自京師至反謀遂決以是月二十

五日閉城門部勒全營圍學成官署殺之并及副使成大業執巡撫章

于天于江中迎故明在籍大學士姜曰廣入城以資號召遣人奉表由

榔由榔封聲桓昌國公得仁新喻侯得仁統兵陷九江揚言將窺江甯

或說聲桓曰贛州居省上流文武督在焉宜先攻贛不然且伺我後聲

桓從之立召得仁還與并力犯贛以宋奎光守南昌賊圍贛州大兵

守禦甚固久之不能拔聲桓乃令得仁往綴章貢上下而引兵踰嶺犯

雄詔

故明朱容藩僭稱監國于夔州尋敗死。時四川地尙附于桂王由榔。容藩本明宗室。奉由榔命爲總制。而李乾德楊喬然江爾文又先後以巡撫至。各自署置。官多于民。諸將亦皆擁兵自雄。由榔總督尙書樊一蘅令不行。惟保敘州一郡。會廣西危迫。川中相傳由榔已死。容藩遂僞稱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帥。建行臺于夔州。稱制封拜。御史錢邦芑傳檄討之。堵胤錫以湖南地失無所歸。由貴州走蜀。見容藩責以大義。曉譬利害。其黨頗散。由榔命其大學士呂大器代王應熊督師四川。大器至涪州。過將軍李占春營。具言由榔無恙。容藩乘機僭竊。當得罪。占春以爲然。李乾德亦檄諸鎮致討。容藩窘。乃北依譚詣兄弟。以兵攻石碓土司。占春援之。容藩兵敗。走死雲陽。

魯王以海道居琅琦島。時以海竄居海島。鄭彩專柄。與其大學士熊汝霖有隙。遣兵潛害之。并害汝霖幼子。又殺其義興侯鄭遵謙。皆投屍海中。汝霖。中。汝霖。遊談。賜諡忠節。賜諡節愍。以海以錢肅樂爲大學士。

二月我大清兵至靈川。桂王由榔奔南甯。郝永忠在桂。以不得鈔掠。

惡城外團練兵盡破水東十八村殺戮無算與瞿式耜構難式耜力調劑永忠乃移駐興安至是大兵前驅至靈川永忠戰敗奔入桂林請由榔卽夕西走式耜力持不可言督師警報未至無大恐若播遷不已國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所依不聽由榔左右皆請速駕式耜又言俟督師還背城借一勝敗未可知若以走爲策則何地不危反覆數百言由榔曰卿不過欲予死社稷爾式耜爲泣下沾衣嚴起恆曰明日當議之迨夜半由榔已行甫出城永忠卽大掠捶殺太常卿黃太元式耜家亦被掠家人矯何騰蛟令籥乃得釋日中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亦大掠城內外如洗永忠走柳州印選等走永甯明日式耜息城中餘燼安撫遠近焦璉及諸鎮周金湯熊兆佐胡一青等各率所部至騰蛟亦自永福至民心粗定由榔自象州走南甯

天麟請親率土兵略江右不聽天麟乃趨  
謁由榔於南甯天麟字游初鳳山人

放少倫事宋天麟寓居安  
平土州由榔召爲大學士

三月我大清兵攻桂林大兵偵知桂林兵變乘虛進襲直抵北門何

騰蛟督焦璉胡一青等分三門力戰拒守大兵乃還駐全州城獲全

時桂王由榔在南甯瞿式耜遣使慰由榔及太妃起居由榔始知式耜

無恙爲之泣下。

我大清兵克興化。遂盡復魯王以海所陷諸州縣。魯王以海自航海

後。數遣兵擾閩境。先後攻陷三府一州二十七縣。軍勢頗盛。至是王

師進討。克興化城。以海大學士朱繼祚及參政湯芬字方侯嘉善人給事中林崱

字小眉知縣都廷諫杭州人等並死之。繼祚賜諡忠節。芬賜諡節愍。賜諡忠節。遂連克永福

長樂建甯諸郡縣。永福破邑人給事中鄭正畿御史林逢經俱投水死。長樂破邑人御史王恩及

賜諡節愍。祈賜諡烈愍。凡以海所據地一時盡復。以海不敢更犯閩。乃謀窺浙東。

時沈宸荃棄家從以海于海外。以海擄爲大學士。錢肅樂在舟中。以鄭彩專恣憂憤。嘔血。聞連打破以頭觸牀而死。故相葉向高曾孫進嚴葬之。福清黃壁山中肅樂。賜諡忠節。

夏四月。提督李成棟叛。以廣東附于桂王由榔。成棟本高傑部將。以徐

州總兵來降。從王師平粵。用爲提督。成棟不樂受總督。佟養甲節制。

常懷異謀。及是金聲桓誘之同反。計益決。是月十一日黎明。成棟令其

兵集教場。聲言索餉。欲爲變。成棟請養甲出城撫輯。養甲至。衆兵呼噪。

劫之以叛。遂傳檄各屬。遣使附于由榔。廣西巡撫耿獻忠聞之。亦舉梧

州叛降。由榔封成棟惠國公。養甲。襄平伯。以獻忠爲兵部尙書。初破廉州。

推官張孝起謀以兵拒。獲不厭。羈中。至是。脫歸。由榔以爲吏科給事中。張孝。吳江人。

五月桂王由榔遣兵陷全州。時金聲桓李成棟相繼叛。大兵在湖南

者姑退。何騰蛟乘間復陷全州。遣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鼎、新興侯焦璉、新甯侯趙印選等進攻永州。

我大清兵圍南昌。時征南大將軍都統譚泰等帥師討金聲桓。連克

九江、南康、饒州諸府。進薄南昌。而令別將搜麥源、青嵐諸道。薄西山。未

下營。血刃已數百里。大兵遂圍南昌。聲桓兄成功密約來降。宋奎光

諜知殺之。大兵攻得勝門。城壞數處。奎光囊土塞之。得不破。報至贛。

聲桓等大懼。撤兵急回。贛人掩擊。亡其大半。至南昌中伏。大敗于七里

街。遂盡撤城外屯兵入城。堅壁不出。其部將請戰不聽。遣所署江西巡

按吳尊周乞師于桂王。由榔尊周盡匿敗狀。但盛誇其強。由榔喜。以尊

周爲總督。大兵見聲桓終無出兵意。乃用鎖圍法。東自王家渡屬灌

城西。自雞籠山屬生米渡。掘濠載版起土城。自是內外耗絕。王得仁自軍敗後不復親督陣

方委武都司女爲繼室。備親迎。金鼓喧譟。噫者皆望而大駭。莫疑爲王維毛娶婦也。已城中糧盡。人相食。乃大出居民。聲桓

等情實。盡爲大兵所得。因以餘暇略定諸郡縣。聲桓等但守空城而

已。時揭重熙傳鼎銓。嘗業兵。應聲桓。由榔以重熙爲兵部尙書。總督江西兵。鼎銓爲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重熙以萬餘人犯鄱湖。敗還。鼎銓往援聲桓。亦敗走。大兵克都昌。督師尙書余應桂

死之。傳鼎銓。字維衡。臨川人。金應桂。賜監忠節。

六月桂王由榔至潯州。李成棟請由榔入廣州。由榔將赴之。瞿式耜請

還桂林。疏言。駕若東幸。軍中將帥謂朝廷樂新復之士。成棟亦有邀駕

之嫌。號令既遠。人心渙散。臣不能制也。再疏。令檢討蔡之俊往迎。又疏。

令給事中蒙正發往迎。由榔俱不報。遂至潯州。封潯帥陳邦傳為慶國

公。邦傳請世居廣西。如黔國公故事。大學士朱天麟執不允。邦傳怒。以慶國公印尚方劍。擲天麟舟中。要必得仍報。不允。歸。耜亦特疏劾之。會諸臣多爭者。邦傳乃止。

秋八月桂王至肇慶。瞿式耜慮李成棟挾由榔自專。如劉承胤事。復上

疏力爭。由榔乃駐肇慶。成棟進謁。由榔拜成棟大將軍。以其子元胤為

錦衣指揮使。封南陽伯。成棟言。式耜擁戴元臣。不宜久在外。由榔召式

耜。式耜願留桂林。終不入。然聞政有闕失。必具疏力諫。嘗曰。臣與主上

患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它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由榔雖褒納。不能

盡從也。時由榔諸臣各樹黨。從成棟至者。曹華耿。獻忠。洪天擢。潘曾緯。

毛毓祥。李綺。自誇降附功。氣凌朝士。自廣西從由榔至者。朱天麟。嚴起。

恆。王化澄。晏清。吳貞毓。吳其雷。洪士彭。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皆自恃

舊臣。詆斥曹耿等。久之。復分吳楚兩黨。主吳者。天麟。孝起。貞毓。化澄。及

李用楫堵盾錫萬勦程源郭之奇皆內結馬吉翔外結陳邦傳主楚者  
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蒙正發金堡皆外結瞿  
式耜內結李元胤元胤方握政柄彭年等倚爲心腹攬權殖貨勢甚張  
時人目爲五虎

彭年嘗論事由榔前語不遜由榔責以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倘  
向者惠國以五千鐵騎鼓行而西君臣義安在由榔變色大惡之

彭年等謀

攻去吉翔邦傳權可獨擅也令堡疏陳八事劾邦傳十可斬吉翔及中  
官龐天壽大學士起恆化澄與焉起恆化澄乞去天麟奏留之堡與時  
魁等復相繼劾起恆吉翔天壽無已太妃召天麟面諭武岡危難賴吉  
翔左右令擬諭嚴責堡等天麟爲兩解卒未嘗罪言者而彭年等益怒  
不止由榔知羣臣水火甚令盟於太廟然黨益固不能解

冬十月李成棟犯贛州敗走李成棟駐南雄盡率部衆及峒蠻土寇號  
稱百萬度嶺犯贛州以救南昌營柵未立會巡撫劉武元總兵胡有陞  
等出擊大敗之成棟單騎走斬首萬餘級俘獲無算成棟退屯南康縣

李成棟忌佟養甲密請除之桂王由榔令養甲  
祭其父桂王常瀛于梧州道盜邀殺之白沙洲

十一月桂王由榔遣兵復陷湖南州縣何騰蛟遣曹志建等攻永州圍  
城三月大小三十六戰遂爲所陷未幾桂王由榔監軍御史余鯤起職



方主事李甲春陷寶慶。別將陷衡州。馬進忠陷常德。王進才、李赤心、高必正等陷桃源。澧州臨武、藍山、道州、靖州、荆門、宜城諸州縣。湖南地大半復爲由榔所據。騰蛟議進兵長沙。瞿式耜以機會可乘。請由榔還桂林。圖出楚之計。不納。

〔丑〕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至湘

潭。桂王由榔督師大學士定興侯何騰蛟死之。由榔總制堵胤錫與馬

進忠有隙。令李赤心、高必正爭進忠所取常德。進忠大怒。盡驅居民出城。焚廬舍。走武岡。寶慶守將王進才亦棄城走。它守將皆焚營潰。湖南州縣爲一空。赤心等所至。見皆空城。旋棄走。東趨長沙。騰蛟時駐衡州。大駭。乃令胤錫向江西。檄進忠由益陽出長沙。期諸將畢會而親詣忠貞營。邀赤心入衡。部下卒六千人。懼忠貞營掩襲。不護行。止。攜吏卒三十人往。將至。聞其軍已東。卽尾之。至湘潭。湘潭空城也。赤心不守而去。騰蛟乃入居之。大兵知騰蛟入空城。遣將徐勇引軍入。勇騰蛟舊部將也。率其卒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大叱。勇遂擁之去。絕食七日。乃殺之。

諸軍遂散。赤心等走廣西。

騰蛟  
賜諡忠節。

桂王由榔罷其大學士朱天麟等官 陳邦傅許金堡官臨清嘗降流賊

受其職且請堡為己監軍朱天麟因擬諭譏堡堡大憤丁時魁乃鼓言

官十六人詣閣詆天麟至登由榔所居殿大譁棄官擲印而出由榔方

坐與侍臣論事大驚兩手交戰茶傾于衣急取還天麟所擬而罷天麟

遂辭位由榔慰留再三不可陛辭叩頭泣由榔亦泣曰卿去余益孤矣

初時魁等謂所擬出嚴起恆意欲入署毆之是日起恆不入而天麟獨

自承遂移怒天麟逐之去并逐其弟為行人兩子為御史中書舍人者

天麟移居慶遠王化澄貪鄙無物望亦為時魁等所攻碎冠服辭去由

榔乃召何吾騶黃士俊入直 吾騶尋亦為堡等排去獨士俊起恆在由榔乃復召天麟天麟

人一事掉頭以爭曰我古直也今而後請勿以四方無利害者孰為極重大事而獨使主上憂社稷其意亦為堡等發也

等議案明自神宗以後科道諸臣懷私逞臆把持朝政箝禍交與桂王崎嶇瀕海事愈熾乃金堡等猶欲呼朋引類任意恣行甚至擲印喧嘩奔馳主上及兩粵就平堡不能殺身又復詭託編流道作語言

以文其畏死偷生之跡臣等伏讀前後所頒聖諭仰見我皇上大公彰輝燭照靡遺抒忠盡節者雖阻兵犯順而猶曲予闡揚老進退無據之徒縱獲保首領而斧鉞維嚴亦必追加誅

極是非實取一準情理之平所以維風教正人心垂訓萬世者至深且切矣

我 大清兵克南昌金聲桓等伏誅 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其偏

裨約來降 大兵因以厚陳佯攻得勝門礮聲聞三百里聲桓等悉眾

赴之而奇兵已從進賢門登雲梯而上城遂破聲桓中二矢赴池水死  
生擒王得仁及宋奎光劉一鵬郭天才等皆伏誅故明大學士姜曰廣  
投僕家池死瑞州臨江袁州諸府皆平

曰廣賜諡忠確

二月我 大清兵至信豐李成棟敗死 成棟再度嶺犯贛州不能克屯  
兵信豐 大兵既定南昌泝流援贛直趨信豐成棟兵敗諸將欲拔營  
歸成棟不可天久雨召諸將議事去者已大半成棟命酒痛飲既大醉  
左右挽之上馬渡水水漲人馬俱沈三日後見成棟植立水中始知其  
死諸營皆潰 大兵追至南雄城下而還桂王由榔以杜永和爲兩廣  
總督駐廣州代成棟閻可義守南雄可義尋死以羅成耀代之命瞿式  
耜以留守督師兼江楚各省兵馬

三月我 大清兵克衡州 何騰蛟既死堵胤錫乃入衡州與胡一青固

守 大兵至戰敗一青走廣西胤錫走桂陽 大兵遂入衡州初李赤

心之入廣西也緣道淫掠龍虎關守將曹志建惡之并惡胤錫或說志

建胤錫將召忠貞營圖志建志建夜發兵圍胤錫殺從卒千餘胤錫及

子逃入富川猺峒志建索之急猺潛送胤錫於監軍僉事何圖復問關

達梧州會桂王由榔遣嚴起恆劉湘客安輯忠貞營至梧而赤心等已走賓橫二州乃載盾錫謁由榔於肇慶志建遷怒圖復誘殺之闔門俱

盡

臣等謹案明季兵政廢弛上無約束任其縱肆或緣道淫掠或索金鼓譟卒至闔獻橫行無一人足資禦侮者况復粵西假息子遺幾何諸將如郝永忠李赤心等尙復縱兵焚劫曹志建且撞殺職官闔門俱盡武臣恣肆紀律蕩然亦由習見崇禎時之悍將驕兵而貽害遂至於此極也

我

大清兵克福安

魯王以海大學士劉中藻既陷福甯旋移駐福安

固守不下至是

大兵破城中藻冠帶坐堂上爲文自祭吞金屑死時

以海已盡失閩地鄭彩見事勢窮蹙遂棄以海去張名振阮進奉以海

遁居南田

劉中藻賜諡烈愍

夏四月孫可望遣使求封於桂王由榔

可望既得雲南故明在籍御史

臨安任僕議尊可望爲國主以干支紀年鑄興朝通寶錢而李定國劉

文秀故可望同輩一旦自尊兩人不爲下可望以事杖定國演武場欲

以威衆孫李益有隙可望聞桂王由榔在肇慶李錦等並加封爵念得

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議遣使奉表楊畏知亦素以尊主爲言乃遣畏

知及永昌故兵部郎中龔彝赴肇慶進可望表請王封由榔大學士嚴

起恆給事中金堡等皆持不可畏知曰可望欲權出劉李上爾今晉之

上公而卑劉李侯爵可也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皆

列侯遣大理寺卿趙昱為使加畏知兵部尚書彝兵部侍郎同行時堵

盾錫駐梧州先是盾錫至肇慶結歡馬吉期欲圖李元胤由榔不悅丁時盾錫曾賜空敕得

便宜行事昱就與謀盾錫念李赤心等不足恃欲遙結可望為強援矯

命改封平遼王易敕書以往盾錫尋至潯州自恨發病卒武康伯胡執恭者慶國公陳邦

傅中軍也守泗城州與雲南接亦欲自結可望言於邦傅先矯命封可

望秦王曰藉其力可制李赤心也邦傅乃鑄金章曰秦王之寶填所給

空敕令執恭齎行可望大喜郊迎亡何畏知等至可望駭不受曰我已

封秦王矣畏知曰此偽也執恭亦曰彼亦偽也其時桂王所封實景國

公敕印放在可望怒辭敕使下畏知及執恭獄

秋七月桂王由榔遣兵犯南安敗走桂王由榔遣兵度嶺犯南安別分

兵兩路窺信豐偪崇義大兵會擊奪其木城大破之

八月我大清兵定湖南定遠大將軍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帥師克辰州

進攻寶慶王進才馬進忠等戰敗遁去分兵定沅州靖州守將皆望風

棄城走至永州。周金湯熊兆佐等立柵大松橋拒戰。敗之下其城。復克黎平府。郝永忠奔永從縣。大兵躡其後。永忠返戰。擊破之。永忠攜妻

子潛遁。

九月。魯王以海遁入舟山。以海以七月中至健跳所。大兵圍之。會阮進救至。得解去。時張肯堂方以私財募兵海上。以海貽肯堂書云。將北還舟山。約肯堂共事。至是以海遂遣張名振阮進合軍討斬黃斌卿。入居舟山。以肯堂爲大學士。吳鍾巒爲禮部尙書。

冬十二月。我大清兵克南雄。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等帥師征廣東。除夕。潛兵襲南雄。桂王由榔守將江起龍倉皇棄城去。羅成耀方駐韶州。聞之。亦棄輜重走高州。

〔庚寅〕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七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克韶

州。桂王由榔奔梧州。

是月六日。

大兵下韶州。由榔聞庾關不守。大懼。

急登舟走梧州。加馬吉翔兵部尙書。與南陽伯李元胤督守肇慶。瞿式耜馳疏請留。不聽。陳邦傳謁由榔梧州。以其將茅守憲率兵入衛。

二月。桂王由榔下其給事中金堡等獄。堡等旣連逐大臣。勢益橫。戶部

尙書吳貞毓等欲排去之。畏李元胤爲援，不敢發。會由榔走梧州，元胤留肇慶。陳邦傅適遣兵入衛，貞毓郭之奇、萬翹、程源乃合諸給事御史劾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及堡等五人，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由榔以彭年有歸附功，免議。下堡等錦衣獄，杖之。大學士嚴起恆跪由榔舟力請，留守大學士瞿式耜七疏論救，皆不納。命法司定議。堡以語觸時忌，與時魁並謫戍湘客。正發贖配追贓。

由榔再召朱天麟、天麟疏言年來百爾搆爭，燕壤實事昔宋高宗航海猶有退步。今則何處可退，當奮然自將。文武諸臣盡擢甲冑，臣亦抽喇丁，擲土蒙募水手，經略嶺北湖南，爲六軍倡。若徒責要擬以爲主持教本，今政本安在乎。時大兵日倚由榔，不能從，但召天麟入直進官而已。

我 大清兵圍廣州。時李赤心已死，養子來亨代領其衆，推高必正爲

主。大兵圍廣州，桂王由榔命陳邦傅與必正東援。邦傅故與李元胤

有隙，意在修怨。又憾必正等之屢擾其境也，陰令副將姚春登等連結

土司會來亨等調兵，土司遂相讐殺。必正怒而歸，邦傅駐清遠，馬吉翔

駐三水，俱不敢進。廣州城守久，李元胤弟建捷拒戰甚力。由榔封爲安

肅伯。

我 大清兵克全州。平南王孔有德帥師征廣西，曹志建戰敗。大兵

入龍虎關，馬進忠復敗於瓜里，走入武岡。桂林大震，百姓苦諸鎮鈔掠。



競迎 王師長驅入全州開國公趙印選居桂林衛國公胡一青守榕江與甯遠伯王永祚皆懼不敢出 大兵遂入嚴關無一禦者

夏六月桂王由榔罷其大學士嚴起恆官尋召還 起恆潔廉遇事持平與馬吉翔龐天壽共患難久無所忤五虎憾起恆詆爲邪黨及五虎得罪起恆反力救吳貞流等惡之乃請召還王化澄而合攻起恆給事中雷德復劾其二十餘罪比之嚴嵩由榔不悅奪德復官起恆力求罷由榔挽留之不得放舟竟去會鄖國公高必正入朝貞疏欲藉其力以傾起恆言朝事壞於五虎主之者起恆也公入見請除君側奸數言決矣必正許之有爲起恆解者謂必正曰五虎攻嚴公嚴公反救五虎此長者奈何以爲奸必正見由榔乃力言起恆虛公可任請由榔手敕邀與俱還

孫可望復遣使求封於桂王由榔 可望欲真得秦封不受景國公命遣使至梧州問故由榔始知矯詔事瞿式耜上疏請斬胡執恭不納馬吉翔議封可望徵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復命大學士嚴起恆持不可兵部侍郎楊鼎和江安人給事中劉堯珍鎮雄人等助之且請卻所獻白金玉

帶時高必正尙在梧州。因召使者言。本朝無異姓封王例。我蕩覆北京。蒙恩宥赦。亦止公爵。爾張氏竊據一隅。封上公足矣。安敢冀王爵。自今當與我同心報國。洗去賊名。毋欺朝廷孱弱。我兩家士馬足相當也。又致書可望。詞義嚴正。使者唯唯退。議遂寢。可望不得封。益怒。

秋九月。孫可望率兵至貴州。可望由雲南東襲貴州。匡國公皮熊走清浪衛。追執之。奪其兵。又遣白文選攻破遵義。忠國公王祥自刎死。降其衆二十餘萬。張先璧馬進忠皆歸於可望。勢益強。

孫可望遣兵據嘉定。初。桂王由榔遣李乾德入蜀。自巡撫進尙書。經略川湖雲貴軍務。乾德察諸將。惟袁韜最勇悍可用。力說之。攻佛圖關。取重慶。亡何。諸將大會。韜以位高。坐李占春上。占春怒。并怒乾德。欲襲取之。乾德占星氣有異。走匿山谷間。占春襲韜不克。搜乾德船。取其孥而返。尋還之。諸將益相猜。韜及武大定久駐重慶。食盡。乾德說嘉定楊展與大定結爲兄弟。資之食。已而乾德利展富。搆韜殺之。分其貲。蜀人咸不直乾德。可望聞展死。將圖蜀。乃爲展訟冤。使王自奇將兵由川南進。而別遣劉文秀度金沙河。出黎州。趨嘉定。韜大定方拒自奇於川南。撤

師還救自奇尾擊之。韜大定大敗。悉被擒。嘉定陷。乾德以其父死於流

賊也。曰：吾不可再辱。驅家人與其弟御史升德俱赴水死。乾德賜諡忠節

文秀兵復東。譚宏譚詣譚文盡降。乃遣盧名臣下涪州。占春敗走于大

海。在忠州。知不支。引兵出夔入楚。與占春來降於王師。文秀遂據蜀。

冬十一月。我大清兵克廣州。廣州城三面臨水。李成棟在時。復築兩

翼附于城外。爲礮臺。水環其下。大兵攻圍。十閱月不下。杜永和偏將

范承恩約內應。決礮臺之水。大兵藉薪徑渡。遂得礮臺。是月二日。克

其城。承恩來降。永和由海道奔瓊州。

我大清兵克桂林。桂王由榔留守。大學士臨桂伯瞿式耜等死之。王

永祚、胡一青俱以領餉入桂林。榕江一帶皆空壁。大兵益深入。是月

五日。式耜檄趙印選出城。爲戰守計。不肯行。再趣之。則盡室逃。一青及

武陵侯楊國棟、綏寧伯蒲纓、寧武伯馬養麟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無

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將戚良勛請式耜上馬速走。式耜堅

不聽。叱退之。適兵部侍郎總督諸路軍務張同敞。同敞以式耜薦爲總督。有文武才。每出兵。輒躍馬爲諸將先。或

敗奔。同敞危坐不去。諸將復還戰。或取勝。軍中以是服之。

自靈川至。見式耜。式耜曰：我爲留守。當死此。子無

城守責。蓋去諸同儕。正色曰：昔人恥獨爲君子，公顧不許同儕共死乎？式耜喜，取酒與飲。一老兵侍，式耜令召中軍徐高，付以勅印，屬馳送桂王由榔。是夕，兩人秉燭危坐達旦。黎明，數騎至，式耜曰：吾兩人待死久矣，遂與偕行。至則踞坐於地，諭之降，不從。令爲僧，亦不從。乃幽之民舍。兩人雖異室，聲息相聞。日賦詩倡和，得百餘首。閱四十餘日，將就刑。式耜從容肅衣冠，南向拜訖，與同儕並死。同儕屍植立，首墜，躍而前者三。

人皆辟易。

式耜同儕。

賜諡忠宣，賜諡忠烈。

桂王由榔奔南寧。由榔至潯州，亂卒夜掠街市，火光燭天。由榔亟解維。

衝雨而去。陳邦傅在清遠，飛帆先歸，邀劫從官于藤江，殺部郎潘駿觀、童英、許王鳳等。由榔踉蹌至南寧，胡一青、趙印選率兵駐賓州。

我大清兵克平樂。大兵由灌陽至平樂，桂王由榔征西將軍朱旻如

臨桂人。

固守，城破，旻如殺其妻子，自刎死。焦璉方往禦鎮峽關，聞之，遂走

梧州。

旻如賜諡烈愍。

〔卯辛〕我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八年春二月，我大清兵克肇

慶高州、梧州、柳州諸府。總兵許爾顯克肇慶，及羅定州，徐成功克高

州線國安馬蛟麟克梧柳二州桂王由榔南陽伯李元胤安肅伯李建捷自肇慶走南甯尋請出靈山收高雷兵復擾廣東郡縣

孫可望遣兵至南甯迎桂王由榔遂殺其大學士嚴起恆等由榔走南甯見事急乃遣編修劉蔭封孫可望冀王可望仍不受楊畏知曰秦冀

等爾假何如真可望不聽李定國等勸可望遣畏知終其事可望許之

先遣部將賀九儀張勝張明志等率勁卒五千迎由榔九儀直上嚴起

恆舟怒目攘臂問王封是秦非秦嚴起恆曰君遠迎主上功甚偉朝廷

當有隆恩若專問此事是挾封非迎主上也九儀怒格殺之投屍于江

遂殺給事中劉堯珍吳霖歙縣人張載述涇縣人追殺兵部尚書楊鼎和於

崑崙關皆以阻封議故起恆鼎和俱珍霖載述俱朱天麟力勸由榔從可望

請赴雲南諸臣以起恆被殺皆不可乃命天麟經畧左右兩江土司而

真封可望爲秦王畏知旋至痛哭自劾語多侵可望由榔因留爲東閣

大學士與吳貞毓同輔政可望聞之怒使人召至貴陽面責數之畏知

大憤除頭上冠擊可望遂被殺楚雄人立祠以祀畏知賜諡忠節

三月我大清兵克嘉定劉文秀既據蜀旋還雲南留白文選守嘉定

劉鎮國守雅州。至是，大兵南征，文選鎮國戰敗，挾曹勛遁走。王師

遂入嘉定。桂王由榔巡撫川南，僉都御史范文光賦詩一章，仰藥死。巡

撫川北僉都御史詹天顏兵敗于石泉，就執不屈死。總督尙書樊一鶴時已謝事，避山中。至九月亦選疾

死。范文光、詹天顏俱賜諡忠節。

夏四月，桂王由榔遣其大學士文安之督師四川，爲孫可望所阻，不果行。安之應由榔召至梧州，從赴南甯。以大兵日迫，而雲南又爲孫可望所據，不可往。念川中諸鎮兵尙強，欲結之爲援，乃自請督師，加諸鎮封爵。由榔從之。加安之吏兵二部尙書，總督川湖諸處軍務，賜劍便宜從事。進諸將王光興、郝永忠、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王友進、塔天寶、馬人翔、郝珍、李復榮、譚宏、譚詣、譚文、黨守素等公侯爵，卽令安之齎敕印行。可望聞而惡之，遣兵伺於都勻，邀止安之，追奪光興等敕印，留數月，乃令入湖廣。安之遠客它鄉，無所歸，復赴貴州，將趨謁由榔，可望誣以罪，戍之畢節衛。

秋八月，我大清兵克舟山，魯王以海遁入海。都統金礦、劉之源、總督

陳錦、提督田雄等會師討舟山，以大艦乘潮出洋，至蛟門，魯王以海遣

阮進拒戰敗死

進烈愍賜

大兵乘天霧集螺頭門守陴者方覺定西侯

張名振兵部尚書張煌言奉以海航海去屬大學士張肯堂城守城中

兵六千居民萬餘堅守十餘日大兵掘地道破其城肯堂衣蟒玉南

向坐令四妾二子婦一女孫先死乃從容賦詩自經一時同死者兵部

尚書李向中

鐘祥

以下凡二十一人

大帥召向中不赴發兵捕之以衰經見大帥河之曰聘汝不至捕卽至何也向中從容曰前則辭官

今就戮爾遂死之禮部尚書吳鍾巒常往來普陀山

大兵至甯波鍾巒慷慨謂人曰昔仲達死當禱孔

以諸生不得死君常死賊難吾以遠臣不得從死今其時矣乃急渡海入昌國衛之孔廟積薪左廡下抱孔

子木主自焚死仲達者鍾巒弟子李應昇君常者鍾巒友馬世奇也左都督張名揚乃名振弟與其母范以

下數十人皆自焚死吏部侍郎上海朱永佑安洋將軍上元劉世勳通政司會稽鄭遵倫兵部給事中鄧縣

董志富兵部郎中江陰朱義時戶部主事福建林瑛蘇州江用楫禮部主事會稽董元兵部主事福建朱萬

年長洲顧珍臨山衛李開國工部主事長洲顧中堯中書舍人蘇州蘇兆人工部所正鄞縣戴仲明定西侯

參謀順天顧明楫諸生福建林世英內宮監劉朝俱不屈死開國母瑛明楫妻皆自盡錦衣指揮王胡

相聞城破設以海妃陳氏貴嬪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入井用巨石覆之自刎其旁

肯堂賜諡忠穆鍾巒賜諡忠烈

時瑛用楫元萬年珍開國中堯兆人仲明俱賜諡忠節永佑世勳名揚朝相俱賜諡烈愍遵倫義賜祀忠義祠

無所歸檣舟南日山颶風大作其大學士沈宸荃沒於海

宸荃賜諡忠節

九月我大清兵克潯州定南王孔有德率師駐賓陽遣總兵線國安

等分路略定廣西郡縣桂王由榔慶國公陳邦傳在潯州宣國公焦璉

兵敗走武靖邦傳邀與俱降璉不從邦傳殺之函其首遣使以潯南之

地及所部兵來歸

璉烈愍賜



冬十一月魯王以海遁居金門。以海舟次巖頭。鄭成功移之金門。禮待

頗恭。以海既失其衆。乃自去監國號。遣使間道奉表於桂王。由榔久之。

張名振亦卒。成功事以海益懈。以海積不能平。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沈

之海中。張煌言自以海死後。散遣部曲。遁居懸壘。為兵所執。諭降不從。戮於杭州。煌言。賜諡忠烈。大

十二月桂王由榔奔廣南。孫可望既移駐貴陽。議移由榔自近。挾以作

威。其將掌塘報者曹延生。悉由榔大學士吳貞毓。言不可移黔。至是

大兵盡定廣西諸府。南甯危迫。由榔召諸臣共議。有請走海濱。依李元

盾者。有議入安南避難者。有議泛海抵閩。依鄭成功者。惟馬吉翔。龐天

壽。結可望。堅主赴黔。貞毓入延生言不敢決。元盾疏請出海。由榔不欲

就可望。而以海濱遠。再下諸臣議。終不決。亡何。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

胡一青。殿後軍戰敗奔還。請由榔速行。急由水道走土司。抵瀨湍。二將

報。大兵益近。相距止百里。上下失色。皆散去。已次羅江土司。追騎相

距止一舍。會日晡。引去。乃稍安。次龍英。抵廣南。歲已暮矣。大學士朱天麟扶病追從。由榔以明

年四月始抵廣南病篤不能入見卒於西坂村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九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二十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桂王三

〔辰王〕我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春二月孫可望劫遷桂王

由榔于安隆所 可望遣兵遷由榔入居安隆所改爲安龍府 可望歲以

銀八千兩米百石爲供從官皆取給焉宮室庫陋服御粗惡守護將承

可望意無復人臣禮由榔不堪其憂時馬吉翔掌戎政龐天壽督勇衛

營俱諂事可望惡大學士吳貞毓不附己令其黨冷孟銚吳象元方祈

亨交章彈擊且語孟銚等曰秦王宰天下我具啓以內外事盡付戎政

勇衛二司大權歸我公等爲羽翼貞毓何能爲吉翔遂遣門生郭璘說

主事胡士瑞進賢人擁戴秦王士瑞怒厲聲叱退之它日吉翔遣璘求郎

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圖以獻可望其品拒不從吉翔譖于可望杖殺

其品而可望果以朝事盡委吉翔天壽於是士瑞與給事中徐極江四人

員外郎林青陽新寧人蔡縝九江人主事張鐫寧國人連章發其奸謀由榔大

怒兩人求救于太妃乃免

夏五月李定國犯湖南定南王孔有德率輕兵出河池向貴州以大

軍駐柳州接應孫可望乃謀入犯使李定國馮雙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於武岡以圖桂林劉文秀張先璧由永寧出叙州白文選由遵義出重慶會於嘉定以圖成都可望言於由榔封定國西寧王文秀南康王定國進攻靖沅武岡俱陷之有德還守桂林

我 大清兵襲桂王由榔總督尙書揭重熙於廣信殺之 先是金聲桓

既伏誅江西諸軍盡散獨總兵張自盛衆數萬走閩重熙入其軍約廣信曹大鎬刻期竊發兵部侍郎傅鼎銓亦往來兩家軍中自盛掠邵武戰敗就擒鼎銓爲廣信守將所執繫南昌獄諭降不從死

事在順治八年

至是重

熙率數十人赴大鎬於百丈礫適大鎬還軍鉛山惟空營在衆就營炊食 大兵偵得之率衆至射重熙中項執至建寧下之獄重熙覓死具

不得日整衣冠拜呼祈死及就刑昂首受刃顏色不改大鎬尋亦敗死

自是江右之阻兵抗命者盡矣

重熙降流賊初節有虧廷議不予諡

六月我 大清兵克高雷廉瓊諸府 我 大兵自雷州進抵廉州遣將

攻欽州靈山桂王由榔南陽伯李元胤爲土兵執送軍前不順命與弟

建捷俱斬于市遂克瓊州杜永和來降巡撫高雷廉瓊四府右僉都御

史張孝起走避龍門島。島破就執。不食七日死之。孝起賜諡忠節。

秋七月。李定國陷桂林。李定國由西延大埠疾趨而進。大兵遇於全

州。不利。定國薄桂林。驅象來攻城。遂陷。定南王孔有德自經。定國獲陳

邦傳及其子曾禹。去其皮而殺之。傳屍安隆。桂王由榔御史李如月劾孫可望不請

證以懲不忠。由榔知可望必怒。留其疏。召如月入諭。以證本囊忠。無意證理。小臣妄言亂制。杖四十。除名。意將解可望。而可望大怒。遣人至由榔所執。如月至朝門外。抑使跪。如月憤甚。極口大罵其人。遂剔其皮。斷其

手足。及首。實草皮內。緝之。屬冷通。如月束柴人。賜諡烈怒。定國分兵犯廣西郡縣。梧州柳州相繼陷。又遣

白文選攻陷辰州。總兵徐勇戰沒。

冬十月。孫可望遣兵犯四川。可望遣劉文秀等入四川。進據成都。大

兵退守保甯。文秀等悉眾來攻。直薄城下。連營十五里。大兵迎擊。大

敗之。斬其將王復臣。

十一月。我大清兵擊敗李定國于衡州。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

等帥師南征。次湘潭。馬進忠等遁去。大兵遂進。去衡山縣三十里。擊

退其眾。兼程趨衡州。方列陳。定國兵已至。大兵奮力衝擊。定國兵敗

走。斬獲無算。敬謹親王自率精騎追之。遇伏。沒于陳。定國乃收兵退屯

武岡。

〔癸〕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年春二月李定國自湖南遁

走廣西

定國既連陷楚粵諸郡兵力益強不復稟孫可望約束可望忿

甚會定國敗于衡州可望使人召之赴沅州議事將以爲罪而殺之定

國覺其意辭不行至是定國率馬進忠等犯永州定遠大將軍多羅貝

勒吞齊等帥師自衡州進擊未至定國已遁度龍虎關而去遂入廣西

時大軍已克復桂林府定國乃據柳州

三月我

大清兵擊敗孫可望於寶慶可望自率兵追李定國由靖州

進次寶慶大兵偵知之自永州迎擊與馮雙禮等遇於周家坡雙禮

營山頂據地險與大兵相拒可望帥前軍乘夜至與雙禮合明日率

衆下山來犯大兵分路奮擊可望大敗斬馘甚衆可望遁還貴州盡

殺明宗室之在黔者

夏李定國犯廣東

孫可望憾李定國益甚然以其將兵在外不敢輕樹

敵仍厚養其妻子於雲南定國亦防可望襲之益思據地自固乃與馬

寶由懷集犯廣東攻圍肇慶大兵自廣州來救敗之四會河口定國

移兵犯平樂陷之府江道周永緒平樂知府尹明廷等遇害又攻高州

廉州雷州詔府亦俱爲所陷。

秋桂王由榔遣使於李定國。

先是由榔在安隆塗葦薄以自蔽日食脫

粟窮困備至而前御史任僕中書方于宣等屢勸進於孫可望可望遂

自設內閣六部等官。

可望初欲設六部翰林官慮人議其僭乃以范鎮馬兆麟任僕萬年策爲吏戶禮兵尚書並加行營之號後又以程源代年策而僕最竊屢勸可望

僭號可望令侍由榔入黔議之由榔久駐安隆可望乃自設內閣六部官以文安之爲東閣大學士安之不爲用走川東依劉體仁等以居。

立太廟定朝儀改印文

爲八疊盡易其舊由榔聞之憂懼密謂中官張福祿全爲國曰聞李定

國已定廣西軍聲大振欲密下一敕令統兵入衛若等能密圖乎二人

言徐極林青陽張鐫蔡績胡士瑞曾疏劾馬吉翔龐天壽宜可與謀由

榔卽令告之五人許諾引以告大學士吳貞毓貞毓曰主上憂危正我

輩報國之秋諸君中誰能充此使者青陽請行乃令佯乞假歸葬而使

員外郎蔣乾昌

晉江人

撰予定國敕主事朱東旦

四川人

書之福祿等持入

用寶青陽于歲盡問道馳至定國所定國接救感泣許以奉迎然以兄

事可望久未敢輕發

事在順治九年

至是青陽久未還由榔將擇使往促貞毓以

翰林孔目周官

臨川人

對都督鄭允元

歙縣人

曰吉翔晨夕在側假它事出

之外庶有濟由榔乃令吉翔奉使祭桂王常瀛及太妃墓于梧州南甯

而遣周官詣定國。時青陽亦已還至南甯。爲守將常榮所留。密遣親信劉吉告由榔。由榔喜。改青陽給事中。諭貞毓再撰敕。鑄屏翰。親臣金印。令吉還付青陽。至廉州。周官與青陽遇。偕至高州。賜定國。定國拜受命。

〔甲午〕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一年春三月孫可望遣人劫

桂王由榔。殺其大學士吳貞毓等。馬吉翔之出使也。在道微知林青陽

密敕事。遣人至李定國營偵之。主事劉議新者。道遇吉翔。意其必預謀也。告以兩使齎敕狀。吉翔驚駭。啓報孫可望。可望大怒。并疑吉翔預謀。

遣其將鄭國赴南甯逮之。會張鐫胡士瑞李元開善化人以由榔親試。蔡

縝徐極朱東旦及御史林鍾湖廣人以久次。皆予美官。龐天壽及吉翔弟

都督雄飛忌甚。與其黨郭璘方謀陷之。而鍾縝極鐫士瑞亦知事洩。倉

皇劾吉翔天壽表裏爲奸。由榔見事急。卽下廷臣議罪。天壽懼。與雄飛

馳赴貴陽告可望。而鄭國亦已械吉翔。至安隆。與諸臣面質。貞毓謝不

知。國怒。因挾貞毓直入由榔所居。迫脅由榔。索主謀者。由榔懼。不敢正

言。謂必外人假敕寶爲之。國遂努目出。械貞毓。并允元鍾縝元開極鐫

士瑞東旦蔣乾昌及太僕少卿趙賡禹廣州人御史周允吉錢塘人朱議屢



南昌人員外郎任斗墟鄱縣人主事易士佳廬陵人繫私室又入由榔所居擒

福祿爲國而出其黨冷孟鉦蒲纓宋德亮朱企鏗等迫由榔速具主名

由榔悲憤而退翊日國等嚴刑拷掠獨貞毓以大臣免衆不勝楚大罵

時日已暮風雷忽震烈續厲聲曰今日續等直承此獄稍見臣子報國

苦衷由是衆皆自承國又問曰主上知否續大聲曰未經奏明乃復收

繫以欺君誤國盜寶矯詔爲罪報可望可望請由榔親裁由榔不勝憤

下諸臣議吏部侍郎張佐辰及纓德亮孟鉦企鏗蔣御曦等謂國曰此

輩盡當處死倘留一人將爲後患於是御曦執筆佐辰擬旨以鐫福祿

爲國爲首罪凌遲餘爲從罪斬由榔以貞毓大臣言於可望罪絞諸臣

就刑神色不變各賦詩大罵而死其家人合瘞於安隆北關之馬場已

而青陽逮至亦被殺獨周官走免貞毓元乾昌寶賜忠節青陽士瑞元開綸極東巨鍾尤元吉謙巖斗墟士佳俱賜證烈愍

冬十月李定國陷高明李定國兵猝至陷高明進圍新城城中糧盡殺

馬爲食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率師往援次三水靖南將軍珠

瑪喇等亦至合兵進擊敗之于珊州斬其副將一人既抵新會定國據

險以拒大兵奮擊奪其山殲獲甚衆定國大敗遁去

〔紀〕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二年春三月李定國遁走南

寧。定國自新會敗走。大兵追擊及于興業縣境。又蹙之橫州江。屢敗

之。定國焚橋而去。大兵躡之。定國率殘兵自賓州走南寧。廣東高雷

廉等三府三州十八縣及廣西橫州等二州四縣悉平。

夏六月孫可望遣兵犯常德敗走。可望遣劉文秀盧明臣馮雙禮等率

衆六萬船千餘艘分兵由常德攻岳州武昌而文秀自留攻常德。大

兵設伏邀擊之焚獲戰艦甚多賊衆大敗明臣赴水死雙禮被重創走

降其將四十餘人文秀遁還貴州。

〔丙〕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三年春二月李定國走安隆

以桂王由榔奔雲南。大兵至南寧李定國戰敗將由安隆走滇孫可望

偵知之使白文選促由榔移黔文選雖爲可望用然心不直其所爲因

以情告由榔曰姑遲行候西府至西府謂定國也定國至安隆文選歸

之共奉由榔自安南衛走雲南時守滇者爲劉文秀王尙禮王自奇賀

九儀文秀數怨可望遂私笮定國迎由榔入滇居可望署中由榔封定

國晉王文秀蜀王文選鞏昌王尙禮等皆封公令文選遷黔慰諭可望

可望銜其貳於定國也。悉奪所部兵，羈之軍中。然以妻子在滇，未敢遽與由榔爲難也。

桂王由榔以其文安侯馬吉翔入閣辦事。李定國既奉由榔至滇，卽捕

馬吉翔及其家人，令步將靳統武收繫，將殺之。吉翔日媚統武，定國客詣統武，吉翔復媚之，因相與譽吉翔於定國，而微爲辨寃。定國召吉翔入謁，卽叩頭言：王再造功，千古無兩。吉翔幸望見顏色，死且不朽。它是

非何足辨也。定國乃大喜。吉翔因日諂定國客，令說定國薦己入內閣，

遂與定國客蟠結，盡握中外權。龐天壽亦復用事。定國與劉文秀時詣

二人家，光祿少卿高勣字無功，紹興人。御史鄔昌期都人。患之，合疏言：二王功高

望重，不當往來權倖之門，恐滋奸弊。復蹈秦王轍，疏上。定國文秀遂不

入朝。吉翔激由榔怒，命各杖一百五十，除名。定國客金維新走告定國

曰：勣等誠有罪，但不可有殺諫官名。定國卽偕文秀入救，乃復官。

〔丁〕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四年秋九月，孫可望以兵攻

桂王由榔于雲南，與李定國戰，可望敗走，遂降于我。大清 是年春，由

榔遣張虎送可望妻子還黔，可望遂舉兵反。由榔然人心多不直，可望

部下諸將皆願歸李定國。馬進忠等說可望請以白文選爲大將。可望從之。乃留馮雙禮守貴州。而以文選統諸軍前行。李定國、劉文秀帥師禦之。是月至三岔河。與可望夾水而軍。文選輕騎奔定國。可望遣張勝、馬寶由尋甸間道襲雲南。而自將勁卒擊定國。戰方合。其將馬惟興先走。一軍瓦解。可望狼狽奔回。定國恐會城有失。遣文秀、文選追之。而自引兵先還。遇張勝于渾水塘。擒而殺之。馬寶亦歸定國。可望至貴州。馮雙禮紿言追兵且至。可望知人心已散。遣其將程萬里赴大軍納款。可望行至沙子嶺。總兵楊武追襲幾殆。賴大兵馳援方免。可望遂挈妻子至長沙來降。雙禮截其子女玉帛。與文秀同歸雲南。由榔封雙禮慶陽王。進忠、漢陽王、惟興等進爵爲公。

臣等謹案孫可望本獻忠餘孽。既乃臣事桂王。遽求爵命。而又稱兵挾制。反戈相向。及爲李定國所敗。始以窮蹙來歸。跡其反覆不常。實爲險賊之尤者。當日因其新附。量行封賞。皇上特命削除。世職及身俸免。而王鉄所被大義。必伸於千古也。

〔戊〕

我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五年夏五月。我大清兵平

貴州。寧南靖寇。大將軍宗室羅託等由湖南。平西大將軍平西王吳三桂等由四川。征南將軍趙布泰等由廣西。分兵三路入黔。時劉文秀已

死李定國使劉正國揚武守三坡紅關諸要隘以防蜀馬進忠守貴州會其將王自奇關有才貳於定國定國自將擊之楚師自鎮遠入定國不及援粵師亦盡下南丹那地獨山諸州會於貴陽進忠遁去貴州平

六月我大清兵克遵義蜀師至三坡劉正國拒戰大敗自水西奔回

雲南大兵遂克遵義

初李定國既敗孫可望兵自以爲無它慮武備盡弛高勳與耶官金簡進諫曰今內難雖除外憂方大而我醜歌漏舟之中熱寢燕薪之上能

且夕安耶二王老于兵事胡濞濞如此定國愬之桂王由榔語頗激由榔欲杖二臣以解之諸臣多爭不可移時未決而三路敗書至定國始遠巡引謝二臣獲免金簡字萬藏山陰人

冬十二月大清兵入雲南李定國敗走桂王由榔奔永昌時三路

大兵俱集貴州安遠大將軍信郡王多尼至軍會于平越府之楊老堡戒期入滇李定國與馮雙禮等扼雞公背圖侵貴州使白文選守七星關立營窺遵義以牽蜀師蜀兵出遵義趨天生橋由水西直取烏撒文選懼棄關走霑益州粵兵至盤江敵據險沈船不得渡泗城土知府岑繼祿獻策從下流潛師宵濟遂入安隆定國使其將吳子聖拒戰潰走定國以全軍據雙河口大兵擊之破其象陳又連敗之羅炎涼水井定國大營妻子俱散失諸將各敗走不相顧定國撤寨遁歸桂王由榔將出奔行人任國璽福建人獨請死守由榔合諸臣議定國等言行人議

是但前途尙寬。今暫移蹕。卷土重來。再圖恢復。未晚也。由榔遂走永昌。

臣等謹案桂王入滇以後。已無地自存。李定國等釜底游魂。尙敢抗我。王師冀藉。天討。臣等因史文之舊。書之爲賊。乃蒙我皇上中正持衡。特命改書敵字。俾殷餘頑梗。不與闖獻同科。

筆削公平。折衷至當。大聖人之心。眞與天地同符矣。

〔己亥〕我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六年春正月我大清兵克

雲南。桂王由榔奔騰越。是月三日。大兵自普安州入雲南省城。永昌

警報日至。由榔復走騰越。

二月我大清兵克永昌。桂王由榔奔緬甸。白文選自霑益追及李定

國。定國留之。斷後。至玉龍關。大兵追擊之。文選戰敗。由右甸遁走木

邦。大兵克永昌。渡潞江。定國設伏於磨盤山。大兵覺之。分精甲先

蹂伏處。定國不能支。退走騰越。遣總兵靳統武率兵四千從由榔。時李

國泰馬吉翔輜重多。恐遭劫奪。促由榔夜走南甸。兵馬過處。火光燭天。

右轉左旋。天明仍在故處。統武棄由榔。仍歸定國。由榔抵囊木河。是爲

緬界。緬人勒從官盡去兵器。方許入境。至蠻暮土司。緬人以四舟迎之。

從官皆自覓江舟。隨行者六百四十餘人。陸行者自故岷王子而下。九

百餘人。期會於緬甸。昆明諸生薛大觀聞由榔入緬甸。歎息曰。不能背城戰。君臣同死。社稷顛。欲走蠻邦。以苟活。不重可羞。耶。遂與其妻及子之翰夫婦。偕赴城北黑龍。

譚死其侍女抱幼子從之次日詣屍相牽淨水上幼子在侍女懷中兩手堅抱如故大觀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同日赴火死

夏五月緬人置桂王由榔于赭硯以兵防之。初由榔至井互其羣臣沐天波等謀奉之走戶臘二河不聽緬人邀大臣過河面議以冊寶視神宗時差小疑以爲假天波出黔國公印對同乃信因請由榔敕關上無得納漢兵是月四日緬復以舟迎由榔明日發井互行三日至阿瓦阿瓦者緬酋所居城也又五日至赭硯始知前陸行者盡被緬人掠爲奴多自殺惟岷王子等八十人流入暹羅緬人於赭硯置草屋居由榔以竹爲城從行諸臣或短衣跣足與緬婦相貿易爲笑樂大爲緬人嗤。

秋八月我大清兵定四川。初李赤心養子來亨等久竄廣西其衆食

盡且懼。大兵進討率衆走川東分據川湖間耕田自給川中舊將王

光興譚宏等附之衆猶數十萬桂王由榔大學士文安之因率來亨及

劉體仁袁宗第等十六營由水道襲重慶會譚宏譚詣殺譚文諸將不

服安之欲討二人二人懼率所部降於大兵諸鎮遂散安之亦卒至

是。大兵進取川南克敘州馬湖二府總兵杜之香降成都餘黨聞風

逃遁。大兵追至新津斬溺無算全川底定於是獻忠餘孽之擾蜀者



亦盡矣。

桂王由榔令其黔國公沐天波以臣禮見緬酋。緬俗以中秋日大會羣

蠻其酋欲誇示諸國請天波過河令椎髻跣足用臣禮見天波不得已

從之歸泣告衆曰我所以屈辱者懼驚憂主上耳否則彼將無狀我罪

益大任國璽與禮部侍郎楊在餘姚人劾奏之時龍天壽已死李國泰代掌司禮吉翔復與表裏為奸明日吉翔奏大臣有三

日不舉火者桂王由榔不應明日吉翔國泰合奏由榔怒以御寶擲下吉翔即璽而碎之數給諸臣其凶悖如此任國璽集宋末大臣賢奸事為一書進之由榔吉翔恨之由榔覽止一日國泰即竊去國璽又疏論時

事三不可解中言禍急熾眉當思出險吉翔不悅即令國璽獻出險策國璽忿然曰時事至此猶抑言官使不言耶

臣等謹案桂王倚任宦豎寵用王坤龍天壽復蹈北都覆轍至緬地流離託身無所而李國泰猶代天壽掌司禮監與馬吉翔表裏為奸在若輩宵人惟知縱情網利取快目前遠顧其主而桂王受制羣阉

至於流播蠻方尚不知情明代宦寺流毒積漸之勢遂至此極亦良可浩歎耳

冬十一月我大清兵克沅江桂王由榔之走永昌也道過沅江土知

府那嵩與其子燾迎謁供奉甚謹設宴皆用金銀器宴畢悉以獻曰此

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由榔既走緬甸李定國不敢深入聞白文

選在木邦就之謀與文選計不合定國乃引兵自孟定過耿馬抵猛緬

孟艮不附定國移兵滅之據其地遣使號召諸土司兵嵩亦於沅江起

兵應之至是大兵進討城破嵩登樓自焚合家皆死其土民亦多巷

戰死蓋烈怒賜

〔庚子〕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七年秋九月白文選攻緬甸

不克。文選自木邦至錫箔所至縱兵大掠進攻阿瓦索桂王由榔阿瓦有新舊二城新城緬酋所居文選急擊之城且破爲緬人所紿退兵十里城中備禦復固反爲所敗文選乃引兵赴孟艮會李定國定國復同文選赴阿瓦。

〔辛丑〕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八年夏五月李定國白文選

會兵攻緬甸不克。桂王由榔久居赭磴從官資用盡竭錦衣趙明鑑謀竊其世子以出爲馬吉翔等所阻李定國以三十餘疏迎由榔俱不達。白文選復密遣人告由榔言不敢速進者恐有它害必得緬人送出爲上策。由榔卽以書答之文選乃陰造浮橋將迎由榔爲緬人所覺事不果。至是定國文選會兵阿瓦使人入緬求由榔緬人不許以象兵與定國戰定國前隊稍失利文選引兵橫擊之緬人大敗退保新城然終不肯出由榔定國文選復議以舟師攻之遣人於上流造船爲緬人所燒定國文選移兵洞烏未幾文選兵潰走錫箔定國亦引還。

秋七月桂王由榔從官盡爲緬人所殺。時緬酋弟弒兄自立欲盡殺由

榔諸臣乃遣人告由榔曰蠻俗貴詛盟請與天朝諸公飲呪水馬吉翔

李國泰邀諸臣盡往至則以兵圍之令諸臣以次出外出輒殺之凡殺

四十二人吉翔國泰及黔國公沐天波華亭侯王維恭綏甯伯蒲縵將

軍魏豹都督馬雄飛吏部侍郎鄧士廉禮部侍郎楊在御史鄔昌期任

國璽光祿少卿高勣兵部郎中金簡等預焉天波賜諡忠節維恭豹士廉在昌

雄飛以朋奸  
悞主不予諡

惟都督同知鄧凱以傷足不行獲免緬人復以兵圍由榔所

居其左右被殺及自縊者不可勝數惟存由榔及其眷屬二十五人

冬十二月我大清兵至緬甸緬人執桂王由榔獻之於軍前平西大

將軍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內大臣公愛星阿等帥師征緬兩路進

兵於十一月初八日會師木邦李定國先奔景線白文選據錫箔憑江

爲險大兵自木邦晝夜行三百餘里臨江造筏將渡文選復奔茶山

總兵馬甯等率偏師追之及於猛養文選降大兵直趨緬城先遣人

傳諭緬酋令執送由榔否則兵臨城下後悔無及是月初一日大兵

至緬城緬酋懼初三日遣數十人至由榔所連坐擁之去遂并其眷屬

送軍前。大兵凱旋。明年四月。由榔死於雲南。六月。李定國走死猛臘。

### 其子嗣興與劉文秀子劉震等俱來降

臣等謹案征緬之役。爰皇阿分路督師。吳三桂實主其事。當時三桂叛形未著。方以擒渠服遠為功。臣等編纂初稿。以三桂凶狡不終。削其姓名。但書愛星阿等。仰惟我皇上神謨燭照。親加指示。謂三桂悖亂性成。爾時已包藏禍心。其統兵臨緬。傳諭執送。由榔不足為三桂之功。轉足以正三桂之罪。蓋三桂非果能戮力本朝也。正欲藉我天威。盡翦明宗枝葉。而李定國。白文選。又皆其比肩委質之人。勢難並立。亦因此盡事殲除。而後可以營窟滇南。不虞後患。然時方鼎革。宿將猶存。未敢驟然肆逆也。適中朝素有威望。如睿親王。鼐拜諸人者。相繼淪沒。然後三桂憫然自以為無一人能制其死命。遂假撤藩之事。乘機背叛。此三桂之蓄奸。已非一日。正與曹操司馬懿之用心相似。而其逆蹟先露於擯。兵征緬之時。彼既不能盡忠。明代又不思救節。本朝反覆狙詐。實千古亂賊之尤。正宜據事直書。用彰元惡。臣等恭聆 訓詞。詳悉緣緒。以正罪狀。俾千萬世永為定案云。

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二十終